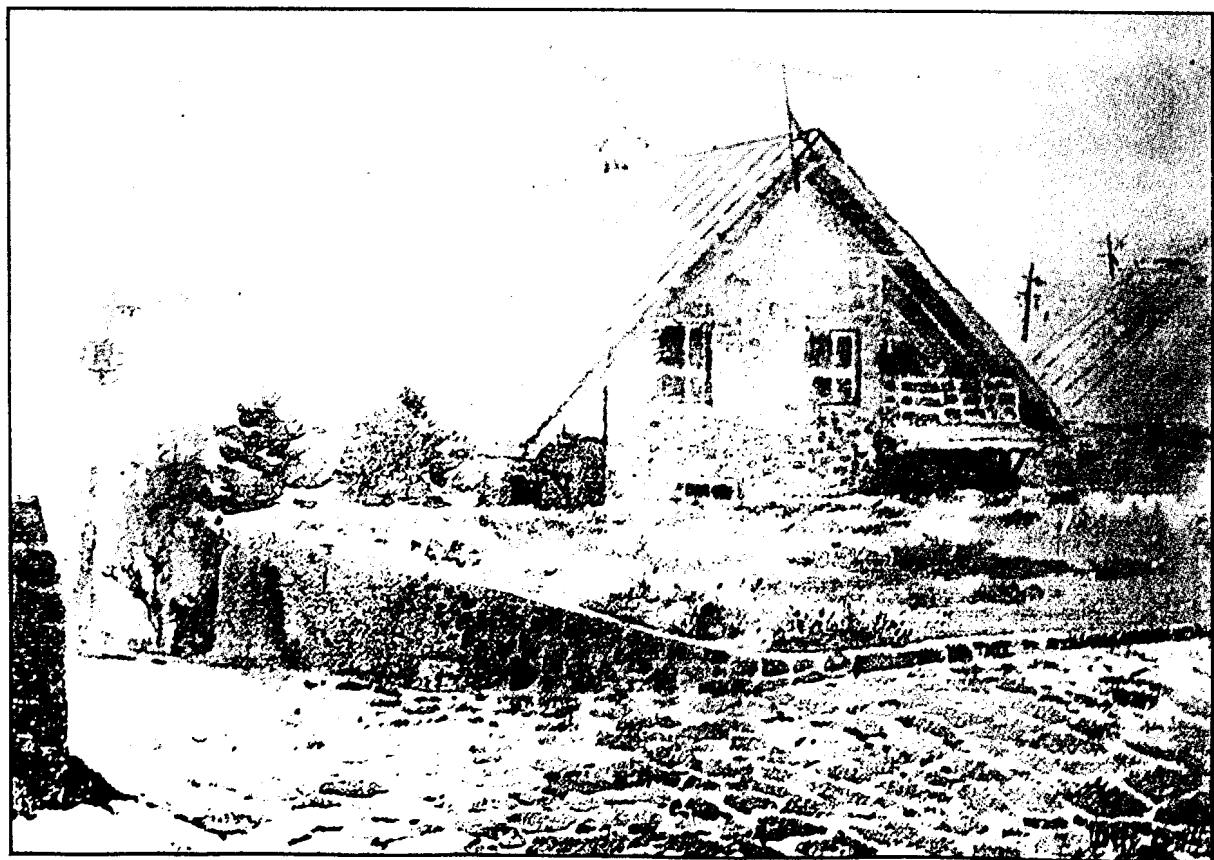




△ 新加坡河（水彩） 凌運鳳



△ 風景（水彩） 凌運鳳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PP 127-12-84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蕉風人物	
錦忠的話	*本刊輯 2
散文	
細說從頭	*張錦忠 5
百感交集說「學報」	*姚拓 7
笑	*郝毅民 16
早餐桌上	*楚楓 20
詩	
致寫詩的T	*張錦忠 4
平淡之間	*楊川 8
心是一座森林	*凡夜 21
遲睡的好處	*筆克 30
論述	
論小小說	*林添星 9
一萬個世紀的孤寂	*費無極 27
電影隨筆	
電影上的美術和文學聯想	*公羽介 13
短篇小說	
李姐	*落葉 15
豆仔	*狂風沙 18
霧號	*胡大浮譯 23
風向	
原諒自己？易事耳！	*高克毅 22
最過癮的事	*談如眉 22
風聲	*編輯室 28
專欄	
四舅（閒思錄）	*黃潤岳 29
大隱於市（人間集）	*梅淑貞 31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五年二月號三八一期



錦忠的話

*本刊輯

張錦忠，編學報時叫張愛倫，編蕉風時叫張瑞星，在蕉風學報四年多，用了不同的署名寫了各類的稿。一九八一年初赴台唸書，還返真面目，從此叫回張錦忠。目前肄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今年中畢業。著有小說集『白鳥之幻』、詩鈔『眼前的詩』。

訪問我？為什麼要訪問我？我已經離開這裏四年多了。除了幾首即興詩，四年來也沒發表過多少東西。你們要做蕉風人物專訪，應該找卓然成家的作者，我恐怕不是適合人選。談以前的編輯生涯？好漢不提當年勇。何況也沒什麼勇可提。（張兄太謙虛了！）那裏那裏。我編了四年多的學報與蕉風吧。一九七六年底到吉隆坡來謀事，川谷那時在編這兩份刊物，是他把我引進蕉風學報的。沒想到一待就待了四年。也沒想到四年後還有機會出去唸書。做學生當然比當編輯好。我今年就畢業了。日後如何，我還不知道，也許教教書。也許回來。可是回來又能怎麼樣？我又不是甚麼天才，又沒本事做月入數百元的專欄作家，回來又能怎麼樣？何況從來就沒想要怎麼樣。這裏用中文寫東西的所謂文化圈子原本就不大，來來去去就是那些人，可是却還有人希望搞風搞雨，熱衷於搞文學活動多於創作，結果所謂文人都忙着開研討會、請客吃飯、寫專欄方塊，你捧我罵。那裏還有人管華裔馬來西亞文學死活。是的，我用過「華馬文學」這個詞兒。我沒有要標新立異的意思。我只是強調我們今天是在用中文媒介寫馬來西亞文學，不管別人承不承認。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責任交出像樣的作品來。馬華文學是歷史事實，誰也否定不來的。對研究文學史、亞洲文學、民族文學、比較文學，甚或搞中國文學與海外華裔文學的學者來說，馬華文學都是很好很重要的課題。我們自己談過意識與定義的問題，後來不了了之。其實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看，應該可以做出較客觀與容納性較強（排他性較弱）的陳述。我對這個課題很有興趣，希望改天能深入地研究出一點東西來。

◆◆

是的，研究與創作我都很有興趣。可是這幾年來，找資料寫報告都是用英文寫給老師批分數用的。唸書的日子很平淡，沒有太大的衝擊力驅策我去創作。很多在國外深造的作者都是在這種情形下放棄創作。可是我想我還會寫下去的。寫作是一輩子的事業，用不著心急。我倒希望能平心靜氣地寫點長篇小說。我認為馬華文學最需要的是長篇小說，而不是今日盛行的專欄文字，或小小說（我當然不反對別人寫專欄或小小說，我自己也寫過這樣的東西。可是專欄文字與小小說今天似乎變成了較易走的路向，這對我們的年輕作者不好。走抵抗力小的路當然易，可是別忘了我們用中文寫作有時真的是任重道遠）。我們為什麼不鼓勵有才氣的作者用心寫長篇小說，細心經營文字，寫出動人的東西來？你知道，人家衡量一個作者或一社群或民族的文學成就時，是不僅僅看詩或短篇的，西方小說家在長篇的質量遠比中文作者強，為甚麼？我是不大管什麼使命感的，可是如果要從使命感的角度來談，鼓勵新人多寫專欄小品或小小說，長遠看來，弊病不少。正如拍電影可以從十分鐘左右的短片練習起，

◆◆

寫小說也可從小小說寫起，寫散文也可從三五百字的東西寫起。可是這只可以當作一個起點，停滯在這兒就不好了，何況這只是起點之一，很多人可以一開始就寫長篇大論的，我們不要用壓齊頭平等的態度去要求別的個體。至於一開始就想當專欄作家，以求滿足名利的虛榮心，那更是專欄風潮帶來的後遺症。



我不認為歸類是那麼重要的事。我自己是甚麼都寫的，從戲劇到寓言。為什麼？也許我總是忍不住想當雜家吧。這種雜而不精的態度當然不是十分適宜做學問的。但是做學問的方式太多了，我本身唸了文學這一門學問，更深覺文學研究也不能專精一門了。今天外國人在搞文學評析詮釋方法，就深受語言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的「科學方法」的影響。「科際整合」是今天的重要觀念了。那麼，專寫小說的人在小說上的成就或會比甚麼都寫的成就高嗎？那也不一定。人的東西很難是絕對的。所以我只能說，日後希望能走文學研究的路線，而在創作上，我會把重點放在小說上。詩當然一直都是文字遊戲，藉之抒情或載道。為什麼要寫小說？我周圍的環境與人物間有許多地方常常令人心動。我希望能捕捉一些生命與生活的絲跡，用文字呈現出那種時空的風貌。至於什麼「文化鄉愁」，我想不出是什麼東西。感時憂國是中國文學詩經以來就有的傳統，「國破山河在」、「恨別鳥驚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屈原的作品也可做如是觀。總之並不是什麼「文化鄉愁」這種妄自匪薄的沒落意識形態。年輕的作者一開始就大抒什麼文化鄉愁，那是十分做作的東西。憤怒是應該的，哀傷也是真切的，但是寫詩的人不該只用詩來發洩情緒。快樂的心靈為什麼不寫快樂的文字呢？是的，我的詩有不少就是希望作到不那麼沉重，不那麼用假偉大的東西的唬人。因為詩是人人都能寫的東西，跟畫畫一樣，除了好壞，其他的都不必顧慮。藝術的世界是沒有禁忌的，也不必把藝術擺在殿堂裏。寫詩的朋友更別去理什麼反映現實。詩本來就是一種現實的存在，being是也。一切文字都不外如此。



我們談到反映現實的問題。但我對什麼現代主義寫實主義無興趣。我自己也可以發明一種主義，我姑名之曰「現代寫實主義」，你說那是什麼回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現代人，活在雷根連任美國總統衣索比亞飢荒由台返馬飛機票一千餘元的此時此地，寫的東西是寫我與自然的內外之實，你硬要說我是什麼派，我有什麼辦法，我才沒那麼空去管你。好，接下來怎麼辦？我又不想當掌門人，不想收門徒，「灌輸」文學知識，更不是唯名論者。我寫我的學術文章，我寫我的詩，我寫我的小說，等等等等。我需要表明我是武當或少林、有牌或無牌的嗎？我寧可自己是孤魂野鬼，但有一顆自由心靈。我也不想別人管我寫什麼，也不願意別人不經我或我的出版人（或經紀人）同意就把我的作品收入他們的什麼選集（幹嗎？我總有考慮考慮的權利呀？文章又不是棄嬰，要人來收到孤兒院去，還要生父生母去認領？）再說回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好的。好的。兩年前我回來過農曆新年，有一天看到某報文藝版的一篇小文章，就是用這個題目。我想我們的文人實在是不怎麼長進。我不曉得他們根據什麼來談論寫實主義（還有人說什麼現實主義），寫這些文章的人，如果肯多花點時間去翻翻，歐美文學史，或文學思想史，看看這些主義的來龍去脈與異同，就不會大放厥詞了。請問，甚麼叫現代主義？

我的確說過華裔馬來西亞文學必須再來一個現代主義的再出發。因為我們實在需要一些外來的活力與衝擊力。現代主義又不是洪水猛獸，今天連大陸那些搞教條主義的人都不怕現代主義了，我們這裏的人還在盲目的反對一切，這不是很可笑嗎？怎麼再出發？我覺得我們應大量有系統的翻譯當代優秀的外國作品，我們的作者應不斷實驗他們的技巧，看看用什麼方式來把現實的景像與意念化成確切的文字，看看如何把當代的精神風貌具體而微的呈現出來。



你提到馬華文學的前景。我不知道國人需要的馬華文學前景是盛唐氣象還是什麼。事實上我們談這個問題時，可以一分為二，一個是華文的前景，一個是文學的前景。這裏華文的前景有待全體華裔來努力建設，除了我們自己，是沒有人會施惠給我們的。政府不會在一夜之間說華文是國語之一。不會的。香港也要經過中文合法化運動才爭取到中文的合法地位。

4 蕉風人物

好。我們就算保持現況，可是現況如何能保持呢？前天報上才登載華小學生驟減的新聞，為甚麼？我們的家長不是自願讓孩子去唸國文小學嗎？這跟新加坡的家長送孩子去英文小學有什麼不同呢？我們今天胡亂跟在人家屁股後面推行甚麼簡體字，而報刊文句不通思路不清標題不知所云的現象比比皆是，這樣的「現況」能有什麼遠景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董教總或華人文化協會等機構如何擇衛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我是希望我能回答這些問題的，可是我無能為力。至於文學的前途，我倒樂觀多了。因為社會結構不管怎麼變，總是需要文學的。說沒有文學，沒有詩，依然可以活得很好的人很多，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不妨把文學當作廣義的文化藝術來看，先民遠在什麼時代就會舞蹈歌誦雕刻了。所以你看文藝原是這樣的東西。一個生活中有文學的人與一個沒有文學（甚至沒有電影不聽歌不看報紙）的人的境界一樣嗎？文學是什麼？文學不僅模仿人生，人生也模仿文學，兩者原是相輔相成的。又要人類生活繼續下去，文學總是有遠景的。排斥文學的人固然不少，可是總有人在為文學努力，總有人覺得文學豐富了他們的生活。這樣看來，我們是無法以偏蓋全說文學末日到了。再談回馬華文學前景，我還是相當樂觀的。我們有四五百萬人華裔人口吧。只要大家不在一夜之間把華文拋進茅坑，從此不說華語不看華文讀物，馬華文學總可以這樣老牛破車地走下去的。事實上我們今天只有一本蕉風，算是一塊乾淨的園地，我們能做的，便是好好愛護它，免它受到污染。這不是自唱清高的話，而是我總覺得文人與知識分子不可沒有氣節，不可盲目隨波逐流。我們的馬華文學有沒有前途，端賴大家肯不肯付出心血去創作、去感受、去沉潛。而所幸我們還有接受嚴肅創作的蕉風，還想怎麼樣呢？那位先生女士有錢，想為馬華文學出力，不妨也辦份刊物來熱鬧一下。事實上，辦份文學刊物絕比今天各大報辦虧本的星期刊好多了。而如果資本雄厚，把文學刊物辦到像《文藝春秋》或《聯合文學》那樣，是不見得會虧本的。事在人為，只是有心人在那裏呢？

我編蕉風也編了那麼久，至今仍然有當局者迷的感覺，很難提出什麼客觀的意見，我一直覺得美術版可以不要，因為又花錢，效果又不好，對蕉風票房又沒多大助益。我覺得沒必要撥出一部份寶貴版位來作吃力不討好的事。刪去美術版，就可以有更多空間與篇幅，這樣版面設計就可以多留空白，詩也不用像補白似的擠到文末。還有一點，我一直覺得蕉風不必因為只賣一千本而耿耿於懷。因為蕉風的發行銷售方式都是很保守的做法。而且文學刊物總是在一個小圈子內流傳。只要有知音，有回饋，也就無須要求太多了。倒是蕉風文叢應力求突破困境。

致寫詩的T

*張錦忠

1 寫詩

在這島上我學會了沉默
那麼，你說：
寫詩吧

（寫甚麼呢？我問
四十年前張愛玲在她的日夜裏經已寫下——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可是，你說：
在這個島的沉默裏
依然有人在寫——
「土地啊請站起來說話」

（是的，我說
不久前我才在讀劉克襄的詩集——
「為了一個在未來的理想
我們繼續用紙與筆……」）

那麼，你說：
寫吧。

我沉默地笑了

2 不寫詩

有一年秋後
他在信中寫道：
再也不寫詩了
暖暖的冬眠裏
我在沉思：不寫詩了
我還是詩人麼

3 不讀詩

不讀詩
走到冬天的街上去
陽光下的人羣
不懂他們在想甚麼
我不懂他們的信仰、心情
抗議，或者政治
在許多讀詩的秋天
我從沒真正去瞭解
到了冬天，一隻漂鳥掠過眼
四年了，我終於看到了極光
這時我已不讀詩了

4 讀詩

窗外飄著微雨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讀誰的詩呢？

旅夜書懷篇

*張錦忠

細說從頭

梅淑貞近期的《人間集》，寫的是「我們的刊物」學報與蕉風種種，娓娓道來，頗有白頭宮女話天寶舊事之感慨。她寫蕉風，志在「消除一切的傳言或誤解」，自是一番愛護我們僅存的刊物的心意。可是擁抱傳言或誤解的人，從來是疏離一切誠意的。所謂清者自清，也就沒什麼好證明了。我在千山外的深冬讀淑貞這些文字，感觸良多，回想起自己那千多個日子的快樂與憂傷，那時的壯志輝煌與意態闌珊，一切猶在眼前，可是如今人事已非，可是畢竟是隔了一層時空的畫欄，永遠觸感不了。於是打算從頭細說，借借文字來紀念那幾許情懷情誼，與知我者勉之，也算是淑貞這幾篇有感而發的文章的小小註腳。

一九七六年底赴吉隆坡的時候，那個城市原是個驛站，少不更事的我，原打算像旅鳥般離家去國。沒想到後來一待就待了四年多。永遠感謝川谷的推薦，在我迷失茫茫人海的時候，能夠進入學報安全而溫暖的小世界。那是真的，學報一直都是自己的天地，勾心鬥角居心險惡永遠在門外；也許就因為這樣，我才待了四年多吧。那時候川谷還兼編蕉風與建國日報，忙得樂乎乎的。我進來後，也帮他編校蕉風；那時吉隆坡的文人十分熱衷搞創作以外的活動，自有一番大風小雨，不在話下。後來學報改半月刊，川谷專忙無法兼顧，正好俏凌由星返馬，蕉風乃由俏凌接手，學報由重山與我編。學報剛改半月刊，自有一番鴻圖要展開，幾個新秀作者也越寫越出色，而蕉風在俏凌與沙禽的合作之下，也呈現另一番新風貌，那時可以說是「我們的刊物」的一個全盛時期。一年後，俏凌與重山離去，沙禽亦返鄉，學報的新編輯一時沒請到，蕉風學報的重擔我只好一人挑起。比起後來紫一思或梅淑貞一人編蕉風唱獨腳戲的情形來，我那時的責任與職務重多了，因為除了編務外還替何先生管點行政的事（而我却一直沒做好），還得充當送書的小弟，跟阿林到郵局或運輸公司，可謂上上下下一腳踢光了。幸好那時鍾圖等人常來帮忙，再犧牲一點晚上或周末時間也就應付過去了。而後來剛自拉曼學院畢業的黃學海與華世英來了，才鬆了一口氣。那時起，我把三分之二的學報交給新編輯，自己只編幾個版，全力負責蕉風，又深感自己才疏學淺，請姚、白二老多關照外，另邀梅淑貞與紫一思加入編輯陣容，總算把陣角穩住。後來的二年多三年內，除了華世英另有高就離開學報，許友彬加入，一切相安無事。蕉風學報的銷路雖無多大突破，好歹也還算是個小康局面。回想起來，實在應該感謝每一個為「我們的刊物」盡過心出過力的人，沒有他們，我也不可能在那裏待那麼久，獨拍的掌聲，是鳴不起來的。

我負責這兩份刊物期間，倒有一些事值得一起。先是印刷廠的排字房解散，蕉風學報改用中文打字。在此之前，學報打稿後的剪貼設計工作，也因我的少年氣盛而拿回編輯部自己動手，這是後來的編者必須自己剪貼畫線的遠因。印刷廠後來也不請美術員了。改中文打字後，剪貼的工作更瑣碎，於是學報乃有第二變——全面改為橫排。我對橫排直排無偏見，只私下覺得學報短文多，大可橫排，蕉風長文較多，可直排，這樣才能呈現兩種不同的風貌，而且舊的蕉風開本橫排也很難看。唯一我堅持到底的是：蕉風學報絕不該採用簡體字呢。這倒似乎是我的偏見，因為連學海也贊成簡體字呢。蕉風第一次整本柯式印刷（以前只有封面柯式印刷）使工作更加重，尤其是校對後的改正字詞必須自己一字一詞的貼上去。幸好那時特別情商姚先生編輯部的雅雲她們幫忙。那種工作之勞神傷眼，沒經歷過的人實在難以瞭解。而且更氣人的是，改過的字一不小心就會掉落，結果印出來的依然是錯字，或乾脆整句整段掉落呢。

周喚以前常喜歡引用一句話：刊物的風格是編輯人身影的延長。我不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編輯，學報因為一直都是二三人合編，各負責自己的版面，所以風格多姿自不在話下。尤其是許友彬加入我們後，也帶來了他的樂觀活潑，比如說，「呼吸的草」就是十分清新醒目的欄目。但是蕉風在我執編的那兩年左右，一定投射了很多我個人偏私的身影。我那時的兩大支柱乃梅淑貞與紫一思，沒有他們許多專題絕無法編出來，因為我那時忙得不可開交，不

可能抽空動手翻譯專題需要的稿件。他們兩人費神替蕉風譯了許多好文章，是我至今依然由衷感激的。梅淑貞那時常在中午或周末過來小坐或帮忙校稿；此人詩文俱佳，譯筆通雅，才女之名當之無愧。紫一思那時還在商報，過來交稿校稿時總不忘帶紅毛丹來，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情趣。梅淑貞說紫一思是她認識人中「最謙謙君子的一位」，這話我深有同感。而紫一思詩如其人，是華裔馬來西亞現代詩人中詩風最「溫柔敦厚」的詩人，如今他把詩筆束之高閣，是我們的損失。我有這二人壓陣，加上一些時多時少的外稿，編起來不算太吃力，自然有時間看電影，或者到處亂跑，只差沒時間談戀愛而已。白垚先生曾說，弄幾篇文章，就可以編成一個專題，這是編蕉風的樂趣之一。此話頗然。於是我就編蕉風時就弄了科幻文學作品專號，陳瑞獻畫展專號、散文專題、印尼現代文學專題、戲劇專題、拉笛夫專題、宋子衡專題等，倒是沒編過詩專號，也不知道為什麼，始終對詩若即若離，也許是缺乏詩的感性吧。但是蕉風還是刊了不少好詩的，如梅淑貞的作品。我自己斷斷續續還在塗鴉，也不過是補白的緣故。現代詩於我，是初戀的情人，十五六歲看周夢蝶、余光中、商禽、鄭愁予開始，對文字迷宮流露出來的美感一往情深，但始終沒真正步進迷宮深處。

編蕉風學報的樂趣自然無窮盡。編《文藝青年》的幾位文藝青年暴我內幕，說我不修邊幅，自然是那時的寫照。刊物本身當然無法書如其人，否則就變成亂七八糟了。所以蕉風學報的版面通常都條理分明，編的人只好一線一線的畫下去，在這方面，跟我外在的不修邊幅相反，我一向拒絕苟且隨俗，這也許是一種折衷的協調吧。自己編的刊物常有機會罵人，但編過蕉風學報的人都知道，只有別人罵我們，我們從來沒去罵人。編者的自由權可貴厚在此。我編的時候倒是罵過人的，許友彬可證明這點，不過沒罵得像別人罵我們那樣沒藝術吧了。有些文人之專橫寒酸虛榮，其嘴臉之醜劣，不能不罵，在這方面，我跟魯迅的看法一致。古人曰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此言甚是。罵人當然不是樂趣，故此略過不提。真正的樂趣，莫過於看到自己的心思變成一本本的書。這丁點成就感其實也沒甚麼了不起，但在我平凡的心靈裏，已跟上帝創造世界一樣，像在星群間發光般偉大了。當然，文藝青年的來稿來信，或陌生在小小的編輯室裏成爲熟悉，發現佳作的剎那（因此我一口氣每期都是洪翔美洪翔美………），一張美麗的圖片，又發現一個錯字（事實上學報蕉風一直都有錯字，如有一回學報刊出今天大紅特紅的美國歌者Bruce Springsteen介紹短文，竟一錯再錯，更正後還是錯。故此梅淑貞也不需太耿耿於懷，盡力而爲就是了。），或者用了一個筆名沒人看得出來………都是足以「沾沾自喜」的。

這樣一編下來就是那些年，苦中作樂，樂中受苦（本人孤陋寡聞，這句話是從快活谷土地公那兒學來的）的日子倒也過得還滿意。而我這人由小到大胸無大志，也沒給蕉風學報帶來甚麼大起大落的改革，連「改良芻議」也要吱吱唔唔老半天不知所云，可是一九八一年初却毅然掛冠而去。這也是編蕉風學報的因緣。學報一直以愛護青少年鼓勵讀者上進爲宗旨，創刊二三十年來，受學報鼓勵而發奮圖強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這些舊事姚先生知之甚詳，而姚先生自己更常勉勵讀友上進。我這個編者在這種環境工作士氣自然不會低到那裏去。而蕉風學報作者中，更有不少負笈國外的。其中李有成、賴瑞和、張貴興諸兄便常來信鼓勵。賴瑞和來台前與我有一面之緣，有成、貴興素未謀面，算是在蕉風、學報上神交的朋友，來台後多蒙他們關照。有成更是我的「前輩」，我這些年來，從編學報蕉風到來台唸書進師大英語系，走的幾乎都是他走過的路。因此到我有點意與蘭珊時，自然就想換個環境重過學生生涯。那年返台，行色匆匆。那時學海已足以獨當一面，加上剛來的溫羅安也是學報多年作者，而紫一思答應執編蕉風，更使我放下心頭大石。過了快四年的學子生涯，回想起來，倒覺得那時的抉擇是對的。一個人只有自強不息，才能自我進一步成長。

八一年來台後，一直沒有正寫過什麼。學報上的小方塊也終於停了。而且我也還我真面目，寫點什麼時也用回本名了。四年下來，寄回去的文章寥寥可數，對友彬許下的諾言恐怕要交白卷了。經過這幾年的平淡，我已漸漸疏離了創作，也許有一天真的不寫了也未可知。但是我總希望爲蕉風做點什麼的。去年年底，學海來信提及學報停刊了；他來信之前，我已略聞風聲，所以不致有冬日春雷之憾。可是對我而言，仍然是斷臂之痛。現在只能希望另一臂永遠健存。而希望是不夠的，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我們的刊物的讀者、作者都應該曉得答案。

百感交集說『學報』

*姚拓

讀「文道」一九八五年一月號雅蒙短文「學報」，不禁百感交集。

一九五六年七月，學報創刊於新加坡，原名「學生周報」，每周出版一次。一九五七年二月，我由香港南來，擔任學報主編。一九五八年九月由星遷來吉隆坡出版。大概是在一九六五年左右，學生周報改為每月出版一次，更名「學報」，但內容與以前並無不同。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學報的主編雖多次更移，但我在名義上仍是學報的社長，而且差不多每期都為學報撰文寫稿，更重要的是因為學報的編輯部，與我的辦公室同在一個地方，所以，每一期學報的誕生，我都親眼所見。每逢學報出版後，我必定搶先閱讀，遇到好文，必在空白處寫「可浮一白」字樣，然後在出版檢討會上，與大編小編共同欣賞探討。二十多年來，學報與我，可以說是結了不解之緣。

既然我與學報有這麼密切的關係，當然也很清楚學報的出版經濟情況。老實說，學報每期銷數一萬七千份左右，經濟上仍是不能自給自足的，而且隸屬於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出版方面也受到一些限制，尤其是學報的發行不夠普遍，而學報本身曾多次自設發行部門，都無法打開僵局。

所以在一九七二年左右，由何偉資、黃木良、鍾德盛、劉戈（白垚），還有我，一共五個人，成立了一個名叫「億康」的出版公司，除出版學報外，尚出版其他叢書，也把每月出版一次的學報，改為每半月出版一次，自設發行部，第一步希望能夠自給自足。當時鍾德盛是督印人，何偉資是總經理，負責行政及發行工作，我是名義上的董事主席，黃木良負責法律問題，劉戈則照顧出版印刷。這五個董事，全是義務服務。受薪的人，只有兩位編輯，一位會計，和一位發行的人員。學報經過這次的改革，居然在第一年即能自給自足，我們都很高興。

我曾多次勸告偉資，希望他能辭掉他原有的工作，一心一意負責學報。假如偉資能專心負責學報，學報一定能有更好的表現，因為偉資既是經理人

材，又能動筆寫文章，是負責學報最合適的人選。偉資也曾仔細考慮，學報雖然不賠錢，但本身却無法養得起一個千餘元薪金的經理。學報既請不起高薪的經理，也就只好由偉資繼續義務服務下去。我說句很公道的話，學報由七二年到八一年，將近十年的時間，偉資任勞任怨，每逢星期三，一定到學報辦公，也只有這一天是他在他的公司休息的時間，他把他唯一的休息時間，全部奉獻給學報，十年有五百個星期三啊。因為有偉資的義務服務，再加上發行人負責收賬款的努力，學報辛辛苦苦地又支持了十年。有一年結算下來，還賺了三四千元。

可是，在學報的編務上，我却一天比一天減少照顧。因為我本身的編務已經把我忙得透不過氣來，而學報也像一棵小樹一樣，經過幾年的考驗，證明自己能夠在風雨中站立無恙。所以，我們決定把「億康出版公司」，改為有限公司，並且向熱愛報的人士籌集股金，希望學報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發展為具有規模的出版公司。

經過偉資與一些朋友的努力奔走，一共籌到新加的股金三千餘元，一九八二年一月起，億康改為有限公司。公司的地址，也由從前的八打弄二一七路十號，搬到八打弄百樂鎮。因為學報的辦公室與我的辦公室不在一處，我對學報的照顧就更加疏忽。而我的工作又忙又亂，甚至連每期一篇的短文，都擠不出時間繼續寫下去。

不過，學報由八二年到八四年底的大致情形，我仍然有多少了解。億康自改為有限公司後，也許是受了經濟不景的影響，出版的叢書銷數不佳，慢慢地在經濟上呈現左右支綱現象。到了一九八二年底，由偉資接洽，請鄧輝先生參加十八萬之新股，重新組織億康公司。這時由鄧輝擔任董事會主席，另請新的出版及發行人負，負責學報的一切工作。

至於這兩年之內，鄧輝先生如何經營學報，可能鄧輝先生會向新的董事會提出報告解釋，詳情我確實一無所知。

至於雅蒙在「文道」上說「學報」：「不得不

踏上死亡的路。」現在來說，似乎尚未「死亡」。假如學報的八五年KDN出版准証已經批准的話，我相信鄧輝先生會想出另外辦法來維持學報的出版的。

幾年前，我曾經向雅蒙談過：華人文化協會應該挺身而出接辦學報。兩年前，當時的文化協會會長黃昆福先生，還有趙自新先生，莊之明先生、周福泰先生、覃文標先生，約我商談「蕉風」出版的問題時，我曾向他們提議：由華人文化協會接辦學報。因為學報是二十多年以來唯一的華文學生刊物，它在教育青年學生所起的功用，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事實上，單單出版一本學報的刊物，即使能銷出二萬份，仍無法完全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任何民間的文化事業團體，都不可能永遠長期支持下去的。

華人文化協會，既然號稱是全馬的華人文化組

織，又是以扶持華人文化為宗旨，按情按理，都應該辦學報，使學報繼續出版下去。我已經把學報的目前情形，告訴了現在的文化協會會長鍾正山先生，希望鍾先生能夠與鄧輝先生詳細商談。

同時，在此也順便告訴鄧輝先生：在兩年前，你能籌集到那麼多的資金，使學報繼續出版下去，愛護學報的人包括我在內，對你的熱心支持學報，都表示衷心的感激。尤其是在你的管理下，學報的內容一直未變，而且每期都保持一定的水準，可見你對學報的愛護，絕不亞於其他熱愛學報的人士。現在，學報在經濟上發生困難，這也不是丟臉的事，學報自一九五六年開創迄今，幾乎天天都發生經濟上的困難。目前，鄧先生是解決學報出版的關鍵人物，希望鄧先生一本愛護學報的熱誠，使學報在八五年開創出新的天地！

我是一個平凡的男子
別問我為何寫詩
何以一再表白心靈的天空
在路人交頭接耳中傳播開去
倘若。現代不必出產詩人
答案是否我們皆冷硬如岩
又倘若我們改變睡姿
沉默中是否深知我們勇氣不足

或許獨吟是場美麗的孤寂
靈魂在滄桑中也不必受驚
我在局限的山色中垂首
初初未嘗這是何等氣象
一山的驚訝夕照
誘惑間却自有一種風流
所以。別問我為何寫詩
我沒有任何的理由
完成。深埋在泥土中
在平淡之間。完成

有時夢魘是低流的血脉
為什麼疲倦？沒有
我仍打着一盞太陽
在喧囂的夜雨中候車
然後驀然迴首
朦朧中臉色不詳的
繼續未完的守候
極平淡

平淡之間 *楊川



論 小 小 說

*林添星

小小說是一種獨立的文體；在台灣，也叫做極短篇。「小小說」是意譯自英文的 short story。在字數的限制及定義方面，出現混淆的現象，至於美國作家 Maren Elwood 在其『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中把小小說按其長度分為四大類，我覺得英文與華文字有許多相異之處，因此我們不能夠以 Maren Elwood 的分類法套在以中國文字創作的小小說上。新加坡作者彭志鳳也會在一篇題為『待墮地』的論文中泛談小小說，作者對小小說下的定義是：「所謂小小說，指的是以較一般短篇小說為短的篇幅與較小的規模，字數通常不超過兩千字，能夠使讀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一份類似小說的最精美的精神享受；或看到一幅動人的人生畫面，或透視人性裏可愛可憎的一面，或聽到一個人物的真摯心聲，或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情緒，或領悟到一點可貴的真理。」

對於彭志鳳的定義，我認為字數方面應定在一千五百字之內，因為小小說的最基本要求是濃縮，只是一個片段，一掠而過，小小說不容拖泥帶水，最主要的是把故事以最短的數字交待清楚。而兩千字的小說不容一口氣讀完，而且有傾向短篇小說的危險。

小小說的特質是：「節奏明快、結構精簡，篇幅極短，但寓意深刻，能衍生美感及感人的効果。」這麼看來，小小說處於短篇小說與詩之間。既有小說的結構和形式，也存有詩的精簡要求。小小說在現代社會萌芽，生長，雖然不能預料是否能開花結果，但即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必然有其生存的本能和條件。現代的小小說，與古代的寓言、神話等短篇作品無論在形式及內容上都互相迥異。現代的小小說注重表現現代社會的種種現象，人生哲理及現代人的感受。因為篇幅短小，不像短篇、中篇及長篇小說，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閱讀；詩却要反複閱讀，深入了解文字技巧的應用，才能深切體會作者所要表達的一切。反觀小小說，在忙碌之餘，在晚餐過後，在功課繁重時，還是能拿出數分鐘來閱讀。

上文提到小小說處於短篇小說與詩之間，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之關係。詩注重的是文字的精鍊，在古今詩中，也在許多是與小說有些許關係，最明顯的當然是敘事詩，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見到具有故事成份的抒情詩。如王昌齡的『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柱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這首七絕講述一個少婦在春天時忽然想起自己的丈夫，她望著陌頭楊柳，頓後悔當初教丈夫出外去尋求官職，以至如今丈夫遠離，自己却過著孤獨的生活。面對春光明媚，面對飄揚的柳枝，這種懊悔的情況，活生生的跳躍紙上，這便是一首具有小說成份的詩，如果略加增刪，可以是一篇小小說。

現在讓我們看看具有小說成份的現代詩：

蜈蚣的毒液，荆棘的
蔭涼佈滿了退潮後的膚色
斷橋以東是攤開的黑髮
我偽裝成疲倦的歸人
打着雙槳
划進這個彷彿陌生的河灣
懷裏揣着破舊的星圖
今夜風大

葉密如許我還能窺見
酒菜完畢坐着飲酒的仇家

這是葉珊『流螢』的上段。幾行間不只製造了陰森森的氣氛，而且敘述了一個鬼魂在黑夜中乘着船，依據星圖尋到仇家的屋旁，在密葉的林中看見飯後的仇家正在飲酒。這像一則小說的開端，把人物與場景解釋清楚。小小說所要的也就是如詩般的精簡，放棄不必要的枝枝葉葉，整幅小說只根據主題發展，讓讀者多作聯想，就如『閨怨』的其中一行：「春日凝柱上翠樓」，短短七個字點出這少婦是個相當富有的人家，至少有翠樓可上，這種技巧用以處理小小說，仍然恰當可取。也就是說利用文字技巧使讀者多作聯想，填補未列出的部份，如此一來，才能達到以短小篇幅清楚交待故事內容的要求。

除了以詩的技巧，小小說還需要具有小說的結構和形式，因為它還是屬於小說之類。小說主要是有故事存在，然後把要寫的經過整理，利用小說技巧來處理。整篇小說必需要有完整的結構，情節分明，有時間性。小小說是如何也離不開這種處理手法與表現的形式。

我們可以把小小說分為四類，即是：(一)戲劇性的小小說。(二)抒情性的小小說。(三)科幻式的小小說，以及(四)以新聞素材處理的小小說。

戲劇性的小小說是作者把小說戲劇化，在最後一段，甚至最後一行才寫出整篇小說最重要最有力的一句話，使讀者在最後關頭才領略其中的奧妙，或是給予讀者一個震撼，或是恍然大悟，或是一種啓示。現在讓我們看李小鹿的『重逢』。作者描述一個藝術家當年為了對藝術的熱誠和執著，放棄家鄉純樸的女友，毅然遠赴他國尋找自己的理想，現在成功光榮歸國，機場上的熱烈場面使他驚訝，當晚竟「醉臥在妓女的懷裡」。作者安排這位藝術家對該妓女講述他當年如何離開女友出國追尋理想的情況，如今還惦記當年的女孩，作者如此安排不但可以把故事交待清楚，且不離開小說的結構，不必旁白解釋說明。這位妓女聽後「眼眶漸漸模糊，兩行熱淚淌在塗滿脂粉的雙頰上，她聽著的竟是他們共同的往事，那鞦韆，笑聲真的模糊了。」小說就在這裡進入高潮，讀者可以看出，這位在藝術家懷裡的妓女當然是當年純樸的女友。「她作了個決定，匆匆寫下一張字條，塞進他的衣袋裡，掩泣而去。」而這張紙條寫着：「——阿桐，當您醒來時，可以到故鄉的那個鞦韆下嗎？也許，您會看到…………」故事就在這時急轉而下，拍起一陣浪花：

她洗盡鉛華，「恢復」當年的純潔模樣，清新的甜美在她的眼神中流露，穿著當年那件衣服，坐在鞦韆上；雨開始下著，她覺得好冷，內心忐忑地等著……
……

他蹣跚地走在街上，宿醉未醒，他也不想醒來，心中滿是煩悶。他踉蹌跌坐在豆漿店椅上，掏出紙幣付錢。那字條隨著鈔票掉地上，隨雨水飄流。

讀者或者會想，她等不到當年的戀人，會有什麼感覺呢？她如何也不會想到字條還未被閱讀便流失。這是一個現實中存在的片段，許許多多的悲劇就那麼誕生了。或許錯過了這次，他們永遠不能相遇，字條的流失，也改變了他們的一生和命運，對於這位藝術家，他永遠不會知道當日曾經遇見從前的女友。這就如人生中的一場誤會可以改變個人的一生，都是現實社會可見的現象，作者把握這題材，以小小說的方式表現出來，是生命的無奈的一個例子。處理手法相當戲劇化，這是使讀者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最後安排字條流失，對於讀者來說，未嘗不是一種衝擊，一個震撼。

另一則我認為是一篇成功的戲劇性小小說是陳啓佑的『永遠的蝴蝶』，名字相當浪漫，這篇小說曾經被我國某報轉載過。文長約七百字，作者寫一對情侶欲前往寄信，恰好下着雨，這封信是寄給母親的，而他們只有一把雨傘，因此便由女的越過道路去寄這封信，但就在這時其女友遇車禍，而在最後一句作者寫出了這封信的內容：「媽：我打算在下個月初和櫻子結婚。」一句多麼突然的話。原本要告訴遠方的母親要結婚了，但在信件正欲投寄之前，未來的新娘——櫻子，却因為欲寄這封信而死亡，雖然很戲劇化，但却是一個植根於社會的素材，且在結構和表現手法上，成功表現出戲劇化的動態。作者以第一人稱來處理，為加強

感染力，其中一段寫道：「她只是過馬路去幫我寄信。這樣簡單的動作，却要教我終生難忘了。」其實有許許多多的意外，在人們的心中烙上不可磨滅的痕跡。雖然很戲劇化，但卻是作者觀察人生後的一種體認。就如李小鹿的「重逢」，一個生活中的小片段，却成為一生中的遺憾。作者或許在說，這一切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

抒情性質的小小說是在故事中表現出生活特殊的片段，但深具娛樂性，或許是探討一個問題，反映人生中一小節。大題材需要以大篇幅來探討，並不適合於小小說；嚴重的社會課題，文化課題，以及經濟政治等都不是小小說千餘字內所能完善表達的，它們都需有完整的結構，因此小小說與其他較長的小說比較，不只表現手法互異，連題材也有所分別。中、短篇小說內容複雜，討論內容廣泛，結構完整，力求使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抒情性質的小小說却只擷取生活中的小片段，以輕鬆的手法來寫，也就用另一種角度來達到諷刺、娛樂或者是抒情的效果。這類小小說可以省却許多背景描述與故事的前因後果。這些只是在必要時才一筆掠過，缺少背景仍可是一篇完整的小小說。

繆平帆的「情書」便是一篇抒情的小小說，作者描述主角陳老頭「頻頻向門口張望，不會錯過任何一個經過門口的人，甚至連一條狗也不例外。」陳老頭的舉動引起了妻子的懷疑，當她發現了丈夫是在等郵差時，便肯定陳老頭是在等以前女朋友的信件。就在一次郵差送信來時，「陳老頭從沙發上『彈』了起來，顧不得腰酸背痛，一個帶球上籃的箭步，把信抓到手裡。手還發抖哩！」他的這個舉動使妻子對自己的判斷深信不疑，直至她把信件搶到為止，才發覺是報館寄回的退稿。

這篇小小說文長六百餘字，却點出了女人善疑的心理，而且還具有戲劇性的效果。這又再顯示出小小說是生活的片段，非常接近現實，技巧的應用不落痕迹。也證明了小小說文長應限於千五字之內的說法。用過長的文字去處理大千世界中的小插曲反而失去彈性和衝擊力。現在再讓我們看另一篇抒情性質的小小說：陳寧的「尋夫記」。

「尋夫記」全文約四百字，比一般散文還要短，但作者却能把「一見鍾情」這成語解釋得恰到好處。因為文短，我擬把全篇錄出，方便參考：

從十八歲開始，母親就對我耳提面命：「天底下的男人，有的英俊瀟洒，有的聰明伶俐，有的家財萬貫………，這些好處都不過是次要的，最要緊是做人牢靠，穩若泰山………。」

某次郊遊，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出類拔萃的男孩，高大壯實，膚色健美，渾身掛戴着水壺、豬肉、綠豆、乾糧、急救包………。他走路時抬頭挺胸，步伐稱，全神貫注青山綠水，氣質非凡。

到達目的地之後，他立刻忙着起火、燒水，汗流浹背。我混在衆多女孩子裡面，一會兒向他要水喝，一會兒到處張羅鏡子，整理頭髮，一會兒又高談天下事，絕不放過任何捲舌音。………結果呢？他始終不認識我。

待打道回府的時候，我百般無奈，垂頭喪氣的收拾地上的果皮紙屑………。突然，他走到我身旁驚呼：

『嘿！這年頭悶聲不響做事的人真是太難得啦！』

半年後，他成為我外子。

這篇小小說抒情與戲劇兼具，但抒情成份較高。作者在四百字的範圍之內，對「母親」對「天底下的男人」所下的判斷提出質疑。也對「一見鍾情」作個詮釋。這一個片段，有許多人曾在這種經歷，但是作者却以小小說的方式來處理。這種題材，若要以短篇小說來處理，恐怕不很恰當，而且缺乏深度。這篇小小說結構簡單，文字簡潔，抒情性質很濃，讀後像喝一小杯烈酒，淺嘗後留下芳香縈繞嘴邊。

科幻式的小小說其實是極短的科幻小說。作者以科幻方式來表達他所要表達的一切，都是簡短中點出主題。聯合報叢書「極短篇 4」中就有一篇梁建民的「電腦愛人」，屬於科幻式的小小說，諷刺味很濃。以新聞素材處理小小說則有鍾玲的「殺人井」為例。

我曾應建國日報副刊編輯之邀，為其小小說特輯寫一篇短論，我在文中提到：「小小說的題旨都應是尖銳而集中，因為其涉及的範圍非常小，因此所涉及的內容必須是最主要的，且是單純而不複雜，故事應向單方面發展，放棄枝枝葉葉，陪襯品不應太多，而且要恰當，技巧重於不落痕跡，盡量加強吸引力。為了達到這些目標，作者應該選擇生活素材，而且要生動有趣，有時要表現某種哲理，也要尋求最恰當的故事，最佳的途徑，把生活上最有趣的一段寫下來，使其有親切感。」我主張小小說的處理手法要樸素，樸素並不是說沒有技巧，而是在於不落痕跡，如過度應用意識流，會破壞其「故事性」。本地曾經有作者以數個片段接連成一個小小說，這不但失去故事性，也在結構上吃虧，甚至傾向散文。我雖然不反對寫自白式的小小說，但始終認為不應過於鼓勵。

小小說也可以說是一個僅有數個畫面的電影，有時候沒有開頭和結局，只是沒頭沒腦的一個片段，但都能有其獨立性。如前面提過的「重逢」，如果拍成電影，只有三個畫面，開始是藝術家阿桐與妓女在一起，過後她在雨中的鞦韆上的等待，第三個畫面則是阿桐掏錢時字條掉地上的一幕。作者不必提出任何解釋。不必旁白。這便是其與電影相同之處。當然，我們也可嘗試以電影技巧來處理小小說，只要不是支離破碎的畫面，而是一個整體，仍然是可取的。如此一來，可以豐富了小小說創作的技巧。

小小說是最接近社會的文學類別，較「大衆化」，在現實社會中，講故事是司空見慣的事，連小學生遇到有趣的事件，也會以故事的方式講出來。而小小說創作與講故事不同之外仍在於小小說需要照顧到文字技巧，要表達得恰到好處。因為其體裁大都是在社會上會發生過的事，而且捏造的成份較少，因為作者不必處理枝節，只要描述主要的內容即可。另一個原因是在繁忙的商業社會，小小說提供了閱讀上的便利。對文學沒有興趣的人也可隨手翻閱，讀它幾個小小說。或者當作看中國民間故事那麼來閱讀，因此要在社會上流傳，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上文我所提出的例子都是從聯合報叢書之四本『極短篇』中擷取，在台灣，他們在這方面已踏出了一大步。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馬華文壇土產的小小說創作。對於本地作者，小小說可以說是個相當陌生的名詞，或者知道有小小說的存在而未曾出筆去創作。在記憶中，『蕉風』月刊曾出版「小小說專輯」（三四八期），其中刊出評論一篇，創作十則。除此以外，建國日報副刊『迴聲』曾分別在五月及十月出版了兩個小小說專輯，而且還用全版刊出（平時只有半版），可見其編者對小小說的重視，這對提倡小小說創作不無鼓勵。這兩個專輯共刊出一篇評論及十五篇創作。其他報章副刊也曾零星刊出了小說創作，但評論則少之又少。本地的小小說創作大都傾向抒情性而甚少有戲劇性的小小說出現。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呢？根據我的觀察，本地作者傾向抒情性質是因為他們並不很瞭解小小說的創作，以及把小小說視為短小的短篇小說。這麼說來，小小說便沒有了其獨立的價值。其實小小說除了篇幅短小精悍，還有其獨特的技巧和處理手法。如果把短篇小說縮短至千字左右，它仍然是短篇小說而不能歸類於小小說。

小小說既然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也因為現代社會在商業繁榮之下誕生，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是適合這個社會的，那麼進一步的推測，如果得到恰當的鼓勵和推廣，小小說應該能夠在馬華文壇脫穎而出，成為受注目的文體。我認為它深具潛能，就算一個文學根底不很好的作者，仍然能創作小小說，因此作者群會逐漸擴大，對於推廣文學未嘗不是一個可取的方式。在創作上，因為小小說與中國傳統短篇神話、傳奇等在結構及內容上相異者甚多，小小說因此可成為一個新興的文類，在創作上無法受到前人的影響，使作者需要自行摸索，技巧與內涵的發展有待創作者的開拓。這不像詩與短篇中小說，有縱的繼承存在，可以汲取古人作品的精髓，向傳統汲取養料。對於小小說的創作，我們仍然缺乏有關的論述與批評，在經過作者們的努力，或許我們能夠尋到小小說創作的藝術標準，使這「後起之秀」成為往後文學上的重鎮。我相信，小小說比其他文類更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因為詩、散文、小說或者戲劇都是繼承傳統的遺產，到現代通過「橫的移植」動過一次大手術，建立新的藝術標準，但其特質還是無法改變。反觀小小說，其出現在於社會的需求，現在是一個起步，往後的發展方向是現在無法預言的。雖然如此，我還是深信小小說是一個很有潛能的文類。

電影上的美術和文學聯想

*公羽介

電影，就是綜合藝術。

電影，也確實是文學和美術的結合物。

這兒無意詳談電影與文學、美術的關係；這兒祇想就幾部在「幻想成真」層次上，無限依賴科幻特技和美術指導的巨資投資片子，對一些與它相關的地方，作上一點美術和文學上的聯想。

最先該談到的是，史提芬史匹堡導演的『E. T. 外星人』。

它的電影宣傳海報，一共有兩種。一種是片中的男主角，小男孩亨利湯姆斯飾演的艾略特騎着單車，載着 E.T. 飛天而行，襯底的是清朗的圓又大明月，那麼清朗。小孩、單車，和外星人已對比或一片黑色的剪影了。

而另外一種，也最常在電影宣傳市場上看到的，則是艾略特伸出手指和 E. T. 的手指輕輕一觸——對的，令人聯想起意大利藝術家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 Bounaroti, 1475—1564）在梵蒂岡西西庭教堂穹頂上，所畫的『創世紀』，上帝創造了亞當之後，賦予他生命，也是祂的手指往他的手指上緩然一點的。

至於在電影裏，E. T. 發揮它上帝似的手指神力，是當它使用其可發出特殊雷射光線的油亮、沒指甲的纖長手指，一觸艾略特被割破流血的手指，令其馬上痊愈。

除此還有一次，又在萬聖節化粧完畢出遊之前，小可愛 E. T. 則分不清艾略特的兄長頭揷的尖刀乃是好玩的把戲，一再的想利用自己的神指助其傷處復原呢。

接着該談到的是，雷德利史葛導演的『複製人』（Blade Runner）。

它的最後一場重頭戲，也就是二〇二〇年，五名由「泰爾公司」出品，從外太空逃回地球，渴求延長自己僅僅四年的壽命的複製人首領，在頂樓天台和原已退休，後又被組織強召歸隊追拿逃亡複製人的警員戴卡（哈里遜福特主演，也是他少數擔綱演出，而我又喜歡的電影之一），玩上一場「賊抓官兵」的黑色荒謬遊戲。

戴卡和首領經過一番搏鬥後，戴卡已是被逼得吊在高樓的邊緣。此刻，亦快要是首領陽壽終了之時，他却偏偏在死前一剎那，把戴卡救起。首領死的那一刻，手一鬆，從掌裏飛出一隻白鳥，一隻象徵他的自由的白鳥。

苦雨繼續下着，已經魂歸天國的首領的坐姿，一隻手微微托着下頷，則令人忍不住聯想起法國雕塑家羅丹（Augustine Rodin, 1840—1917）的一座巨大石雕『沉思者』——他們就算思崩了頭，想昏了腦，也同樣依然苦苦的沉思着人類生命中，許多無法解開的命題死結。

再下來輪到該談的是祖丹特導演的『小精靈』。

『小精靈』的海報，及男主角一雙手的大特寫：他正在打開一個盒子，半開的黑黝黝盒子裏，雖然看不到其他什麼，但一雙往外窺視的圓滾滾眼珠還是能瞧個一清二楚的。

它，令人情不自禁的聯想起一則希臘神話的故事。沒錯，就是「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

潘朵拉，原是天神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因為偷取天上的火種，被諸神之王宙斯（Zeus）貶落人間，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個女人。

潘朵拉下凡時，宙斯賜給她一個不准打開的盒子，可是基於好奇心，她安慰自己：就祇打開那麼小小的一條縫，偷看偷看，應該是不得事的.....

却沒想到，還沒看個仔細，裏面所盛藏的一切災害罪惡就像輕煙一般的次第溜了出來，潘朵拉情急馬上關箱，才沒把「希望」也一併放走。

所以，人間再悽慘悲酸，仍然會有游絲似的「希望」在這片焦土上留連不去。

所以，在「小精靈」裏，科學家父親即使偷偷的把「潘朵拉的盒子」買了回家，送給兒子當作聖誕禮物，結果竟然為整個寧靜的小鎮帶來了個充滿禍害罪惡的黑色聖誕節，也幸好「小玩意兒」(Gizmo)始終是個不會變酸的「希望之果」，才把小精靈壞蛋首領給收拾掉了。

最後，則該是大衛林治(David Lynch)導演的『沙王星』(Dune)登場被談到的時候。

『沙王星』由於枝節龐雜、人物衆多，在正常的片長裏是無論如何很難面面俱圓的。於是，祇好把沒讀過法蘭克荷柏(Frank Herbert)同名原著的觀眾，追劇情線索與解答追個不亦樂乎之餘，差點沒累壞了腦袋。

不過，平心而論，本片縱有「搞它不懂」的地方，它的特技與想像力還是光輝燦爛的。

片子裏大部份扁平的人物角色，最吸引我的——不用講——當然是「靚到飛起」的史汀(Sting)了。

火一樣的頭髮、火一樣的眼神，當他祇穿着深綠色的一雙翅膀打開形狀「泳褲」從只會噴出氣體，像個吊着的舞台的「浴室」裏走了出來，我的聯想就像箭一般的，立刻射向意大利畫家波蒂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6—1510)的『維納斯的誕生』。

維納斯這位遠古的女神，對比史汀所飾演的菲爾(Feyd)這位恨的男妖，被置放在『沙王星』這部發生在未來，全片處處怪異角色的科幻片，這之間的轉折(Twist)妙想，實在是令人意興遄飛。

聯想，聯想，你的名字我祇能說是叫做「增加觀影的樂趣」。如果再嚴肅一點，又如果引起聯想之物在電影裏運用得當，我也未嘗不可把你稱為「構成藝術的成份」，或者是「藝術傳統的承襲者」。



「沙王星」的片場劇照。1

李姐

*落葉

汪明在車站的那張有靠背的椅上坐了快有半個鐘頭，坐到有點不耐煩。看看錶，快要六點，晚上六點鐘。整個車站要是不亮燈就全暗下來了。

汪明用手指理了理額頭上垂了下來的髮絲，幾根髮絲都不聽話，作怪似的垂在有紋路的額頭上，要是等下被李姐見到了又會說他懶，就不會說那幾根髮絲不聽話。

再過了一個半鐘頭，也就是在車站等足了兩個鐘頭。是李姐臨時改變主意不來？抑或是李姐坐的那輛巴士在途中出事？不會的，汪明在心裏突然的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想，李姐對他有恩，李姐是照顧他長大的親人，李姐要活到一百歲，李姐是好人，好人就應該長命。

李姐並沒有來。李姐在信裏說好，要他去車站接她，李姐坐的是早上的車，傍晚時分就應該到了，可是她沒到。汪明的心真是十五個水桶般的懸掛着，七上八下，不曉得李姐怎樣了？

汪明離開車站，已經是十點過後，肚子有點餓了。中午那餐在公司的附近吃了一碗米粉棵，心裏高興，吃不下，一方面也想到，要等李姐來了和她一起吃晚餐。

李姐沒有來，他的晚餐還沒有吃，有些飯店已經在洗刷關門收檔了。他唯有走向夜食攤，夜市攤離車站隔一條街，那兒燈火通明，人潮湧湧，要吃什麼都有。

要吃飯嗎？也有。但，吃飯怕太飽，擔心夜裡發惡夢。他想了好一陣子，才坐進了一間茶室裏，茶室的外面有「肉骨茶」，有炒棵條，有雲吞麵。汪明就叫了一碟炒棵條，一碟炒棵條就等了二十分鐘。

吃到一半，一個女人走了過來問他：「這個位子有人坐嗎？」

他看了女人一眼，說：「沒有。」再看多女人一眼，發覺這女人長得不壞，女人被他看了兩下子，便在嘴角展出笑容來，還這麼說：

「周末晚，先生一個人呀？」

汪明的嘴裏塞滿了棵條，答不出話來，倒是聽她這麼說：「我也是一個人，悶得很！」

汪明把棵條吃完，又吸了幾口玻璃杯裡的咖啡水，才說：

「是呀！我家裡人都不住在這裏！」

「我也是！」她笑了笑，看了面前的男人一眼，想到了什麼的，帶點誇張似的聲調問：「先生貴姓？」

「我姓汪！」汪明用手巾抹了抹嘴，反問她：「妳呢？」

「我叫伍燕莉，不是胡燕妮！」她咧着嘴笑，兩排牙齒白燦燦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牙！

汪明本來想吃完了炒棵條就走，却沒想到被自稱伍燕莉的女人挽留着，說大家交個朋友，看她吃，陪她講話，汪明覺得這個女人也不壞，長得挺漂亮的，就覺得奇怪的是漂亮的的女人怎會在週末的晚上單獨逛街單獨進茶室叫東西吃呢？

汪明替她付了賬，不多，對一個男人來講是應該的，起碼在女人眼中他不是吝嗇的男人。以前和李姐一同上街，進電影院都是她付錢，他沒有錢，李姐把錢塞在他的手裡，叫他買票，叫他付賬，這樣才像個男人。

「要不要陪我走走，」伍燕莉說：「只是走走，這條街挺熱鬧的！」

「好！」汪明說好的時候，就想到了李姐，不曉得李姐有沒有到他住的地方找他，要是有，李姐一定會等得很心急，今天房東又到外埠去了，一定不得其門而入。



李姐卅四歲，他只有廿八歲。看上去，李姐和他的年齡差不了多少，一點也不老。她是一名孤兒，是汪明祖父的養女，汪明的媽是她的姐姐，照理說：汪明叫李姐應該叫阿姨，可是，在小時候，家裡人大大小小都叫她李姐，她的腿長，身體很結實，走起路來又像男子，不稱呼她為姐，就會被人以為她是男孩子；從小叫慣了李姐，改不了口。

汪明和伍燕莉走過了一排的水果檔，再走過一排店屋，店屋之後是一條橫巷，燈光也沒有走過的地方那麼閃亮，人亦稀少，伍燕莉側臉望了汪明一眼，問他：

「你知道我是做什麼工作的嗎？」

汪明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說她像高級職員嗎？不像。說她是當教師的？也不像。是百貨商店的售貨員！看她口齒伶俐，為人大方，他就不好意思的說：

「店員！」

她笑了起來，問他：「那一種店員？」

汪明做了個揣想的款樣，用手在腦上敲了敲：「超級市場的售貨員！」

「售貨員算是服務生嗎？」她問，在靜的街道上，她的聲音特別亮，她的眼睛也特別亮。

「算，為顧客服務，當然算！」汪明一直都覺得自己的口才十分差，眼前這個女人彷彿在考自己。李姐就說過：「你的口才不好，千萬別到街邊去做生意，開間裁縫店，阿姐支持你！」開裁縫店沒有開成，父母親在一次車禍裡喪生，那年，他只有

二十歲，那個家就這樣散了，年老的祖父多病痛，在醫院裡躺了半年才逝世。李姐替人打家庭工，而他就離鄉別井的來了吉隆坡，一呆就是八、九年。李姐一年來看他一次或是兩次，每次來都問他：「有了女朋友嗎？」

他想：要是身邊這個女人適合的話，是可以做他的女朋友。

「告訴你，汪先生，我是為寂寞的男人服務的。」她把話說完，一隻手便勾了過來，勾在汪明的臂彎裏：「你今晚陪我好不好？我只收你八十元，怎麼樣？」

汪明忙把她勾搭過來的手臂撥開，口裏像是塞住了什麼東西似的，哎唔的說一句：「我已經有女人了！」又矯正着：「我家裡有女人了！」

「家裡有女人有什麼要緊，」她用手指掠了掠他的手心：「每個女人都不同的！」

汪明假裝看手腕上的錶，看了就說：「很夜了，我家裡女人在等着我！」

「你家裡會有女人等你？騙鬼！」她把聲量放低：「告訴你，把你身上的錢及手錶都拿來，要不然我要高叫非禮。」

汪明自認是「遇人不淑」，要是在車站接到李姐，情形就不一樣了！非常懊喪的，走在寂寞的街燈下，街燈與他一樣的寂寞，夜涼了，夜靜了，走着，走在回返住處的路上，遠遠的他看到家的門前站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的身段很似李姐，他三步並兩步的走上前去。

笑

* 郝毅民



星期五，早晨六點半鐘，陽光無力地照進窗來，有幾分灰灰之色。從窗口望出去，天空平展着一層薄雲，沒有波動也沒有堆垛，把陽光罩着，太陽在掙扎着放光。

天，灰灰的，氣溫也有點涼，這反常的六月天，穿什麼衣服呢？明日週末，星期五是個煩惱的日子。

宛一定看出來我的游移不定，就指揮若定的說道：「穿這件淺咖啡色襯衣，配上我剛給你買的那條長褲，比襯衫色深一點，下樓去把我上個月給你買來的行路鞋穿上，今天不必打領帶了。」

我心裡在反駁着她的話——穿這麼個一身新，成個什麼樣子？轉而一想：誰要你自己不去買，活該聽人擺佈！我照着指令一一地穿着了。心頭上總還有點餘怨未消，尋思中忽然記起有位心理治療家曾經說過：「人生足以自我享受之事實在很少，而穿新衣可以算是一條。」我對着鏡裡的白髮，多紋的面色，一身咖啡色的衣着，覺得也滿好的嘛。

「這樣就好，看什麼？」宛在一邊代為肯定一切。

提起公事包，跨出門去，過小街上大道，通過交通燈，先向小店買一份紐約時報，登上長島火車的B站台，離上車時間還有八分鐘，這時候站台上約有五六十個候車人。男女老幼，白色的多，黃色的少，都是鄰里常見的，只是很少攀談，本來嘛，有什麼好談的呢？都得留着點精神去扮演一日的角色，此時此地，彼此都是過客。一個手式，一聲哈囉也就夠了。

談笑之聲也不時有的，往往出自那些單身的男女青年人。他們舞弄着肢體，也騁馳着心神。

火車到站，開門、上車、

尋座、鈴聲響、紅燈閉、車開，在車廂過道的兩側，一陣熟悉的面孔從視野中滑過，有些像老豆腐，白又乾，推測總有風霜二十年的資歷，有些像宣威火腿，黑而多油，只怕是少數中的大幸者。有些像長毛猴，鬚髮都長，只一雙瞪瞪的眼，浮在空際，女性同車總是多采多姿的，一般上衣著入時，修飾明麗，其中也有些大約起身遲趕得急的士女，就把車廂當作閨閣，舉着小鏡化起裝來，裝睫毛的、敷脂粉的、卷頭髮的、畫口唇的，儀態萬方，這各種動作中以畫口紅最為出色：海口大張，一手執鏡，一手唇膏，橫掃細描，顧影自評，良久才能定裝，其自信之強真是旁若無人，左右乘客，無不肅然危坐，不敢細顧。

坐下來翻翻今天時報，POPE訪問波蘭照片見第一版，兩個字母「B·S.」從我腦際一閃而過。再看新聞摘要：除報導POPE還有老俄要佐浸夫集政黨大權於一身，軍火競賽，TWA 飛台灣………「他媽的」捲起報紙，閉目養神。

今天坐在我左手邊的是一位老豆腐臉色的老者，手裡拿着一份小報，低頭看，已見着周公了。

車過法拉盛大街後不再停站，車上靜寂，車上的人們好似戰壕裡等待衝鋒的僕傭兵，在為生存作準備撕殺，我也照例地把閒雜念頭清除思慮之外，來設想一下今天到工地時可能發生的情節，作個預想設計，這一想可糟了，昨晚本該去參加一個交誼會的，後來不知怎的忽然改變了主意，決定不去，一直回家去了，這種事很可能成為今日的話題，必要事先推敲一下子——用笑臉，說聲對不起………不！捏個理由，說聲不得已………也不好

………直接了當，說我就是不想去………都不太好………管他的，也許根本沒人問。

一路上車行廿五分鐘，思想思想，戴上墨鏡隱藏起眼神也減輕心神的壓力，木然而坐，身在人群之中，人過孤獨生活，這豈不是“Privacy”？

到總站，下車，登梯，左彎，右拐，向大街走去。耳中充滿了腳步聲，沙沙的，咯咯的，冬冬的，組成一種特別的音響，沉重又單調。我自己的兩足也參加在裡面，爭路，閃身，只見衣身不見人。

出站之前，先要左轉進入車站市場的通道，終廿米處再右轉走向電拉階梯，然後才到市街大道。

正在衆人急步向前的當兒，一轉右，魔術般的一個小小的人影獨自冲着人群走來，它太小了，只不過一尺多高。

這一瞬之間衆行人好似一架快速攝影機忽然在一個鏡頭上停止下來，有幾個急步行人已冲過了這小身影，兩足前後定住轉頭回看，眼睜口張，還有未曾冲過去的這一些人，一下子都在各自的步度上停下來，低下頭去看，走在我左前兩步的一位成年婦女，貓下腰，一臉笑容，柔聲的問道：“Hi, dear, where is your mami”？

這孩子轉頭向她望望，一臉天真，繼續邁步。「至多兩歲吧……」我猜。

「啊！迷失的孩子！」有人在判斷。

“Jean, come up”一聲清脆的呼喚，從二十米轉角處發來，一陣輕輕的緩息，全場似乎明亮起來了。我目光所及，原來這一群趕着上工的人們臉上同時綻開了笑，快慰的笑，我也笑了。

豆仔

*狂風沙

天才懵懵亮，豆仔就一骨碌的爬起來，一人怔忡的坐在梳妝台前，雙眼直楞楞瞪着鏡裡蒼白的自己出神。她一動也不動，像座木雕般的坐了好一會兒，才見她雙手撫摸着臉，輕聲的嘆起氣來。她覺得自己一點都不美——濃眉，大眼，闊嘴，塌鼻子，而令她恨得牙痒痒的還是那就是用厚粉抹也掩蓋不了的一臉雀斑加大紅豆。她能不自慚形拙的哀傷起來嗎？

「相親嘛，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七早八早就粧扮啦？要不要我把房裡那些粉啦，嘴唇膏啦，香水啦，通通給你搬過來？都是名牌貨呢！」她的妹妹，鳳仔，醒來見豆仔失魂落魄的忘了保水給她洗臉。於是挺着大肚子站在房門檻上冷言冷語起來。

豆仔沒理會她，她受這個寶貝妹妹的氣也受了快三十年了，早就慣了。她處處被鳳仔踩在脚下是她那偏心的守寡媽媽一手造成的。在她很小的時候，她就知道鳳仔和她是天一個，地一個，根本就沒得好比！自小到大，不管吃的，穿的，玩的，鳳仔那樣不比她好上幾倍？媽媽總愛用警告語氣對她說：「鳳仔身子不好，你這個做姐姐的可不要跟她爭啊！要讓她啊！知道嗎？」就這樣的，她這個做姐姐的連唸書識

字的機會也拱手讓給妹妹了。鳳仔聰明伶俐，唸書又用功，自小口齒笨拙，不善言辭的她也沒話好說；可是鳳仔因唸到書而看不起她，把她當佣人般的呼來喝去，那是她所深感不滿的。然而不滿又怎樣？鳳仔中學畢業後在一間律師樓找到了一份優差後就更加目中無人了。她媽媽那時已病得不能替人幫佣了，而她替人打掃，洗衣得來的工資還不夠她媽媽看病吃藥呢！於是會賺錢的妹妹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一家之主了。

「等下見到人家不要苦口苦臉才好！像你現在這樣子，不把人家嚇壞才怪！」臨上班，鳳仔探頭進來，用教訓口氣對仍在發呆的豆仔說。

「要不是你，我還不考慮嫁人呢！」豆仔心想。她打從媽媽去世那天起就不打算嫁人了，決心跟妹妹相依為命的過一生。她不敢忘記媽媽臨終時，千吩咐萬吩咐她照顧妹妹一生的那番話。鳳仔天生殘疾，是個左腳比右腳短的跛子，加上她生性孤僻，自卑感重，她以為她一輩子都不會嫁人的了。誰又料到媽媽逝世還不到一年，鳳仔這個對男人正眼也不瞧一眼，而男人多看她一眼也會被她罵到狗血淋頭的怪人竟春心大動，愛上了一個在西馬

有妻室的中年廚師。妹妹心甘情願的做了人家的小老婆，她雖臉上無光，但也沒半句怨言，她氣不過的是她竟商量都不商量就把那男人招了回來！那男人來了後，鳳仔對她更加不客氣了，嫌她碍手碍腳吧，那天她只不過頂撞她幾句，她竟惡死騰騰的把媽媽留下來的手飾箱從床底下搬了出來，叫嚷着要跟她分家。她知道鳳仔逼她搬走是遲早的問題。

豆仔恍恍惚惚的記不起自己一個早上究竟忙了些什麼，十二點月嬌到來時，她還沒穿戴整齊。月嬌是豆仔唯一能推心置腹的知己朋友。當豆仔還在猶疑要不要接受媒婆肥婆嬌的一番「好意」時，月嬌極力的從湧她不妨去看看。月嬌一直以來都很同情她的遭遇，不時的鼓勵她勇敢的站起來反抗她那無可理喻的妹妹。現在豆仔有了個或許可以衝出困境的機會，她怎不替她高興呢？為了替豆仔壯胆，她還自告奮勇的請了半天假來陪豆仔去赴約呢。

豆仔問月嬌她該不該打扮得隆重些，月嬌笑道：「又不是做新娘子，隨便打扮下不是可以囉！」於是她穿了套新年才穿過一次的水紅色衫褲，臉上稍為塗些粉就算了。

十二點半肥婆嬌果然按時到來。駕車的是她兒子阿正。

那個要跟她相親的連樹根還是阿正的好朋友呢。當肥婆嬌第一次來向她游說時，她心中好生疑惑。她想肥婆嬌是個出了名自私自利的小人，要是那人正如她所說的那般好，為何她不撮合他跟她那嫁不出去的女兒？後來她才打聽到原來那人對肥婆嬌的女兒不感興趣，心裡喜歡的却是她。據說那人對她早有意思，只是苦無人搭路罷了。她聽後心裡着實動盪了一下，她想破腦袋也無法想像出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而他又在那裡見過她。

剛踏入「東馬大酒店」，還沒適應裡面的燈光，豆仔就見一團灰影迅速的向她撲來。直覺告訴她，他就是她要見的連樹根！有幾秒鐘，豆仔驚嚇得整個人僵硬了起來。還好肥婆嬌及時從旁閃出，肥胖碩大的身軀擋在他和她之間。

「豆仔啊，他就是連先生了！」肥婆嬌親暱的拉着她冷冰的手，尖聲嬌氣的把身前一個大約四十開外，身材矮小的男人介紹給她認識。豆仔害臊的垂下頭，臉蛋熱熱的一直蔓延到耳根後。他就是那個在她平靜心湖裡激起一陣漣漪的連樹根？她還沒看清那人的模樣就被衆人前呼後擁的推到一旁。

那連樹根殷勤的把衆人招呼的十分周到。豆仔覺得他不像是個肥婆嬌所形容的山芭老實人，若說他是個很會交際應酬的生意人那倒也很相似。從來沒被人侍候過的豆仔，忸怩的坐在由他拉給她的椅子上，接過他遞來的餐巾才定下心來偷偷望了他幾眼。他給她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有一雙像老鼠般機靈的小眼睛，滴溜溜的直轉

着，使她感到一陣的不舒服；他的鼻子又紅又大的，給她一種滑稽的感覺；而他那鑲滿金牙的大嘴巴，不停的在動着，不時傳出一陣陣臭氣來，使她噁心不已。她的心突然變得好沉好重。

進餐時，豆仔一直沒自動的讓連樹根殷勤的夾了好多菜給她，還問了她好些話，見她答得含糊笨拙也沒再難為她。她聽他在她身旁談笑風生，聲音響亮如鑼的，把她耳膜震得陣陣生痛的，很是討厭。她最不能忍受的還是他口裡不斷噴出來的烟霧，使她聞得頭昏昏的。

吃完飯，那連樹根和阿正一杯杯的對飲起黑狗啤來。酒酣耳熱的他們，口沫橫飛的東拉西扯起來，好像忘了身旁還有個豆仔似的。肥婆嬌見那兩個酒鬼有酒喝就把正經事擱在一邊，也不好意思的咧着嘴，有一搭沒一搭的跟豆仔胡扯起來。月嬌是陪豆仔來的，見豆仔心事重重的緊咬着嘴，也懶得開口了。

分手時，連樹根滿口酒味的嚷着要送豆仔回家，豆仔却藉口跟月嬌逛街買東西的婉絕了。別了肥婆嬌他們，豆仔垂着頭默默的走了一段路，才若有所思的抬起頭來對不時拿眼看她的月嬌說：「我想去龍山廟求支籤，你陪我去，好嗎？」月嬌若有所悟的點點頭，眼睛充滿瞭解的望了望愁眉重鎖的豆仔。

在廟裡，豆仔虔誠的一口氣拜完廟裡所供的大小菩薩，因為她聽人家說，只有這樣求來的籤才特別靈驗的。之後，她跪在神壇前，口裡唸唸有詞的上下搖動手裡的籤筒。十多

天了，她心裡無時無刻不是亂烘烘的。她知道她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她今天非結束這場使她苦惱萬分的心裡掙扎不可！神啊，神啊！她反反覆覆的祈求着，指我一條明路吧！我實在不知該怎樣才對啊………

拾起所求得的籤，豆仔恭恭敬敬的遞給坐在一旁的老廟祝。老廟祝忙戴起老花眼鏡，輕聲的唸起籤中的詩句來。唸着唸着，老人驀地抬起頭來問豆仔道：「小姐可是求婚姻的？」豆仔臉色凝重的點點頭。那老人聽後微蹙起眉來說：「小姐，這可是支下下籤啊！」豆仔聽後似乎鬆了一口氣，臉上神色也在這瞬間緩和了起來。她也沒等那嘮里嘮叨的老廟祝把籤解完就放下個紅包，拉了月嬌就走。

回到家裡，豆仔提也不提下午相親的事，只默默的做她的家務，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然而，鳳仔有雙能看進人心裡去的尖銳眼睛，她只瞪了她幾眼就知道事情沒有結果了。

「我看妳呀，還是少嫌人家的好！看看妳自己，什麼貨色了？想嫁明星啊？」

鳳仔刻薄的話像刀般的刺進豆仔的心。她仍粒聲不出，雖然她氣得胸口隱隱作痛。她心裡忍不住哭道：「鳳仔啊鳳仔！妳不要這樣迫我好嗎？只要妳不趕我走，我甘願像照顧妳般的照顧妳將出生的嬰孩！啊，鳳仔，妳是我唯一的親人，妳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讓我也分享下做母親的樂趣，好嗎？」

她已拿定了主意，鳳仔怎擋她，她也不走的了。



*楚楓

早餐桌上

這只是好多個早晨的一個早晨。

我親愛的家人，都在餐桌
上。

◆ ◆ ◆
祖母還是老樣子，長長的頭髮整齊的梳成一個髮髻，一件褪色的上衣和一件沙籠，就自然而然撐著一個老祖宗的形象。只是那一隻右腿已經把她給折磨了一整年了。年輕的時候，那雙腳常常浸在水裡，年老後風濕病就發作了。打針吃藥住醫院，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只是移動就諸多不方便。所以，常常一個人坐在房裡，對著窗外的香蕉樹葉，遙想當年。有人來探望就一件一件細數起來。她最高興的是大家由外地回來團聚。

還是替她哀傷的。年輕的時候勞碌過，結了婚，做填房，祖父早死，留下她養育七個

孩子。到了這個享福年齡，却不能快樂過日子。有時候，悶得發慌，就會罵人。

◆ ◆ ◆
爸爸的右手握著筷子吃長長的麵線，左手的食指與中指夾著煙。

爸爸的一雙手，粗肥黝黑，那是一雙浸在水裡的手。有時候，他也會向媽媽喊酸痛。中醫介紹他喝中國酒，我們只好讓他喝；至於煙就常常要他戒掉。

小時候，他的手常牽著我的手，大姆指一邊撫著我的小手。他用電單車載我去兜風去看電影，在夜裡常怕我坐在後面睡去而忘了抱住他。我緊緊的抱住他的大腰，把整個身子貼在他背後。他時時伸伸摸摸我的手，一邊講話提醒我別睡去。好久好久，已忘了那雙手的感覺。我高中的時候，他還

會摸摸我的頭。現在，恐怕要拍我的肩膀的機會都少了。

爸爸是可以放慢生活的拍子了。

◆ ◆ ◆
媽媽的眼睛，越來越壞了，連吃早餐都不能不掛著眼鏡。

日日夜夜，她對著針線，一針一針細細的綉花，經年累月，把眼睛給累壞了。記得有一回，還趕出病來。

曾有一段日子，那一雙眼睛是一雙淚睛。那時候，爸爸失業，大哥二哥要升學，到處向人借錢，可是一提出話口，媽媽的淚就簌簌落下來。

我們欠她，比欠爸爸更多。

我凝望著她，她望著我。那是一雙美麗慈愛的眼睛。

◆ ◆ ◆
大哥這一次回來不再出遠

門了。他還是像從前一樣好打球。

他不喜歡教書，他喜歡做工程師，但是當年家的重擔教他選擇了教書。不覺也教了六年。如今，總算可以回來一起住了。

這一個早上，我還聽到了一個喜訊，九月大哥要結婚了。戀愛了八年，一直沒機會，這回有情人終成眷屬了。

有這麼一個大哥，我才有今天。

二哥轉行了。這些年，他在努力突破自己。皇天不負有心人。他不再像從前那麼悲觀了。我唸高中的生活費，都是他資助的。而他從不提起過，他最高興的事莫過於看著我大學畢業。這早餐他特別好胃口。

我想，這是我報答他的時候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

大姐坐在我對面，忙著應付頑皮的孩子。她終於做了媽媽。那一身打扮，掩不住一個成熟美麗的媽媽的形象。

她的命運，比較坎坷。沒有機會上中學，二十二歲嫁人。姐夫事業不穩，常常出現危機。姐姐只有重新做個職業婦女。孩子給媽媽看顧，給我們這些姨姨舅舅寵壞了。

我帶著畢業的榮譽歸來。爲的是看看一個一個我親愛的人。爲的是告訴他們一句三年前就等著聽的話。我畢業了。真的畢業了。

畢業對我是一個重大的意義，媽媽可以放下針線做個全職的家庭主婦，爸爸可以做半退休，家裡也可減少負擔。我可以給家添置一架冰箱，一架風扇。我可以買最好的紗籠給祖母。可以買好酒給爸爸。可以買一個真皮的手提袋給媽媽。可以買一雙名牌球鞋給大哥。可以買一只手錶給二哥。可以買姐姐夢寐以求的一雙皮鞋。可以買妹妹鍾意的一套運動衣。可以給小外甥買一輛小腳車。

總之，爸爸媽媽可以重新疊起當年碎了的環遊世界的願望。

吃著這一份特別早餐，我就是這樣想着。

妹妹坐在我右邊。想不到她也從怡保的學院回來。

妹妹是老樣子，只吃一點點米粉，怕胖了不好看。我是很疼她的。只是她不再留著長辮子了。

明年妹妹也可以正式教書了。媽媽又可以吐一口氣了。家裡又多了一個教師。我們終於有機會讓未來的下一代活在書香裡。那是我們曾經沒有過的。

這個早餐吃得特別愉快，媽媽親自煮的麵線湯特別好吃。大家有說有笑。換著三年前，這景象只是一個漂浮的夢幻。如今，媽媽都能閒暇下廚房，對著未來充滿希望，像媽媽臉上在這美麗的早晨洋溢着的幸福感一樣。

在這餐桌上，我看了一幅歲月的畫，深深印在這一座屋裡。

*凡夜

點燈，只爲尋訪
生命中最雄偉的樹
最嬌艷的花在記憶裏輕輕
綻放，一顆心竟是一座森林
黑幽幽的盡是樹蔭與花影

舊路迢迢，靜寂如冰冷的
夜，悄悄佈下漫天的驚怕
不安地左轉右彎
步步皆是錯覺，驚心
風聲吹過疑是異獸來襲
一脚滑溜錯當落下陷阱
無窮無盡的陌生與熟悉
迤邐而去

一顆心是一座森林
燃起心燈
一路的快樂與不快樂
依然溫暖的沉澱或迅速
跳動

心是一座森林

原諒自己？易事耳

*高克毅

人類共同的弱點之一，便是嚴於待人，寬於待己。換句話來說，便是對別人吹毛求疵要求多多；而對自己，却是十分縱容，會懂得說：「做人怎能十全十美的呢？」或者是：「誰不會做錯事？」然後便心安理得的繼續厚着臉皮佔着地球的一角。

誠然，凡人都會做錯事，凡人都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可是我們却不能以此為藉口，把做人的標準訂得太低。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太過容易原諒自己，受害的不僅是本身，同時還牽涉到有關的人。試想想，倘若一名土木工程師或醫生抱着「誰不會做錯事？」的心理來看待他的職業，將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換作是一名司機或機師，他的責任亦一樣重大。推而廣之，不論我們做的是否人命關天的工作，都要以最高的專業精神來看待它，盡量把它做得盡善盡美。如果你連份內的工作都做不好，那還是改行算了，免得誤盡蒼生。

今天區區在這裡發這麼大的牢騷，其實亦是有感而發。我們都聽過「寫而優則編」這句話吧？說實在的，如果做編輯的自己都寫不好，又怎會有足夠的資格去批稿改稿呢？我們凡看報章雜誌（不論是何種語文）徵聘編輯的廣告，一定註明應徵者必須擁有良好的寫作能力為先決條件。所以，編輯要會寫，是最低的要求之一。但是怪事就在此出現了。原來最近有某「傑出女性」編輯，竟然白紙黑字的說自己不是寫作人才，所以寫得不好，請讀者多多包涵云云。單從此句「坦白的告白」，其主編的刊物水準如何，我們可以心知肚明矣。

最過癮的事

*談如眉

小時候，最過癮的事，莫若於在下午放學後，向在學校附近擺賣的印度人占鑄檔，買一碗又冷又甜又香的占鑄，就那麼站在烈陽下，稀哩呼嚕的喝下去。或者是手裡拿着個撒上紅糖水沙示水的冰團，一路走一路不停的吮吸，把十根小小的手指凍得又紅又白。「啊」，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而現在，單是口腹的滿足已不能被我列入為最過癮的事了。為什麼？沒有為什麼的，因為我已經是一個青年，而且不只是青年而已，還是一名熱情澎湃的文藝青年哪！自從「升級」做文藝青年以後，我發覺自己做人做得十分興頭。而且除了我以外，我還「發掘」到在我居住的這個小山城，還有幾個年齡與興趣和我相仿的「文友」。我們聚在一起時，便會言不及義的談文說藝。但是天可憐見，我們其實都懂得不多，因為小地方沒書可買，又無圖書館可借書看，文學知識是如此的貧乏，但我們却認為自己已懂得很多。原因是，我們還沒有看到天堂，或地獄，所以鎖目躲在小圈子裡大作空談。

最令我們興奮的時候，就是距離我們小山城約有一百哩的大城市有些甚麼「文藝活動」。不論那些文藝活動是研討會、座談會、朗誦會、或是「排排坐，喫果果」的月光會，都會想盡辦法的趕去參加。能見到那些「知名」的文藝青年、文藝中年以及文藝老年，不管我們是否有機會上前攀談，向他們討教寫作心得，已足夠令我們感到「朝聞道，夕死可矣」了。回來蜗居後，我們幾個文友，又大有口水多過茶的材料了。有沒有創作又有甚麼關係，單是談，已經教人心癢難耐了。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最過癮的一件事。

*科幻小說選譯

霧號

* Ray Bradbury (美)作
*胡大浮譯

每天晚上，我們都在去岸相當遠的冷水中等着霧來。等到霧來了，就替黃銅機器上油，並且點亮石塔內的霧燈。我和麥敦，就像蒼穹中的兩隻鳥，開亮紅、白，跟着又是紅的探照燈，尋找海上落單的船隻。即使那些船看不見我們的燈光，却總會聽見我們的聲音：霧號低沉的呼喚。那聲音抖破濃霧，嚇得鷗群似擲散的撲克牌般飛開，海浪也因而翻高、咆哮。

「這兒的生活很單調。不過，你習慣了吧？」麥敦問道。

「習慣了，」我說道。「謝天謝地，你是聊天的好對象。」

「對了，明天該你上岸了，」他笑道。「你可以和姐兒跳跳舞，喝喝薑酒啦。」

「留你一個人在這裡。麥敦，你會想些什麼？」

「海洋的奧秘。」麥敦點上煙斗。時間是七點一刻，十一月裡某個寒冷的黃昏。暖氣開着，探照燈擺着長尾，掃向四面八方。霧號在石塔的頂端嗡嗡作響。離岸百哩的地方，一個城鎮也沒有，只得一條大路孤單單的穿過荒野來到海邊。路上有數輛車子；而海岸離我們的石塔有兩哩長遠，沿途船隻稀少。

「海的奧秘，」麥敦若有所思的說道。「你知道吧，海洋像雪片那樣向來是最大、最可怕的。不時翻捲出成千上萬的形狀和顏色，沒有一種是一樣的。很怪。很多年前，有一晚，所有的魚都在那邊的海面上浮現出來。當時只有我一人在這裡。某種力量使那些魚游到這灣來，伏在那兒，好像在發抖，並且抬頭看着掃過身上的燈光，一下紅一下白、一下紅一下白。藉着燈光我可以看見那些魚奇異的眼睛。我全身發冷。那些眼睛就像巨大的孔雀尾巴，在外面那邊移來移去，一直到半夜。然後，一點聲息也沒有的溜走了。成千上萬的魚一下子都不見了。我常想，從某方面來看，那些魚不辭千里而來，可能是來朝拜。很怪。不過，想想看，這座海拔七十呎高，不時閃爍着『神光』的塔，在魚群看來是怎麼一回事。何況還有塔內發出的怪聲在呼叫。那些魚沒再來過。但你不覺得嗎，那些魚以為是神在顯靈呢。」

我望着外頭不着邊際，不知延伸到何處的灰蒼海面，感到毛骨悚然。

「哦，漲潮了。」麥敦不安的噴着煙，不停的眨眼。一整天他都很不安，却沒說出為什麼。「儘管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機器和潛水艇，想踏上陷落在海底裡的陸塊——也就是神話王國着落的地方，領教什麼是真正的恐懼，還得等上一萬個世紀呢。想想看，海底下的王國還停留在紀元前三十萬年的時代。當我們吹着喇叭到處遊行、推翻彼此的王朝、互相砍殺人頭的時候，那些王國的人民在深十二哩的冷水中，過着和宇宙剛創造時一樣原始的日子。」

「喔，那的確是個古老的世界。」

「來，有件奇特的事一直瞞着你沒說。」

我們談着談着，慢慢的登上八十級的梯階。到了頂端，麥敦關掉室內的燈，玻璃窗因此

不會反光。像隻大眼的探照燈在上過油的承口中暢快的轉動着，嗡嗡作響。霧號沉穩的發出叫聲，每十五秒一遍。

「聽起來很像野獸的叫聲，是不是？」麥敦自顧自的點頭。「像一隻寂寞的大野獸在夜裡哭泣。在這裡坐了快十億年，對着深不見底的海不住的叫喊：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在這裡。而海底呢，真的會回答。真的會。阿強，你來這裡也有三個月了，最好先有個心理準備。每一年，差不多是這個時候，會有某種東西來看這座塔。」他說道，一面留心的看着夜色和霧。

「像你說過的魚群？」

「不是，是別的東西。我一直沒說出來，是擔心你會認為我精神錯亂。不過，今晚不說也不行了。要是我去年在日曆上所做的記號，沒出差錯的話，今晚就是他來的時候。我不用多說，你自己等着看好了。那邊坐。要是你害怕的話，明天可以收拾收拾你的衣物，乘汽船上岸，領了岬頂上那碼頭附近的車子，開回內陸小鎮，繼續過夜晚有燈火相伴的日子。我不會多問也不會怪你的。自從那件事發生到今天，也有三年了。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一起証實真假。你等着看吧。」

半個小時過去了，我們之間只有一兩句低語。等得累了，麥敦開始告訴我他的看法。他對霧號自有一套理論。

「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個人漫步走來，面對着唏哩嘩啦的海洋，站在寒冷又沒有陽光的岸上，說起話來。我們需要一種能夠超越海水的聲音來讓船隻提高警覺。由我來製造吧。我要製造這種像時間和霧一樣的聲音，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我要製造的聲音，像整晚都陪在身邊的空床，像門戶大開的空屋，像秋天裡沒有葉子的樹木。像鳥兒尖叫着南飛那樣的聲音，像十一月的風和海水拍打在硬冷的石塊上。我要製造這種絕無僅有的聲音，獨特得教人無法忽略，教聽者的靈魂啜泣，教在城外的人聽了覺得留在屋內較為安全，爐床也因此顯得更暖和。我要為自己製造這種聲音，這種儀器。大家都得稱之為霧號，讓聽見霧號的人領會永恒的無奈和生命的短促。」

霧號在響着。

「那則故事是我編的，」麥敦不動聲色的道。「用來解釋為什麼這東西每年都來看這座塔。我相信，是霧號在叫他，所以他來了……」

「可是——」我說道。

「噓——」麥敦說道。「在那邊！」他朝外面的大海點了點頭。

有隻東西正朝着燈塔游過來。

如我所說，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高塔不勝寒。探照燈的光來了又去，去了又來，還有穿透濃霧的霧號一聲接一聲的在呼喚。你無法看到遠處的東西，更別想看得清楚。深深的海水帶灰泥色，和往常一樣在夜空下平靜的起伏。這一頭是我們兩人孤守高塔中；那一頭的遠處，剛開始有一點漣漪，跟着是一個波浪，一個騰起，一個水泡沫。接着，冰冷的水面冒出一個頭，很大的頭、黑色的，有一雙巨大的眼睛，跟着出來的是脖子。再下來——不是身體——而是更長的脖子！頭頂在瘦長而美麗的脖子上，離水面有四十呎高。那時才得見他的身體，滴着水從海底浮現，像座由黑珊瑚和許多小貝類組成的小島。還有一條擺動着的尾巴。總而言之，我估計這頭巨獸，從頭到尾巴尖端，約有九十或一百呎長。

我不知道我說了什麼。我說過話。

「鎮定一點，老弟，鎮定一點。」麥敦小聲的說道。

「那是不可能的！」我說道。

「不，阿強，不可能的是我們。他和千萬年前的他一樣，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我們和這塊土地，我們才是不可能的。是我們啊！」

他以一種莊嚴、深沉的氣勢在遠方的冷水中緩緩游着。濃霧在他周圍忽隱忽現，偶爾遮去他的身形。一隻巨眼和我們的燈光相交，把時紅時白、時紅時白的光反射回來，就像一面高舉的圓盤，藉着原始的訊號傳送消息。他和籠罩着周圍的霧一樣的靜默。

「是恐龍類的一種！」我捉着樓梯的扶手蹲下。

「對，其中一族。」

「可是他們已經絕種了呀！」

「不，只是躲在海底裡罷了。在很深很深的海底裡。海底，不是很好的字眼嗎，阿強？很貼切，什麼都說盡了。世上所有的寒意、黑暗和深度都隱含其中。」

「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有我們的工作，不能走開。何況，留在這裡比乘船上岸來得安全。那東西和驅逐艦一樣龐大，行動也幾乎一樣的快。」

「可是這裡——為什麼他要來這裡？」

剎那間我得到了答案。

霧號響起。

巨獸揚聲回應。

越過百萬年的水和霧而來的叫聲。那麼痛苦、獨特的叫聲，震得我身心欲裂。巨獸對着燈塔叫。霧號響起。巨獸又大吼一聲。霧號響起。他張大長了巨牙的嘴，發出來的聲音和霧號一樣淒寂、空泛和飄渺。孤立、茫茫大海、寒夜、隔絕。那就是他的聲音。

「這下，你明白了吧，他來這裡的原因？」麥敦低聲問道。

我點點頭。

「阿強，一整年來，這隻可憐的東西一直躺在一千里外，可能有二十哩深的海底裡等待機會。這生物可能已有一百萬歲了。想想看，等了一百萬年，你能等那麼久嗎？也許他是族裡最後的一員。我多少相信那是真的。不管怎樣，在五年前，是陸上的人來這裡建這座燈塔，裝置霧號，並且讓霧號的聲音傳送到你的地盤。在那裡你終日埋頭大睡，或沉湎於舊日伙伴成群的記憶裡。可是眼前只有你一人。在全不屬於你的世界裡落了單，你只得躲藏起來。」

「而霧號的聲音來來去去，你在海底的爛泥裡不安起來。你睜開兩眼，那眼睛像相機的透鏡一樣。接着慢慢，慢慢的移動，因為海洋的重量都壓在你肩上。霧號透過千哩的水道而來，聲音微弱却熟悉。於是你的胸腹中的爐火燃起，你又開始慢慢，慢慢的上升。途中你吃大量的鱈和鰯，成河的海哲。你度過秋分慢慢的上升：開始起霧的九月到霧更濃的十月；而霧號還在呼喚著你。跟着到了十一月尾。經過一天又一天的努力，每小時升高幾呎，你漸漸接近水面，並且還好好的活着。你得慢慢的行動。如果一下子浮出水面，你會爆炸。因此你花三個月的時間浮出水面，然後再花幾天的時間游過冰冷的海水來這燈塔前。你到了，阿強，萬物中最龐大、最可怕的巨獸，就在外面那邊，在夜色裡。眼前就是不停的叫你的燈塔，它有和你一樣的長脖子，從水中向上豎立；有和你一樣的身體。還有，最重要的是，和你一樣的聲音。現在你明白了吧，阿強，明白了吧？」

霧號在響。

巨獸揚聲回應。

我都看到了，都明白了。孤單單的等了百萬年，就為等那一直不曾回來的伙伴回來。在海底裡孤單單的枯守了百萬年，那裡的時光發了狂似的停滯不前。另一方面，天空中再不見兩棲鳥，陸上的沼澤也乾涸了，樹叢的日子已去，都沉到柏油坑裡去了。而人類散佈在山上，像白蟻一樣繁多。

霧號在響。

「去年，這生物一整晚繞呀繞的游着，不敢靠得太近。我敢說，是不知該怎麼辦。可能是害怕，也有一點氣惱，因為千里迢迢的趕來。第二天，出乎意料的，霧散了，太陽氣息清新的出來了，天空蔚藍得像一幅畫。在陽光下和一片寂靜中，這巨獸游走了，沒再來過。我猜他為那件事已沉思了一整年了，不住的左思右想。」

眼前的巨獸不過在百碼外，和霧號互相呼應。探照燈的光照到他的眼睛，看來像火又像冰，像火又像冰。

「對你來說，那就是一生。」麥敦說道。「每次都是這方苦苦等候沒有回來過的對方；每次都是這方的愛比對方的來得深厚。過了一段時日，你不管對方是什麼，一心只想把他毀掉。這樣一來，對方就不能再傷害你了。」

巨獸朝着石塔衝來。

「看看會出什麼事。」麥敦說道。

他把霧號關掉。

緊跟着的靜寂強烈得全在玻璃室內的我們可以聽見彼此的心跳聲，也可以聽見探照燈吱嘎吱嘎在轉動。

巨獸止步，僵在那裡。像燈籠一樣的大眼眨着，咀張得大大的，發出一種隆隆聲，像大山一樣。他的頭左右擺動，似乎在尋找消失於霧裡的聲音。他釘着燈塔，又隆隆的吼一聲，跟着眼睛冒火，豎起身體，拍着水衝向高塔，眼裡充滿氣惱的苦痛之色。

「麥敦！」我大叫起來。「開霧號！」

麥敦慌張的摸索着開關。可是霧號一開，巨獸也站了起來。我一眼瞥見他抓向高塔的大爪掌，蹠上的鱗片在如手指一般的爪指之間閃閃發光。巨大的右眼在痛苦的臉上閃爍，就在我面前，像極會令我尖叫着掉進去的大口釜。石塔開始搖晃。霧號在叫着，巨獸也叫。他抓住石塔的玻璃室咬嚼起來。玻璃碎片紛紛飛到我們身上。

麥敦一把捉住我的手臂。「樓下！」

石塔搖搖擺擺的抖動，開始倒塌。霧號和巨獸一起大吼。我們絆絆跌跌的下樓，幾乎是摔下去的。「快！」

到了底層，石塔正好向我們壓下來。我們赶快低頭從梯階下進入小小的石窖。石塊像兩點般落下來，震得天翻地覆。霧號突然噤聲。巨獸坍在石塔，塔倒下。我們跪在一起——我和麥敦，緊緊相抱——我們的天地爆炸了。

接着一切結束。除了黑暗和沖洗着碎石的海水，什麼都沒有了。

另一種聲音除外。

「聽，」麥敦悄悄的說道。「聽。」

我們等了一會，跟着我聽到了。起初像大真空管在吸氣，然後是哀淒、不解、淒涼的哭聲。他就扒在我們頭上，和地窖的間隔只有一塊石頭那麼厚。空氣裡瀰漫着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腥味，令人作嘔。巨獸喘着氣，哭號着。石塔不見了，燈光不見了，那越過百萬年的時光呼喚他的物體不見了。他張開咀發出響亮的聲音。霧號的聲音。一遍又一遍。海上的遠船，在找不到燈光、見不到任何東西的情況下，於當晚夜深時經過而聽到的話，必然會想：這就是了，淒涼的聲音，海灣中寂寞的號角。一切都安好，我們已經繞過海角了。

整個晚上就如此過去了。

第二天下午，救生員把我們從亂石下的地窖裡挖出來時，金色的太陽熱烘烘的照着。

「昨晚燈塔倒了。」麥敦一本正經的說道。「海浪的衝擊力太強，石塔承受不住就塌了。沒什麼好說的。」他捏捏我的手臂。

什麼痕跡都沒有。平靜的海洋、蔚藍的天空。只有覆蓋在亂石上和沿岸岩石上的綠色濃液，發出一種很濃，如海藻腥味般的惡臭。蒼蠅忙碌的飛來飛去。海水沖洗着海岸。

第二年，他們蓋了另一座燈塔。那時我已在小鎮內找到一份工作，有了太太和自己的家。家不大却很溫暖：門都上了鎖，煙窗噗噗的噴着煙，在秋夜裡散發着昏黃的光。至於麥敦，他成為新塔的主人。那塔是依據他的策劃，以鋼骨水泥蓋成。「以防萬一。」他說。

十一月時新塔正式落成。在一個暮色沉沉的黃昏裡，我獨自開了車下山。泊了車子，我望向灰暗的水面，聆聽遠處的新號角孤單的呼聲：一、二、三、四，每分鐘四遍。

巨獸呢？

沒再來過。

「已經離開了。」麥敦說道。「回到海底去了。他已經明白，在這世上，不能付出太多的愛。他已經回到最深的海底再等百萬年。唉，可憐的東西！等待又等待，等待又等待。人類却在這可憐的小行星上來去。他呢，等待又等待。」

我坐在車裡，聆聽着。看不到站在寂寥的海灣中的塔，也看不到燈光。只聽到號角又號角又號角。就像巨獸的叫聲。

我坐着，不知該說什麼。

一萬個世紀的孤寂

*費無極

黃永玉的《罐齋雜記》有一則寫恐龍，恐龍說：「我是你們神話中唯一的現實。」對布萊貝里來說，（霧號）裏的怪獸，也正是這樣一種現實的神話。

（霧號）是個不折不扣的愛情故事。布萊貝里要談的，並不是誰的愛情故事，而是愛情這種一百萬年來的東西。如果有一天愛情像恐龍一樣銷聲匿迹，那一定不是它本身的錯。而布萊貝里深明此理，他藉原始與悠遠的象徵來談一廂情願的單思戀情，而以科幻小說的形式來載道，十分不落俗套。事實上，（霧號）已是科幻文學中的經典作了。胡大浮的譯筆細膩，可見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而無回報的愛難免帶來毀滅性的悲劇。小說中人麥敦就說：「每次都是這方苦苦等候沒有回來過的對方，每次都是這方的愛比對方的來得深厚，過了一段時日，你不管對方是什麼，一心只想把他毀掉。這樣一來，對方就不能再傷害你了。」這個短篇的高潮便是麥敦開霧說後，巨獸站了起來，撲向他的「愛人」，「抓住了塔的玻璃室咀嚼起來」，他付出了太多的愛，得不到回報時，只有毀了愛的對象，像許多愛情悲劇那樣。我們固然不必首肯這種愛的舉動，作為讀者，怪獸背後的涵義與孤寂才顯然更有意義。

布萊貝里的這個短篇不無英國文學傳統的恐龍與深淵的影子，事實上，（霧號）裏的時空其實並未離（比爾武夫）的時空太遠，一百萬年過去了，可是「人類却在這可憐的小行星上來來去去」，天地間的一萬個世紀也許很長，可是在等待的恐龍眼中，說不定也只是瞬眼吧了。而一百萬年，比起一往情深來，也不算太悠渺，等待的人才等待又等待。只有在幻滅的時候，他才覺得受不了。

（霧號）像《華氏四五一》一樣，顯然不只是一篇純粹寫來娛人的科幻小說。布萊貝里藉一個怪獸在天地間的無情，領悟了這種辯証論的阿強（他在這個短篇中兼負聽者、讀者、與觀者之責），次年就成家了，「家不大却很溫暖」。麥敦也建好了新塔，可是儘管霧號依然，怪獸却不再來了。人世間的情不足信，而他心中的愛和影像已毀，不再有愛之後，他只剩下——一百萬年的孤寂了。我讀完了這篇小說，也不知該說什麼（布萊貝里的結尾是一種古典的解脫——或淨化——作用，把沉重的高潮帶下來），只好借阿諾德的話說：親愛的，讓我們彼此真誠——

因為我們雖然孤寂，却沒有一百萬年。

作者簡介 Ray Bradbury — 雷·布萊貝里

雷·布萊貝里，美國作家，擅寫科幻小說。生於一九二零年。

雷出於書香世家，祖先都是出版界人士。七歲時由於姑姑的引介，開始喜歡閱讀和寫作。後來更因為喜歡巴克·羅傑歷險記和泰山歷險記等故事而對未來世界充滿幻想和好奇心。

他認為科幻小說和幻想故事最能生動又活潑的表達出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問題。他喜歡藉這種形式表達自己對未來社會和哲學的看法。

電影也是雷的興趣之一。他曾替導演 John Huston 寫過《白鯨記》(*Moby Dick*)的腳本。雷自己的著作也曾搬上銀幕，如 *Fahrenheit 451* 和 *The Illustrated Man* 《紋身人》。他的心願是一年拍一部電影，因為電影具有挑戰性，而且也是最能發揮想像力的一種形式。

見過雷的人說他是個高大漂亮的傢伙，不像「往來於行星之間」的能手，而像足球隊員。 「霧號」取自作者的選集 *The Fog Horn*，1952年由 Harold Matson 公司出版。

半島的青春

年輕寫作者水興浪著，行文輕鬆活潑，屬散文文體。麻坡朋友出版社出版，列為「青春叢書」之一。每本訂價二元五角。

踏青散記

迅郎著，散文集，曙光出版社出版。每本訂價二元五角。

飛躍馬大校園

葉寧著，暢述馬大校園生涯，富生氣和趣味性，每本訂價四元正。

以上三書郵購處：朋友出版社（書籍代理部王綉曉）T.S. 18, Jalan Jabar, Pos Parit Jawa, Muar, Johor.

系列信待索

麻屬巴冬朋友出版社有鑑於華裔對閱讀不甚感興趣，故長期以來印發免費系列信，介紹馬華文藝作品，以期達到閱讀風氣普遍化的目標。

現在最新系列信已以柯式印刷印妥，歡迎愛書人仕索取，索取者須附回郵十五分郵票一枚，地址如下：朋友出版社 T.S. 18, Jalan Jabar, Pos Parit Jawa, Muar, Johor.

玻璃集

小黑著，散文集，厚 141 頁，售價馬幣五元，人間出版社出版。

郵購處：Penerbit Homo Mensura,
182, Jalan 5/46,
Petaling Jaya, Selangor.

•閒思錄•

四舅

四舅可以說是裕祿堂的賈寶玉。這當然是從地位的驕貴、身體的羸弱、家人的愛的中心而言，與兒女之情無關。因為他兼祧兩行，家財萬貫。四伯外公當家管事，他只有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他的命好，有兩個兒子。小的過繼到五伯外公那邊。他還有兩個女兒，大的我們叫曾姐姐。她是在她曾祖父母在世時出生的。小的我們叫細姐，在女子中學唸過初中，大概是裕祿堂中學歷最高的。在那個時代，功名早已廢止。要讀書都得進洋學堂。老一輩的人看那些洋學堂，可以說是不倫不類的。細姐可能是趕時髦，要讀書。她能夠讀到初中，真是不尋常。

四舅既然是有福氣的人，高堂健在，兒女雙全，他的生活便是如何享受這份福分。四伯外公到底見識得多，沒有讓四舅抽鴉片，就讓他諸事不宜的做一世的公子哥兒。他唯一的消遣是打牌。

湖南有種紙牌，叫做跑符。正寫的十個數目字，每字四張；小寫的十個數目字，每字四張；共八十張，再加一張換底。四個人成局，每次坐在莊家對面的那個人休息，有如洋人打橋牌。雖然只是廿個不同的類字，除了相連的三個字可以相聯，二、七、十三個數字是紅色的（其他都是黑色），也可相聯成一句。就因為二七十可以相聯，變化多端，完全要用心思計巧。可以說是鬥智的玩意，不完全是靠運氣。

我的媽媽很會玩這種紙牌，幾乎每場都贏，輸的時候不多。四舅可以說是以打牌為業，技術也極高明。還有一位六姑外婆，是位老寡婦，家境不壞，每天無所事事，專門打牌，日久成精。有他們這些高手在一起，等級不相上下，誰贏誰輸，便不是技術，而是全憑運氣了。因此，他們出來打牌，每人有些禁忌。如出門聽見烏鵲叫，路上遇到尼姑，都是不吉利的。我的媽媽打牌的確是逢場作戲，為了消遣。既無禁忌，也不在乎輸贏。假若她輸了，她會更慷慨。她說：既然有錢打牌去輸掉，正當的用途更應多花！諸如此類的看法，對我影響很大。

我的爸爸完全不同。不會打牌，又愛打牌；於是輸的時候多。不過他很有修養，輸了就沉默不言，決不亂發脾氣。牌品（打牌時的風格）牌德（輸錢照付，不賴賬）都好。我當然不相信我爸爸智力不高，所以不會打牌。只因他心急氣躁，不能冷靜思考，沒有耐性，又猶豫不決。賭場如戰場，必須知己知彼，當機立斷。他是一位軍官，很會打仗。

一裕祿堂人物之四一

舅

*黃潤岳

就他來說，戰場不如賭場。我從小就會玩各項賭博，唯有牌藝不精，有點像爸爸。記得在新加坡親戚學打潮州四色，一學就會，便可入局。只是如何算符就記不牢。每到和牌都得勞別人代算。我的表兄和我開玩笑話說：難怪你在中美英三國讀大學，都拿不到博士。看你多麼低能，連賭博士最容易，你都不及格。

爸爸雖好打牌，因為工作忙，偶爾才有一天閒空，親戚朋友來了，可湊成局，欣然為之。從不主動的約人來家開局。媽媽會打牌，却不好打牌。遇上三缺一的時候才上桌。爸爸或媽媽有時有事必須離開牌桌，為了牌不中斷，常常要我去頂替。我也會和過牌呢！我還有位楊姑外公，有空就想打牌。那時我那姑外婆煙賭俱全。家中專門有層設有煙榻，我們小孩們都有機會試一兩口。我吸過一兩次，實在是吸而不知其味。我媽媽胃病，姑外婆說：吸兩口就好了。媽媽笑而不答，連試都不敢試一口。姑外婆除了抽鴉片之外也好賭博。打牌不算賭博，打牌要花時間去思考，輸贏有一定的標準，玩多少局也有規定。賭博全憑運氣。賭骰子也好，賭天九牌也好，一開就見輸贏。各人可以隨意下注，也可以隨意離開。姑外婆不在自己家賭博，因為聞風而來者，既不便拒絕，賭鬼（好賭成疾）賭棍（職業賭徒）可能都會混進來。姑外婆他們的賭友，全是家境富有的閥太太，終日無事可做，只有靠煙賭消遣。有時她們竟包租一艘小汽船，繞着湘江中的水陸洲航行，在船上開燈抽煙，開局賭博。

楊姑外公因姑外婆不是躺在在鴉片煙榻上，就是外出賭博，他就只好找人打牌消遣。他來我家，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是想打牌了。他總是給我一毛錢，要我到裕祿堂去請四舅，順路請六姑外婆，一齊來我家打牌。家中的工人聽見有牌局就開心。打牌抽水便是作食用和賞給工人的。至於我，我袋中有一毛角，到了裕祿堂就不回家了。

四舅家沒有包車，有時坐人力車，有時他要走路。每次都由二表哥或三表哥陪着，他們是四舅的姪兒。六姑外婆一雙小腳，叫不到人力車就走路過來，沒有人陪，也就不用人陪了。

天氣熱一點，四舅來打牌，自己帶來毛巾和花露水。我們被蚊子咬到，就搽一點花露水，止癢消腫。澡堂餐館送熱毛巾給客人揩臉，也會加上一點花露水。但是決沒有一個男人經常用花露水的。原

來四舅一年到頭不洗澡，三伏天誰都會有汗臭，於是他就得用香水了。

為什麼不洗澡呢？據說是怕傷了元氣。最近讀袁叔頤的「我的父親袁世凱」，才知袁世凱也是「每年過年時洗一次澡以外，其餘的時間從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熱，汗自然流得很多，他却不自己洗澡」。從前那些人的一些想法，現在看來，真是荒謬。

四舅媽是一位典型的閑少奶奶。四伯外婆在當家，她整天只是談談笑笑。照拂小孩們一天吃三頓飯，便是她的工作。閒得無聊時，想些事來開心。她有一位閨房女友怕花虫菜虫，她便僱人抓一盒虫，當作點心送去。我知道有關她的事，只此一件，也可舉一反三了。

四舅如此保養，却是裕祿堂中身體最柔弱的。真是所謂買寶玉型。加上高度近視，除掉眼鏡，伸手不見五指，更顯出他的軟弱。他沒有染上煙癮，已是大幸。從前那些有錢人家，害怕兒子出去學壞。多在十多歲時給他收一房媳婦，然後叫他抽鴉片煙。於是留連在煙榻上，甚麼都不想了。抽煙抽不窮家當。如果學會逛嫖濫賭，不務正業，可能傾家蕩產。長沙有個姓余的金店老板，地下埋了十六缸金子。他說：兒子抽烏金（即鴉片），怎樣都抽不完那麼多黃金！他沒有想到兒子變成排骨鴉片仙，等於是個廢物，怎麼能保得住那家業呢？

後來政府大力禁煙，各地都設有禁煙委員會專司其事。楊家姑外婆也把煙戒掉了。賭博輸了很多，賭也戒掉了。閒來無事，編織毛線，成了專家。教那些婦女晚輩學習，不僅可為家人編織，還可為人編織賺錢。

四舅不煙不賭，在當時的確難能可貴。除了打

牌，確實也無其他事情可做。他的一生便是為兼祧兩行。每年中元祭祖，他便是主角。長袍馬褂，在陰曆七月初一日晚上迎接歷代祖先。望空跪拜，真正是祭如在，好像真正有人回來似的。在我們看來，好像演哩劇。先跪在大門口，叩頭歡迎。然後引導進入正廳，逐一就座，進茶進煙（水煙）。接下來入席，每雙筷子舉一下，表示敬菜。每個杯子舉一下，表示敬酒。每天上演一次，直到七月十五日又照原來的儀式送去大門。然後在大門口大放焰口。請和尚或道師超渡孤魂野鬼。最後是丟肉包子，不是給鬼魂，而是讓活人搶來吃！俗語說：餓鬼搶齋，即此之謂也。

一年三節的祭拜祖先，也是以四舅為主角。那是向祖先神龕跪拜。三跪九叩首，不像七月半那麼一般的做戲。

裕祿堂每年的四次祭拜，都是非常隆重、非常神聖的。整個客廳桌椅要洗刷乾淨，舖上綉花桌圍椅圍。香爐燭台擦得放光。我們小孩不准跨進去，只可站在正廳的門檻外靜觀，不可發聲，更不可談笑。

我自己家中，不講神龕，連祖先牌位都沒有。爸爸要祭祖便回衡山鄉下的老家去。只有在裕祿堂中，我才看到舊時代的各項風俗習尚，我只覺得新奇有趣。至於裕祿堂的人物，好像都不過是為那些傳統而生活。這個封建社會的大框框，套住了每一個人，從生到死，甚至於死了以後，都離不開它的局限。誰也跳不出來。

至於我呢？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可憐那些表兄弟姐妹，雖然年齡和我相差不遠，他們却永遠都擺不脫那些束縛。假若他們不去想到擺脫，那倒是幸運的。胡胡塗塗的過日子，像磨房的牛一般，一生繞着同一個圈子，無怨無尤的自得其樂。

遲睡的好處

早睡要有一個充足的理由
關燈，像下午的太陽落下
閉眼，我的眼球也不得不暗了下來
不一會睜開眼
天亮得早
許多夢都忘了帶回來

一覺醒來才十點
傳來淒厲的吠聲
再次醒來才十二點
家具移動在樓下
第三次醒來三點
才知道不速之客的叩門聲
是咯咯虫鳴
一醒再醒，期待一聲鶲啼
再次醒來才真正天明

•人間集•

大隱於市

*梅淑貞

上個星期五去明閣酒店出席會議，自以爲如意算盤打得響，那便是：自己不開車，乘德士來回。原因在前個星期駕車去同一個地方，來回耗費了整整兩個小時，兩隻腳不停轉變的踏着油門離合器剎止器，已把我累怕了。不錯，去時毫無問題，打電話叫德士上門來接；但回時可慘了，安邦路的塞車長龍長達何至兩公里，德士的踪影全無，即使有那麼一輛，也已經有了乘客。等了約十五分鐘，雨還不知趣的下了起來。這種被困雨中的茫然無措感，我已經有了十年的時間沒有嘗試過。後來見到有一輛前去盤谷銀行的巴士駛來，便毫不猶豫的擠了上去。至少去到茨廠街，可以截到德士吧。

下了巴士，好不容易走過去茨廠街，截到的德士何止一輛，可是都不願意去八打靈。我不知道這種德士司機可以任意的選擇地點的權利是由誰授與的，據知我們也可以據情向公共企業部投訴，但在那又下着雨天色又逐漸轉黑的一刻，能夠安安穩穩的回到家才是最迫切的問題。待碰了幾次釘子後，雨又越下越大了，唯有又走去諧街，準備萬一截不到德士，也可乘搭小巴。時間已是六點半，下班後的等車人潮仍然擁擠得很。等了好久，沒有德士，也沒小巴。雨越發下得不只是貓和狗，簡直是大笨象在羣舞了。我感覺淒涼的望着那無望的雨，十年前常被困在城中豪雨的景象又彷彿在眼前重現。那時候，我的工作地點在金馬律，下班後晚上七八點鐘才回到家是家常便飯。而回到家後晚飯又尙無着落，通常是挨餅乾麵包加黑咖啡便算數。

時至今日，我在八打靈享安樂窩剛好足足十年，下班後不到十分鐘的車程便可以坐在搖椅上看報紙，從前等車塞車被風吹雨打的痛苦，彷彿已是幾個世紀以前的遼遠歷史。沒想到那日的一場大雨，便讓我重溫一次十年前常常做了又做的噩夢。我看看前前後後的同苦者，個個都是蹙着眉，呆着臉，定着睛的望着那沒頭沒腦的長命雨。想想，我大隱於八打靈這衛星市（其實已不再是衛星，而是一個自供自足人口超過二十萬的大城市了）已整整十年，對於這種等車不知等到何時的人間疾苦，早已忘却其痛了。既然我的最大願望便是寫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那麼好吧，且讓我心平氣和的與這批膚色複雜語言各異但一樣是同苦者的同胞挨擠在這場不見天日的淫雨中吧。或許這是個讓我更清晰的觀察到人生百態的機會也說不定。

去年某一日，我們的車在新加坡湯申路上段突然間死火，怎樣踩油門都不能開動，不得已，只好將車泊在一邊，乘巴士回家。那時快要晚上七點了，巴士乘客多得很，大多數是下班的人羣。擁擠還不是個問題，更加要命的是，湯申路的車輛長龍却是一望無際的排下去。那個一臉倦意的巴士售票員對我們說：「這是天天都有的啦！」我那個專攻小說的老公便轉向我說：「梅淑貞，你看！這些人是多麼的痛苦！」我看了看左右前後的乘客，果然都是神色呆滯、疲倦不堪的模樣。「為什麼那些文藝青年總喜歡說社會不關心他們？他們其實應該捫心自問，自己有關心過社會嗎？譬如這些人吧，他們回到家已七八點，還要喫飯沖涼，累成這個樣子，誰還會拿起本詩集散文集小說集來看？換了是我，我也不會啦！而且，你們這些文藝青年，總是為了一片雲一朵花而大作文章，你們難道看不見感不到，這些小市民的痛苦嗎？為甚麼總不見有文藝青年把這些人的生存痛苦和生活的掙扎寫出來？」我老公是個罕見的雄辯者，一說起話來便滔滔不絕，我也點頭稱是的說：「對啊，他們總喜歡抒自己的情，讚自己的女兒如何可愛兒子如何聰明，不然就是自己的生活過得怎樣怎樣，完全不管他人的死活。」言下之意，就是把自己和這些文青劃清界限，好像在說：「不要冤枉我呀！我不是吟風弄月派呀！」

但是我在八打靈大隱十年，直到那一個落雨的黃昏，才驀然覺悟到已「脫離羣衆」太久。雖然，那一晚我回抵家門已經九點，整個人又冷又餓又累，但仍然是很好的一課。如果我還打算寫一部偉大的小說的話，認真的「走入生活」是必須的。大才如喬哀思或亨利詹姆斯，也是到了晚年時才閉門寫作，因為到了那個年紀，他們的腦中已儲存了足夠的人生經歷，夠本錢閉起房門來寫作。至於我輩們，還得多多歷練吧。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鍾瑜·

殖民地政府雷厲風行的，對各種抗逆的政治力量，進行大鎮壓和大洗滌。市面上，一時風聲鶴唳的大搜捕，在殖民地幾個著名的英國官吏統率下，在全市每個角落裡，逐漸開動起來。一家著名的職工運動會被粉碎了。一批極其活躍和知名的職工領袖，被殖民地政府拘禁而鄉墮下獄。一場火燄式的大暴動，幾乎震撼了殖民地政府的根基。一批熱血賣張的青年，在和英國軍警衝突中，被鎗刀活活捅斃。而在街衢上，涔涔流着耀眼的紅血。臉色由憤怒的紅潤，而退化成雪色的蒼白。他們臨終時，仍咧着牙齒，在口腔裡，喊出了最後的一句話：「和殖民地主義者拼幹到底！——」

偉良在火熱的鬥爭浪潮裡。他由內心的慚愧，而轉化成意識上的自卑。他感到他是個被時代所捨棄的人！他沒有站穩立場，而在風雨驟來的時刻，卸甲而逃，做了整個時潮的抗逆。他不知道，他的選擇是對的或錯的。他爲了個人的感情，最終和時潮的政治力量，相違而至決絕了！——偉良一個時期，把內心的惶惑和自卑，藉着酒精的麻醉，而秘密的掩飾和埋藏起來。他的醉酒，使到麗芳在瞭解後，而難以掩抑的難過。她在做着各式的傭工，求取家庭的幫補。一方面，她撫育甫誕生的孩兒，另方面，在日染沉疴而身軀漸然欠靈的老阿媽，也耗去了她不少精力去照顧。偉良帶着尷然自卑的心理，在埠內埠外，不住的轉換着各種職業。夫妻間雖然聚面的時間，相應地減少，但麗芳對偉良，那種難釋於懷自卑感，一直關心和担心着。她經年的體力勞累，和不休的心理折騰，使她驟然蒼頹了許多。她經受着生活的重壓，又無法讓丈夫偉良，從自卑和自我譴責中疏解出來。她感到內心的憂悒和迷惘，也感到生活沒有遠景的蒼鬱不堪。

展開每日的報紙，到處都是殖民地高官顯要的談話和警告。民間汹湧的反殖民地鬥爭浪潮，顯然也引動了宗主國的注意。他們派遣了主要的殖民地事務大臣，遠來殖民地共襄斯事。也調遣了隣域殖民地國家的軍事力量，到來這水深火熱的城市，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勢力一拼到底。各合法政黨，也在這幾年因運而生。每個政黨都揭示自己的黨旨。他

們是秉從議會鬥爭的黨綱，而在合法的議會鬥爭裡，尋求溫和而合理的社會改革。他們堅決否定暴力鬥爭的意義！他們認爲，在議會的辯論程序下，一樣可以改造社會和改善民生。他們認爲，把鬥爭從議會上，帶到十字街頭去，是政治上的幼稚和衝動！民主政治的唯一，也是合法的鬥爭方式，就是發揚議會鬥爭精神！一概乖離議會鬥爭方式的政治手法，都是離經叛道的反民主！而反民主必然要在時代的巨輪下輾成粉末！

偉良擋下報紙，讓報紙的喧嘩言論，激刺得他腦膜酸痛。他嘆了口氣，在自語的說：「一切都沒有改變！——」麗芳在收拾好桌面的碗筷和殘餚後，正在爲孩子若輝鋪陳床褥上的枕頭和被單。房屋內很靜，可以聽到虫蛆群，在橫向淡黃的燈火時，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聲響。壁上的掛鐘，在嘀嗒地響着，房屋內簡陋的陳設，一方木桌外，就是一只舊的掛衣櫃。一只五層櫃上，置着暖水壺和玻璃茶杯。一片雙人床被布幔垂掩着，閣房的老阿媽，已在夢的深淵裡浮沉。孩子若輝睡在小型的木床上。在他和雙人床之間，讓深垂的布幔間隔着。房間小小的壁面上，張掛了幾幀偉良和麗芳早年的合照，也有孩子若輝的生日照。其餘是偉良和摯友阮坤、阿祥的生活照。在發黃的照片上，可看到偉良的沉着，阮坤的飛揚，阿祥的慧詰。他們三個自少年時代起，即成摯友的良伴，隨着歲月的流疎，許多意想不到的際遇，在三人的身上，各自呈現着。偉良在身陷囹圄之後，鮮能打聽到他倆的消息。他倒惦記着他們從前的種種。但絕想不到，在他恢復自由之後，在經過一截生活的鍊歷之後，他們三個少年時起的友伴，竟然面對了三種不同的命運。偉良在生活上超越彷徨，阮坤走上了一條，充滿火和恨的澎湃路途。他和當年的偉良一樣，被一種巨大的政治理想吸引了。他要用自己的鮮血和拳頭，去向噬人的和不合理的殖民地主義者宣戰。阿祥却墮入一條犯罪的道路。他和法律和公義，正展開一場角逐。他如果幸運一點，或者會獲得肅毒局的有條件開釋，如果他身陷法犯，那麼，他將在牢獄裡，渡過一截絕不少過三年五載的悠長歲月！

偉良瀏覽了一回這鴿子籠式的房屋。他不覺慚愧的，搖了搖腦勺，自語的吟嘆一聲，說：「一切都沒有改變哦！——」他霎着稜形的眼睛，背靠在吱嘎作響的藤椅上。不知什麼時候，麗芳已在他的面前，遞送了一盅熱茶。茶杯擋在桌面上，一陣裊裊的煙氣，在愁黃的燈火下迴旋。燈光把麗芳滿溢倦容的臉孔，照耀得更其蒼頹了。勞苦和暗澹的歲月，把她的臉肌，忽輕忽重的，烙下了縱橫的爬紋。她一雙清靈的眼睛，雖然帶點疲怠，但她對偉良的深情，却使後者，多麼熟悉她那種無言的、深肯的愛！她那種奇異的眸光，多年來，不論偉良在羈

留所中，在勞動生涯的飄泊中，都穩隨着他的心靈。好多次，他在羈留所的拘禁房裡，在工地宿舍的明月窗前，想到麗芳包蘊着千言萬語的眸光，他就情感失禁，不能自持的，匐在鐵欄上或窗沿上，嚶嚶然的流涕起來。他被她那種溫暖人心的愛，所感動和所征服了！

「一切都會改變的，偉良！——」麗芳顫抖着聲音，二人在靜穆的房屋內，彼此緊偎着對方的軀體。麗芳重複地，又在偉良的耳畔，呻吟似的，重複說：「一切都會改變的，偉良！——」她把偉良的頭頸，完全的緊摟在自己的胸懷裡。她的熱淚，發燙的濺在偉良的臉膛上。他把她摟得緊緊的，讓地老天荒的歲月，在他倆的耳畔外，悄悄的流盡！——房屋裡跌在無邊的寥默中。老阿媽在輕柔的發着鼻鼾，輝兒在咬着牙齦說夢話。窗外幽微的，傳來隣里的絮談聲，也有人在推動三輪車和腳踏車的聲浪。街外傳來政黨競選的熾烈叫喊聲。在房屋內，微芒的淡黃燈泡，已被撤熄。一種親切的呼喘聲擴散在四周。鐘聲寂穆的嘀嗒響，偉良匐在布幔深垂的雙人床後，他把泛身燥熱的麗芳逐漸溶化了。他倆狂烈的擁抱着對方，讓彼此的呼吸和心跳交流着。

(四)

偉良和麗芳，在燥熱逐漸在房屋內盤升起來時，二人離開了溫馨的雙人床，步出浸在半幽明的路燈和月光下的樓房。二人提着緩慢的腳步，向樓房後臨海的堤岸走去。這裡徑路上蔓生着野草。幽黯中，四處空間飛躍着熠熠生光的螢火虫。草溝裡蟋蟀齊鳴，蛙叫聲不絕於耳。有幾戶貧苦人家，在臨海的礁石畔，用各式鐵皮和木片，搭綴起臨時的住家。幾個人影綽綽的晃動其中。有人也許在做着活計的，在發出各種吱嘎的聲響。幾個婦人和少女，藉着月光和遠處街頭，折返回來的光采，在蹲匐的，俯身向一道小溪上舀水。婦人的在搗洗衣服，少女則掩蔽在灌木林裡，和着單薄的衣裳，在向着頭上潑水洗澡。偉良和麗芳夫婦路過時，也許是驚動了洗濯和洗澡的她們。婦人在虛黯中，仰着臉瞪着眼，向這一對男女張望着。洗澡中的少女，則如驚慌的牡鹿，遇到了凶悍的獵人，急急地把身軀掩沒在草林裡。一群夜鳥，則鼓動着翅膀，向明月裡飛去。海畔裡的人家，隱約傳來了狗吠聲。

偉良和麗芳夫婦，踏月而行。他倆人爲了，無端驚擾了別人的安靜，而感到內心的慚愧不安。麗芳正要對偉良說什麼，在小溪畔洗濯衣裳的女人，突然用馬來話，向麗芳招呼說：「阿大嫂，是妳哦！——」偉良和麗芳循聲望過去，却見一個渾身碩胖的馬來婦女，對着麗芳揮手說話。她在月色下，滿臉都是汗珠和水汗。小溪流水嘩啦的，趁着夜晚

的風寒，這裡的景緻，使人頓生肅穆和微有不安的感覺。

「呵，是妳，馬來嫂！」麗芳在月色的掩映下，稍爲凝住了眼光，半晌才把對方的樣相辨認出來。她很客氣的回應說，並回頭對偉良說：「這位是新遷來木屋區的馬來嫂。她和我一般，在菜市上兜賣雜貨的！」偉良也帶笑的，用馬來話客套說：「馬來嫂，妳好！——」馬來婦女向偉良凝望了一眼，說：「這是妳的先生嗎，阿大嫂！——」麗芳在虛暗中，耳畔聽聞着各式夜虫的嘶鳴。她的臉膛竟無來由的燥熱起來，原來她這時候，才發現偉良，一直很親暱的，用右手搓握着她的左手。二人携手而行，那景象一望而知，是一對極爲親近的人。馬來婦女知道麗芳有一個六七稚齡的孩子，自然就聯想到他倆的夫妻關係。

麗芳只是一昧的領首，她滿溢笑意，却一直說不出話來。倒反是偉良大方的說：「我們結婚都快八個年頭了。時光真的快呵！——」偉良最後的一句話，竟是由衷的發自內心。他在茫茫的夜空下，特別感覺到歲月的倥偬和不居。歲月呵！真的使人易於蒼老，也易於使人懷愁！一截八年的光陰，就在理想高張和理想幻滅中消失了。人生能有多少個八年，多少個理想的不堪於幻滅！

偉良踢着窸窣作響的草坡，而走向海沿的石墩上。他一直沉浸在，千古般的愁思裡。他耳畔只聽到自己的心聲和自語。他聽到麗芳，最後一句對馬來婦女說：「明朝一同在菜市上見，馬來嫂！——」之後，他微聞到麗芳的髮香，在他的鼻腔內外穿梭着。麗芳和他，相偎的坐在冰涼的石墩上，彼此都聽聞到對方的呼吸。彼此都關愛着對方。他倆人的眸光，幾乎比月光仍明亮的燃燒着。

「偉良，我希望你以後，不要離開我們的家了。偉良！——」麗芳像初戀少女似的，一坐下來，竟然就說着稚嫩的癡情話。偉良只是「嗯」了一聲，自上衣袋裡，掏出了一包煙捲。他在燃火時，瞥眼看見，麗芳那副癡懶的表情。他一下子如陷落時光倒轉的漩渦裡。他第一次，在組織的政治學習班上，他和麗芳相知以來，她都是情深款款的對待他。他倆幾乎是，第一次驟首，就吸引了對方。也因此，他們過早的摘食愛的果實，使到偉良和組織單位發生了勃谿。他的政治鬥爭生涯，也由此而轉入了低潮。他滿腔的熱望和熱血，在不得諒解和有意的排斥下，他終於快快的，在心坎上乖離了組織。他被捕之後，雖然拒絕了殖民地政府的威逼利誘，要他手著懺悔書，以換取他即期的開釋和自由。但他拒絕了這樣做。他當初是，激於對殖民地官僚主義的壓逼和欺榨，而投身入烈火熊熊的鬥爭中。他是出於良心和正義，而廁身於火海。但，組織上的

個別偏差和偏激，使他的鬥爭熱情驟降下來。他無悔於鬥爭的初衷。所以，他不願意出賣他最後的一道防線：尊嚴。他寧願追隨時光的默默，在羈留所中，渡過兩年寂寂寞寞的無情歲月！他在羈留所內，偎在鐵欄上，透過那高聳在牆頂的洞窗，望着星光明滅，他不覺的，長舒一口氣，說：「太陽在那裡？光明在那裡？你這深遠而廣袤的夜幕呵，什麼時候才讓冉冉的陽光所割破？——」

今夜，偉良伴着多年的患難妻子麗芳。二人同在黑墨的夜空下，讓銀灰般的月色，把彼此一副經歷風霜的臉龐，晃照得經過激情之後的，微然酡紅和亢奮。偉良執着麗芳的手，輕聲的問她：「妳不會後悔，這幾年和我共渡的苦日子，麗芳？妳要負擔一半的家計，要照料年邁而癱瘓的老阿媽，又要撫育年稚的孩子輝兒！——」偉良一連串的話語，伴着他略帶酸澀的口氣，對柔順得如一只家貓的麗芳說着。後者把頭半側靠在他的肩胛上。他眼望着高昂而神秘的黑空，內心在默默地數着天邊的銀星。他聽不到妻子麗芳的答話，只微然感覺到肩背上一陣溫濕。他知道她是在流淚了。一種丈夫對妻子的特殊瞭解，使他本然的默不作聲。他知道，做妻子飽受了各式的屈辱後，最確當的做法，就是讓她痛快的流淚。把所有的委屈都哭盡了，反倒讓她心裡上舒坦和穩妥了下來！

「我真的對不起妳，麗芳！——」偉良愧疚的，皺尖着眉說。他一臉上的蒼白，恍似血液的循環失調了，在臉膛上佈滿了失血般的青蒼。「不要這樣說話，偉良！——」麗芳把枕在偉良肩背上的頭，挪開來，並對偉良凝神的佇望着。後者在月光泛白的俯照下，很清楚的，看到她滿臉頰，都攀爬着縷縷的淚絲。她的微然抽噎聲，使她的說話語調無法平穩下來。偉良對她，有不忍的憐惜心。他掏出自己的手絹，輕輕拭着她臉頰上的縱橫淚痕。他說：「麗芳，妳會不會後悔我們今天的選擇？呃？」他問得也許是有些突兀，使後者不明所以的，尖扣着眉，霎動着一雙沾淚的眼簾，說：「我不明白，偉良！」她說着，坐直了身子。夜在四周包裹而來，海岸邊被浪潮拍擊着，一陣如催眠般的嘩啦聲響，敲裂了無邊寂穆的深夜。

偉良這時候，才注意到，自己一直擋在石墩畔的煙捲，讓海風逐漸的撲熄了。他再次燃亮了煙捲。在火柴光芒的熠亮下，這次麗芳瞥見了偉良，只見到他，滿臉滿額都罩滿滄桑的烙印。人才過中年，已然滿滿憂患的盈溢心頭。他凝睇着麗芳的眼光，盛滿着愛憐。一種同命夫妻的憂慼感，突地漲滿在麗芳的胸溢。她毫無自制的，擁抱着渾身微寒的丈夫偉良。她在他的耳畔，低聲地語絮說：「偉良，只要和你廝守在一起，我對一切都不後悔！」她

好像終於明白偉良的意思了。但後者仍然重複說：「我是說，我們脫離了鬥爭，放棄了過去的理想。妳對這一切都是不後悔嗎？」偉良直着眼，望向麗芳潔白，但血色顯然欠缺紅潤的臉膛說。

風湧着海岸沿的雜樹林，一陣簌簌的葉擊聲，四方八面的傳送而來。麗芳蜷縮着身子，和偉良二人，共同步落一片陳陋的小渡頭。這裡搭綴着一排疏落的棚罩。海水裡搭起一片小型的渡頭。在大小各異的椿條上，捆着粗碩的麻繩。繩頭遠遠地繫着大小的舢舨船。有幾個不知種族的人，在燃着煙斗，在寂寞的海面上垂釣。遠海的盡處，在月光下，隱見幾只小火輪在浮晃。一艘殖民地政府的水警船，正開快速度，在海面上裂波而過。一一看到了海遠處忽明暗的漁火點點，偉良忽爾想起他的摯友阮坤和阿祥。當他們浪迹天涯的那時際，他們在風雨交加中，在驕陽恣照中，共搭在一艘如輕舟浮晃的漁船內。在滔天巨浪的狂襲下，為船主賣命的捕獲魚蝦。而他們在血汗的勞動後，所獲得的，竟是近乎可恥的收入。他們臨了在離開漁船時，還看到幾個工人，在海上被太陽灼傷了肌膚，傷口處潰爛而爬滿青蟲，但船主的，是一個刻薄樣相，滿嘴煙牙，而雙眼如鼠的傢伙，竟然每人只付了三天的工錢，就指令他們走路。那船主的，在碼頭的賬房內，一邊在享受着冷氣，一邊呷着啤酒。他不住的撥動着算盤，對三個向他辭職的偉良阮坤阿祥，正眼都不望一下。偉良臉容鐵青，但心裡很能平抑自己的衝動。阮坤則握捏着拳頭，讓滿額血筋賚張起來。阿祥則喘着大氣，好不容易才把罵出來的話吞回去。

往事如繪的，浮在偉良的腦膜裡。他癡呆的想着往事，連麗芳對他說話，他竟都沒有聽進去了。他「嗯」了一聲，回頭望向麗芳。在海風頻送之下，麗芳像抵禦着寒涼似的，把身軀稍為曲縮着。她偎在偉良的腳懷裡。頭頂上的棚罩，因疏落釘綴之故，仰頭可望見月華掩在雲色裡。遠近處都是星花閃灼。一天都是夜的遼遠和詭異。「我對你說話呵，偉良！——」麗芳說話裡帶着輕微責備。

「呵！——」偉良略有尷尬的，才對麗芳款疚的說：「妳說什麼呢？麗芳！」偉良這時候，已將吸盡的煙蒂，向海水裡擲去。海水像是被灼痛了一般，突然嘩啦地吼叫一聲。那聲音聽得人心裡發寒，宛似海水也會提出抗議似的。偉良心神稍定，才聽到麗芳說，她認為她的政治意識是模糊的。她根本弄不清，她之捲入政治浪潮裡，是出於對社會改革的熱忱，或是個人對現實社會不滿的微小抗議！她說，在偉良被殖民地政府扣押時，她對代表著，整個殖民地政府勢力的政治局，却沒有出賣良心。她只說，她宣誓為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效忠，而她

不願意，在她脫離鬥爭群體後，對它所揭露的精神，胡加污穢和詆毀。那精神就是：為創造一個和平與等的社會而抗爭！——殖民地政府最終接受了他的立場，也應允給她自由。因為她再沒有敵意，也同時懷着一個未來的生命！

偉良對他倆離開鬥爭的巨潮，始終感到內心的慼慄。在人前，他有一種難以掩飾的自卑感。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恥。特別是在阮坤面前。後者曾多次，苛責他沒有社會公義心。他說，偉良是一個懦弱的逃兵！是民衆進步巨潮的逆流。也是一個對民生疾苦，沒有反應和醒覺的落伍份子！阮坤是在一次酒醉後，對偉良不留顏面的直陳指責。他罵完了偉良，自己抱着膝頭，在工人宿舍的蓆地上，啜啜的啜泣起來。偉良則狂灌着酒液，好讓自己永遠的麻醉起來。他在醉態恍惚中，用尖亢的聲氣，在咒罵着自己說：「杜偉良，你這個無羞無恥的東西！你，你出賣鬥爭，出賣同胞！你是個無恥之尤的懦夫！你是個沒有正義感的偽夫！——」罵完自己之後，偉良抱着酒瓶，搖晃着沉醉後的腳步。他獨自離開陷在黑夜裡的工地宿舍，攀上一幢新建峻，而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他拾級而上。一路上嘔吐着胃臟裡的穢物，一路上吟沉的，自謔自責着。他漫罵着「可恥的杜偉良！——」一邊攀上大廈的頂樓。那裡堆陳着各式的洋包和洋灰，幾只拌水泥機和獨輪手推車，胡亂地散置在頂樓四周。一些水泥柱仍然被木板和鐵條包紮着。一座小型的起重機，像一只螳螂的姿態，高揚着手臂，在那裡岑默地仰望着黑空。天上無月，只有銀河如帶的橫架天穹。風吹來有砭骨之痛。

偉良醉態可掬地，自己一人，在寂如鬼域的大廈頂樓，一邊嘔吐一邊流淚的，在大廈銅架的圍欄上，匍匐下來。他在高空的頂樓上，俯覽人間的萬家燈火。風吼在他耳畔，寒霧罩在頭際。他被酒精麻醉得，幾疑自己不復於人世。他張開手臂，用淒厲的聲嗓，在向默然無聲的夜空，高喊着說：「杜偉良！你不是個東西！——」說完，他雙手抱着頭顱，在低聲起伏的啜泣。四周如海的夜霧，慢慢的漲浸起來。從地面上反映上來的燈光，已逐漸的模糊不清。高空的風嘯，如萬馬奔騰的橫空掠過。偉良像被醉魔鎮住了，半昏迷的，匍匐在大廈頂樓。直到天亮才讓工人們發現，而急送到醫院裡治救。

——偉良近期特別易於耽思。他的心理，複雜到連與他共患難的麗芳，也不再易於瞭解。麗芳沒有偉良的那種頹唐和自卑。她只感到，自己的生活太苦了，苦到有時，使她懷疑生活是不是仍有好轉的一天。在殖民地主義的艱苦生涯裡，她和所有人民一樣，感到前程的迷惘和無着。在那樣的社會裡，一個不幸的人，永遠就是不幸！一個絕望的人，等

待着他的，也是另外的一個絕望！

這一對水深火熱的時代男女：偉良和麗芳，就在星月之下，海濤不絕而湧的海岸邊，二人偎坐在小舟的渡頭上，讓一切心事，如潮漲潮落的，在二人心靈間翻騰着。麗芳很能解事的，靜默地偎在偉良的肩胛內。她沒有再說話，即使剛才偉良追問她的那句話，問她說的是什麼，她也沒有準備回答似的，只用默然而帶着溫情的眼光，望了望偉良清瘦的臉孔。又望了望沿海岸，非法搭綴的小木屋，在櫛比鱗次中，各戶吐露着螢火似的燈光。回頭望向來處，那幢自己一家居停的樓房，像一個落魄而垂暮的老人，奄奄一息的，坐落在熱鬧城市的一隅。那草花雜叢中，小溪的流水淙淙傳來。婦人們的擣衣聲仍隱約可聞。

偉良和麗芳，終於走落一片，沿海岸而築的造船廠裡。這裡可見廠內，黑麻麻的一片。除了頻仍的砌麻將聲，就是絡繹不已的人們架談聲。收音機忽高忽低的，把廣播的聲浪，相繼傳來。政黨競賽的演詞，通過冷漠的空氣，在這沿海岸的木屋間播送着。幾個中國人在一棵椰樹下，各據着岸邊的礁石，在納涼並絮談着。到處所見，皆是一片平和謐靜的景緻。可是，在這溫柔的夜晚下，仍可聽到不幸人的低微嘆息。偉良在嘆息中，摟着麗芳的腰脅，二人在一艘修理中的小貨輪下，並且靠在沁涼的牆面下，在小貨船的基架畔，擇了一塊木樁，坐了下來。這裡滿地都是鐵屑和木塊，一只巨型而生鏽的鐵錨，被拋棄在亂草中。遠處是起伏的浪頭，各式大小輪船，在虛靄的海面上，鬼眼似的閃灼不休。

「對於過去——」麗芳把酥軟的身軀，靠在偉良的臂膀上，說：「不要再說了，偉良。就當那是一場夢吧，偉良！」麗芳近乎哀憇的語氣說。偉良仍是一語不發。他痛心如絞的，想到這幾年在人海江湖裡，所見到的，盡是殖民地主義帶來的禍害與流毒！到處都是，弱肉強食和巧取豪奪。到處都是張牙舞爪的資本家，在榨取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到處都是官僚主義，和爲虎作倀的地痞和流氓。而胼手胝足流汗出力的貧苦大眾，他們窮的仍然是窮，苦的仍然是苦。而高高在上的官僚資本家，他們翻翻覆覆，在股票市場上，在投機黑市上，很快就刮得盆滿砵滿！他們在殖民地主義的種種庇蔭下，很快就爬在絕大多數貧苦者的頭上。他們在享受着貧苦大眾的勞動成果，而貧苦大眾，則在痛苦呻吟中，逐漸被吮乾了血液而死亡！

偉良一口氣，把內心的憤懣，盡情的向麗芳傾然而訴。這使到二人間，心頭裡讓無盡的感慨盤據着。他倆在熾烈的政治鬥爭裡相知，自然知道，此內心裡仍有激蕩的潛流。他倆是熟熾過的人，如今

雖然火僵了，但二人內心深處，仍然有點點的星火，偶然借着靈光的一閃，而從心坎裡，燃起了一叢小小的火燄。雖然，他們不再激刺和澎湃了，但他們仍然，在心裡亮着正義和公道的燈火！這時候，夜的濃霧，已漸次的遮蔽了遠近的海。

偉良把微凍的手，放在口腔內，呵着暖氣，說：「麗芳，我要據實對你說，我恐怕又要失業了！」他說着，臉色沉黯得了無光采，語調裡也帶着酸澀。「我早知道了，偉良！——」麗芳抬眼望遠方，篤定地說。造船廠特有的一種油腥味，四處襲來。這時候，他倆才發現，身畔各處置滿着髹船的油罐。偉良的鼻腔有點難過，他頻仍喘着氣息，說：「我知道，你一定是見過了阮坤，是不是？——」偉良這時候也燃了一根煙捲。霧水罩下來，使人微打寒噤。麗芳應了一聲，沒有說話。偉良則吐着煙絲，說：「我和阮坤，在思想上的距離，越來越遠。在他的身上，我找到我們從前的熱情和影子！——」偉良不知是否出於愁悶，竟然把煙捲，吮吸得煙霧四散。他異樣的舉措，使在耽思中的麗芳，也不覺抬眼對他凝望着。

「不過，對我們來說，那種熱情已退却了，影子也稀淡了！——」偉良說着，有意地抬手一撥，把眼前的煙霧撥得四散。空氣裡流蕩着濃郁的煙絲味。「我都知道這些，偉良！」麗芳柔聲地說。造船廠內，收音機廣播中，湧來群衆在政黨競選大會上，如瘋狂似的歡呼聲。人們齊聲地，高喊着支持某政黨！而那黨的領導人，則在率領着群衆，在扯聲地高喊着：「民主、自由、平等！——」

在廣播聲擾攘中，麗芳略為皺眉，把思緒稍為調整一下，說：「阮坤是變了，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略為躊躇了一下，續說：「也許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但又有誰能確定呢？有一種事，當你在涉身其中時，是根本判不出對錯的！」麗芳聲嗓幽柔地說。海風夾着夜霧撲臉而來，二人不覺本能的，把彼此軀體偎靠得更緊。偉良仍然未有說話，而麗芳則順着話勢，說：「所以，剛才你問我，對置身於鬥爭的浪潮以外，我有沒有後悔，呃？——」麗芳用眼光詢問着偉良。一瞬間，後者感覺到她的睿智，雖然經過了多年的生活悲苦，却仍然未能使到她的思想異采褪色！她還是她。她那種靈巧和機鋒，使偉良憶及她當年的英姿和豪悍。她較諸男兒，毫無遜色的，表理了她的剛勇和雄強！

偉良頷首，叨着煙捲說話，聲音不免帶點含糊，說：「你現在已不必再回答我，麗芳。我已不想再探究這類的問題。」他語態表現出極其罕見的冷漠。但麗芳深知道他內心在交戰和痛苦中。他明顯是在逃避，因為他想起那截然和他不同的摯友阮坤，同時也想起身陷囚牢的阿祥。兩個朋友，都讓他

激起兩種互異的痛苦！

「偉良，你是不是想起阮坤和阿祥？——」麗芳悄聲地問。海風把她的說話，吹蕩得零碎而聽不真切。偉良對她凝睇半響，終於明白了過來，說：「阮坤完全讓他的理想燃燒了。阿祥則走入歧途。對於他，我對他的幫助實在太少！」偉良說着話，手指根上捏着煙捲，他籍着無意識的動作，表示了內心的愧疚和傷痛。「他們，兩個人，竟有這樣的不同！——」麗芳說。她內心同樣地，溢滿對友誼的苦楚和嘆息。「麗芳，我要再對你說，我們工地裡，發生了嚴重的工潮。我看，這工作我也做不下去了！——」偉良內心裡佈滿煩躁。他連語音也顫抖得有些不清了。

「我對你說過，偉良。我見到過阮坤，他已把經過告訴過我了！」麗芳說着，腳步稍為向前移走。她站在木樁縱橫的造船基架下，仰頭望了一下昂然猛武的船首。天上撒滿繁星。從低垂的角度往上看，宛如一艘船，正浮游在無盡的太空中。那景緻奇特的，竟讓站在基架下的麗芳，一時看得入神和發呆了。偉良靠立在冷牆上，悶悶地吮煙。他採取觀望的姿態，望向着表情神往而呆愣的麗芳。兩夫婦竟又，一時像回歸到昔時，二人談愛和伴遊時，那種無束和無謂的瀰漫行動。偉良一聲不吭的，默默欣賞着麗芳，那種對自然美感的投入和情醉。

沿着卵石纍纍的海灘，趁着月色和閃灼的漁火，二人一同漫步在岑寂得透明的海沿上。麗芳對偉良說：「你留在本市找事情做吧，偉良！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即使生活苦一點也行！——」麗芳走着，和偉良同時踩着沙灘上海星。那種特異的海生殖物，一經人們的踐踏，即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音，而渾身濺出水液。偉良蹲在海灘上，拾起一只貝殼，在耳畔聆聽半響，然後向海水遠處擲去。在寂寞的冷夜下，那噗通的迴響聲，掩過了節奏聲頻仍的潮響。

「你可以向失業署，請求援助的，偉良。在我們的樓上，就有幾個女子，請求到了一份家庭傭工！也許，你可以請求到一份司機職，或公司送貨員！——」麗芳絮絮地說。二人說話間，已來到了一簇簡陋的木屋區。這種非法搭綴的木屋，大都居停着，從鄰近國土流徙而來的貧苦大眾。他們大多是，做工地和碼頭揀夫。一些則做流動擺攤小販，一些則淪落為鼠竊扒手。女的多是替人幫傭，或者流落在歡場，過她們溢滿脂香和淚影的生活。但是，在今天晚上，偉良和麗芳，同時觀覽到，這裡雜沓無序的木屋區，大多數人家已無電火供應。少部份人家，窗戶後透出了煤油燈和蠟燭光。偶然傳來微弱的收音機響，但整片木屋區，給人的印象，却是肅穆消冷和寥落。

「這裡，昨天來了一批警車和消防局人員，他們把這裡的電線都剪斷了。他們總是，每月裡來好幾回！」麗芳踏上一塊海灘上的礁石。她站高着的姿態，望向着這陳陋而陷在半昏睡似的木屋區。一家的窗戶外，很別緻的垂下一塊遮洋簾。上面綴滿七彩，繪着一個馬來人傳說中的民間故事。這屋子的窗戶裡，蓬然的流蕩出一重騷鼻的蚊香。屋子內隱聽到架架的馬來人說話聲。「這裡的人，和我們一樣，都是苦命的一群！」偉良和麗芳，沿着海沿的石階，踏步走上荒草雜沓的海岸上來。偉良說話的同時，麗芳已戟指着一排電燈柱，上頭的燈泡已被摘落下來，四處埋掩在黑暗裡。偉良抬頭，望向電燈柱上。只見電線如亂髮的，環繞着鄰近的各電燈柱。麗芳仰望了片刻，說：「他們，這些木屋區裡的居民，經常從這裡接駁電源。這是偷偷幹的事，而且，很危險，會引起意外的火患！」他倆夫婦，一直沿着碎石的小路，走過這片佔地廣闊的木屋區。海水在遠處擊岸而鳴。近處一簇鐵皮矮屋後，幾個中國人印度人，在釘綴着一艘捕魚的舢舨。他們在月色下工作，只在地上燃了一溝柴火。幾個年稚的孩子，則在瞪着半瞌睡的眼睛，望着在埋頭勞作的大人。一戶人家裡，有兩個婦人的，用含糊不清的中國和馬來話，在喋喋不休的架談着。這戶人家，在臨窗處，掛了一盞煤氣燈。屋子內傳來一片淡淡的炊香。

「這幾年來，屋荒的問題，一直沒有獲得妥善的解決。人們要請配到一家普通的房子，也不容易！」麗芳望了望月色下的木屋區，不無感慨的說。「那麼，我們的房子申請呢，麗芳！」偉良一手攬扶着麗芳，走過一道溪流上的小橋，說：「我們申請公衆住房，已經有好幾年了！」偉良喃喃地說。「房屋署派人調查過了。我們是合規格的申請戶。但是，屋子呢，據說要等好幾年的時間才有！」麗芳說着，呼吸微然頻急，也許是走上了陡坡，使她心跳得驟然急速起來。「可笑的是，我自己竟是個建築工人，終日替別人搭蓋高樓大廈、華宅美屋。可是，我自己就居住鵠子籠。申請公衆住房，也不知道那年那日才有着落！」偉良嘆着氣說。腳下這時驚擾了一群青蛙，蛙群咯聲不絕的四處跳躍。二人抬頭間，已發覺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自家的那座樓房，屋簷上已剝落不少瓦片。牆面外佈滿青苔。一群燕子在牆頂的凹槽裡築巢。夜迷濛之下，可見群燕在跳躍中並喳鳴不休。

麗芳在走近樓房前，對偉良說：「不要悲觀，偉良。生存就是一場搏鬥。我們仍然有希望的！」麗芳的語調，很使偉良詫異。他不知道是否讓她感動了，在喉腔裡扯着氣，喟嘆了一聲。他内心暗忖，麗芳仍然是綽約的。她對生活的戰鬥，仍然

堅強而帶韌性。而他呢？他實在太頹唐了！——他發呆地吟思時，麗芳兀地佇下腳步來。她扳過身子，對偉良視審視片刻。然後把一只手掌覆按在後者的肩膀上，說：「偉良，提起勇氣來，偉良！你近幾年，太過消沉了！」她露出了妻子特有的關切表情，眼睛裡，極其罕有的溜浸着一泓淚花。偉良全身如被電流所觸。她蒼白的臉膛，如痙攣似地，扭成一種畸形的表情。他内心絞痛。他感到他太對不起家庭和妻兒了！他太過消極和自卑。他感到，他過去熾烈的生活，如魅影似的，把他覆罩着。他感到，他做了逃兵卸了責任，是他人格上的可恥和可鄙！他想起阮坤罵他的話！一想起阮坤，他就情緒崩潰一般。人站在草徑裡，雙腳發顫。他連忙走近一棵低矮的玉蘭樹畔。人偎在樹幹上，牙齦相扣擊的，發出極其難聽的聲音。他異樣的表情，使麗芳益其難過的，和他共立在樹影的幽黯處。他夫妻二人，彼此用淚眼相視半刻。偉良擺着手勢，意思是讓麗芳不要難過。但是，後者的臉頰，已掛滿了晶亮的淚珠。她很辛苦的，才自喉嚨裡，迸出聲氣說：「你太自苦了，偉良。不要讓自己，一直活在遙遠的夢魘裡！」麗芳把自己，過早蒼頹的臉孔，埋在偉良的肩胛裡。樹葉在晚風裡簌簌作響，偉良的淚，也涔涔的，自臉頰淌向暖熱的頸溝。

「我們的生活，如今是苦了一點。但是，我們仍有健全的體魄。有充沛的奮鬥意志。我們一定能夠擺脫這黑暗的生活苦境！」麗芳像耳語似的，在偉良的耳畔細絮的訴說着。她溫熱的唇，舔到了偉良頸背下的清淚。「我一直不能擺脫，過去的政治陰影，麗芳！尤其是我看到阮坤的時候。我們與他，有多麼絕大的不同！」偉良環抱着麗芳，嗅着她的髮香說。「人各有志，偉良！阮坤的路，已不適宜我們。他能適應熾烈和揚厲。而我們呢，毋寧平淡與祥和，較適合我們！」麗芳說完，半晌沒有聽到偉良的回應。她溫馴柔情的，懇求着沉沒在自卑和愁傷中的偉良。她的眼光，把她的懇求，直接而無阻的傳送到偉良的眼瞳內，而落入到他的心坎裡。偉良把嘴唇皮繃得緊緊的。他在和自己，在心靈裡作着鬥爭。他的手，被麗芳拽着。二人無言的，舉步踏過土崗，向家居的樓房裡走去。這裡環目所見，俱為堆聳的垃圾。各式難聞的腥氣，撲臉而來。一群野狗野貓在垃圾堆裡歇憩，野鼠則肆無忌憚的，在垃圾堆和草堆奔竄。

「明天早上，我想，也許我仍要回去工地看看。畢竟我還是工人們的代表！」偉良伴着麗芳，二人踏着一腳高一腳低的土坡，向家居處走去。麗芳在低沉的嗯應一聲後，不覺用喟嘆的口氣，說：「難道罷工，就能解決一切碍難嗎？上個月，本市最驚人的大罷工，交通巴士工人們，在和軍警的衝突

中，就有幾個工人，被殖民地政府的軍警，被放鎗活活擊斃了！他們，竟就這樣被犧牲了！——」麗芳像是自語般地，一邊說一邊走。天上月亮浮掩在烏雲後，遠方的星群，一下子驟亮起來。一群夜鴉似的雀鳥，在他倆夫妻的頭頂上環飛。樓房的那方向，可見到樓上樓下的住客，仍在開動着燈光，在過渡着他們的夜生活。麗芳臨走近樓房時，對偉良這樣說：「我每天在菜市上零沽雜用品，仍可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偉良。你可以慢慢的，再尋求新的職業！」——」麗芳說到這裡，語氣兀然地挫了挫。她把話故意停歇下來，是要向偉良徵詢，看他是否毅然同意。後者只把稜形的眼睛，向她凝望半晌，但嘴裡仍未說話。二人已步近了樓房，一種耳聞能熟的人聲，在樓房裡傳送出來。二樓的一個單身住客，是在碼頭上開運輸車的青年。他正在拉着二胡，演奏他的哀怨的音樂。

在音樂聲的頻仍中，偉良和麗芳，二人一同走過一道狹窄和陰冷的甬道。這條狹隘得，只容許兩個人路過的甬道，是樓房住客們的棧道。許多人都由此而過，而抵達屋後海沿的渡頭。海沿非法木屋區的住民，也經由此處，而到達街外的市衢。這裡經常溢滿腥羶氣，顯然是有些頑劣的小童，在這裡排洩小便。牆上灰色剝盡，露出佈滿青苔的紅磚。在甬道的中途，開有小小的一葉門扉。偉良和麗芳，經手推開木板。在幽黯中，隱見屋子裡是炊煮房。一盞微麗的燈泡，把整個樓頂都照見，滿眼都是蜘蛛網和炊煮房特見的污漬。偉良用手示意麗芳逕返住房內。他自己一人，則越過滿天霧珠的天井，走到如廁間去大解。整幢樓房，充滿了夜的聲音。樓上啞沉的二胡聲不絕。天外是風聲和虫鳴。樓外某處傳來堆砌麻將的噼啪聲。樓下暗沉的過道上，幾個單身漢，各自據臥在自己的床鋪上。那是雙層式的木床。床上有人睡着在吸煙，床下有人躺着在瞪眼冥想。一盞鷄蛋大小的燈泡，掛在半空撒下淡黃的光芒。一個老人掛着眼鏡，斜靠在單人床上，借着半黯的燈火，在吃力地閱讀家書。另一個老者，則持着水煙筒，在卜卜不休地吹動着水煙氣。有幾個梳着辮子的老婦，也在各自的床架上歇息，只是老婦都在自己的床鋪外，隨意的掛垂着一袂遮蔽的布簾或粗蓆。

夜的淒涼和寥落，在這侷促而灰黯的樓房內，更其的使人感到空洞和寂寞。一個老人睡在雙層床的上鋪。他把瘦骨嶙峋的腳腔，伸出床沿外，使到路經的人，都要着意的，稍為挪動一下姿態，避免撞上他的腳腔。老人在用他的家鄉話，用蒼涼的聲嗓，低唱着一闕古舊的地方戲曲。他唱到沉醉時，還不住的配着手勢，在表現着某種感情。樓上的二胡聲響，宛似伴奏着他的歌聲。兩種聲音都充满着

末世的悲涼，使到樓房前後的人，只要仍未瞞眼安歇的，都感不住湧起一種難言的悲哀。老人唱得淒楚處，大家才認清那是孤零飄泊的「蘇武牧羊」。全樓房的人，都讓二胡樂聲和愴涼的唱曲所感動了。

偉良踏出天井的石階，才發現月色下，天井的一隅用鐵皮搭綴了一片，只能容許一個人臥躺的床位。那是雙層式的鐵床。上鋪不見有人，只見堆疊着各式的瓶罐和一只半破舊的皮篋。下鋪幽黯處，可見躺臥了一個殘廢的人。那人是腳肢畸生的落魄者。他一臉枯瘦而長滿鬍鬚。頭髮也垂至肩胛。一看就使偉良認出，那是蹲匐在菜市街衢，向人行乞度日的可憐者。他嘴裡銜着自己捲造的香煙，一臉油脂，但仍曉得向人咧齒而笑的，對偉良沉聲地說：「先生！」——」他那神態，表露了他日常行乞時的卑恭。他對偉良擺擺手，仍是不歇的稱呼「先生！」——」偉良藉着那幽沉的燈光，對他盼望半響，才自鼻腔裡吐了一氣。那表示了他內心的同情和憐憫。他問向行乞的男子說：「你是住在這裡哦！」——」偉良無話找話的說。爲了敲破相互間的陌生和隔膜，偉良在他床畔的一只木箱上，坐了下來。行乞者這時候，把銜着的紙煙擋在床沿。他把髒亂的長髮，稍爲用手撥理一下，用愧疚和欠安的神情，對偉良說：「你是第一個和我說話的人，自從我搬進這床鋪裡來，你是這樓房裡的第一個！」——」他說話間，表現了他的感激和喜悅。他凸出平整的牙齦，偉良才看清，他其實不過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他也許是出於自卑的羞澀，他說話間，忙不迭的，用手搓摸着他那畸生的腳肢，並且有意地，拖了一件殘破被單，把自己難看的雙足遮蓋着。

偉良很能瞭解他的心理。他用和緩的口氣，對他說：「你是這幾天才搬進來的？我前幾天還不曾見過你，嗯！」偉良盡量表露出和藹的神態，爲的是消除二人間的尷尬和窘逼。青年乞丐仍是苦澀的笑，不說話但不住顙首。「這是小兒麻痺症嗎？」——」偉良用手指戟向青年乞丐的腳肢上。那雙腳雖然掩在被單裡，但隆起的形狀，仍使人想像到它的畸形和突兀。「那已經，有三十年了！」——」青年乞丐像被不幸的身世愁浸了。他滿是油脂的髒臉上，一瞬間露出了一絲使人心碎的淒涼感。樓房內老人的唱曲已告終戢，但樓上拉二胡的正勤。那樂音宛似鑽入人的心腦，那種荒蒼落寞的感覺，使聽到的人，打從心房裡升起一重難言的怖慄感。

「可惜哦！」——」偉良吟嘆了一句。他自衣袋裡掏出了煙捲，自己銜了一支，也爲青年乞丐燃了一根。夜風在天井外鑽入，把床鋪上簡陋的鐵皮，吹得嘎然發響。青年乞丐有些惶惑和不安的，接過偉良給他的煙捲，他小心地吮了一口，又小心的對

偉良陪笑，說：「先生，你人真是好！——」他說話是口齒靈便的，但那份笑容，使偉良洞悉到，他背後深遠和無盡的悲哀。「我叫杜偉良，是一個建築工人，不是什麼高貴的先生！」偉良噴了一口煙圈說。他不瞭解，為什麼他今晚，會對着一個驟然相識的青年乞丐，說出這樣充滿酸迂的話來。

「可是，先生——」青年乞丐有點惶亂的，幾乎提高着聲音說。偉良急遽地，向他揮揮手，說：「我們都是同樣天涯淪落人。你叫什麼名字呢？」偉良因為和他坐得貼近，隱然鼻嗅到他身上溢滿霉濕氣。毛廁間和浴洗房，四處送來腥臭的怪異味，使這天井一隅的雙層床鋪位，更其的齷齪和骯髒。

「我不知道我姓什麼。從小，人人就喚我做阿招！——」青年乞丐說着，好像也意會到這名字的怪異。他有點羞赧的，把臉龐低低地垂下。「阿招？——」偉良也感到特異的，對青年乞丐凝望着。二人間出現了短暫的噤默。樓上的二胡聲早已收斂。在樓下的過道床鋪間，已有人發出微弱的鼻鼾。樓房前有人走路，把地板踢得噠響。有人把門扉，掩動得充滿響聲。一切都是夜之奏鳴曲。在樓房前後，已有數家人掀熄了燈在安寢。偉良看着阿招，把煙捲一口一口的終於吹盡，他說：「你是外埠流浪到這裡的，阿招？」偉良的問話，在寂寥的夜晚下，聲音更顯得響亮。屋外傳來蛙鳴齊奏，偉良和阿招，同時聽到天井上下，無不飛着蚊蚋而嗡鳴不休。

「我的確是，從外埠流浪來這裡的。這裡是大埠，有整百萬的人口，也是繁榮昌盛的地方。我在這裡行乞，也多少可以討到一口飯吃！」阿招雖是肢殘的人，但說話却很有條理和見識的。偉良幾乎因此微笑出來，但他最終仍是正着顏色，說：「這裡也取締行乞者的，是不是？」偉良好奇的問，並且好意的，再為上遞上了一根煙捲。這句問話，顯然觸動了他的傷心事。他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表情旋即黯淡了下來。他嘴唇蠕動一下，像有什麼話欲說不說的，一副難過的表情。偉良正要追問一句，却見一個青年的住客，正從樓房後的旋轉梯階下來。這種旋轉梯本是樓宇的逃火設備，但樓房的住客群，如果要上毛廁或浴洗房，就一定經由此道。——那青年人叼着一支煙捲，正向偉良和那遙遠的青年乞丐啾望着。他稍為定了睛，才向偉良招呼一聲，說：「偉良，是你呵！」後者也認出，那是一個熱愛文藝的青年陳其。他是某文化機構的文員，據說寫得一手好詩文。也熱衷於民間樂器。方才樓房上的二胡演奏，就是出於他的表演。

「陳其，是你哦！」偉良和他在月色俯照的天井下寒暄。陳其頗為瞭解似的，對他說：「我看報上的消息說，你們的建築工地，可能會爆發出罷工

事件，是不是？」陳其說着，也望了望那可憐的肢殘青年。他在默默地吮煙。偉良沉聲了一聲，說：「也許是吧，這年頭，罷工的事件多到數不清！」偉良藉着煙氣的掩飾，把他沉鬱的表情埋在煙霧裡。陳其很是瞭解的，領首並說：「最近的交通業大罷工，就弄出了人命。那批殖民地的英國軍警，竟然在罷工糾察的現場，開鎗射殺工人！」陳其說完，就轉身走向毛廁間。偉良一個人，像發呆似的，想起日來建築工地的種種情象。一個工地監工黃財被殂斃了，一場暴風雨式的罷工事件，就在人們的周圍，即將爆發了！

偉良耽思了好一會兒，才警覺陳其已走落了幽黯的毛廁間。他本想問他，最近寫了什麼熱情的詩篇，或做了什麼成功的音樂演奏。但陳其已掩身在黑黯的毛廁後。偉良耳畔聽到，一個老婦在炊煮間，正在佝着腰，把一壺沸熱的開水，用艱難的姿勢，提步向樓房裡間的房屋走去。她蒼白如銀的髮絲，使偉良一眼，就認出她是阮坤的老母親。她提着水壺，步態緩滯的，一步拽一步的，消失在樓房昏沉不清的過道間。偉良看着她駝形的背脊，也聽到她帶痰的咳嗽。他的內心，麻痛不休的傷感起來。一個可哀可憐的老母親呵！——偉良想到這裡，又望了望肢殘的阿招。後者用手背拭着鼻沿的涕液，對偉良耽視半晌，說：「我就是剛從牢獄裡釋放出來的！」他的聲音已帶著暗啞。偉良還不會答話，他就把話續說着：「我的上鋪——」他用孱弱的手，指向滿置着瓶罐和雜物的上床鋪說。「他和我一道，在這個城市裡行乞維生。但是，他被警察們逮捕了，也死了！」他像哀悼着一個至親的好友，在淌鼻涕的同時，也第一次讓偉良看到，他的眼眶內浮着淚。天上的月華淡照，樓房炊煮間一瞥幽黯的燈光，把阿招的臉相，照成死灰色。他那種難看的表情，使偉良有點難過的倒抽一口氣。

偉良在離開阿招之前，把自己身上的，僅有的幾元錢，揣在他無肉的手掌裡。也把自己吸吮過半的煙捲，整包的遞送給他。在他不住喃喃的「多謝」聲中，偉良已離開露寒的天井，而踏上石階，向樓房前的房屋走去。他渾身都讓傷感罩住了。他聽到阿招告訴他，他的一個同道，就在牢房裡，被幾個殖民地政府的警官打死。他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小撮鴉片膏。他堅持說是自己服用的，但警官們直要他供出來源。一時間不出根由，就拳打腳踢的，把他打得嘔血，而終告奄奄而亡！他死去之後，殖民地政府官員，就倉猝的把他的同道阿招，從牢獄裡釋放出來。但經過幾晝夜的捱餓，阿招在離開牢獄後，走在陽光毒辣的街頭上，一陣子昏眩，他就整個人倒臥在街上。

所有人生的悲劇，都發生在所有不幸人的身上

——偉良小心地，提着脚步，走過兩邊盡是雙層床鋪位的過道。屋頂上只亮了一盞小燈泡，照見地下，滿滿是鞋履和盆罐。有一個在街上擺賣糖果的小販，甚至，把整担挑的箱籠，擺在狹隘的過道上。一群老鼠，在各式雜物上跳縱。家貓則蹲在牆角裡安睡。——偉良一邊走着，一邊想起剛才的那句話：所有人生的悲劇，都發生在所有不幸人的身上！

樓房的中座，大小間隔了七八家住房。這裡，中間闢了一條狹小的過道。幾戶人家，都是門扉相向的。彼此如果把門葉洞開，就可以一覽無遺的，把對方家宅裡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這裡一年到頭，都是暗無天日的。由於樓房的主人，規定每夜才扭開電門，而供應燈火。時間至中夜時，即行截止。這件事情，樓房主人托給樓上前房的一個印度住客主理。他是一個靠放高利貸爲生的人。而樓房主人，則是一個罕見露面的印度孟買人。樓房中座的住房，是較諸前後樓房，臨窗的房屋，賃金來得相宜。這裡不但見不到些微陽光，甚至空氣也是駭窒的。人們白天極少留在房屋裡，多半出外謀生，而晚上回房作憩。偶然白天留在房屋裡的人，除了摸黑行動之外，就是燃着如豆光的煤油燈，在這大白天的小黑暗天地裡，進行着各式日課。

偉良想起，方才在樓房後天井處，瞥見阮坤的老阿媽，提着一壺熱沸的開水，自炊煮房走向樓房的內房。他想起也許自己，應該探訪一下，這白髮蒼蒼，年近古稀而仍在生活線上，頻頻掙扎的苦命老人了！他想起，在阮坤離家在外，毫無踪影的那截日子，老人終日依偎門閨，而期盼兒歸的那份苦況。她幾乎是癡迷而失常的，終日叨唸着「坤兒」的名字。她每對着兒子的摯友偉良或阿祥時，她總是迷離似的，霎動光芒黯淡的眼睛，對他二人問着同樣的說話：「告訴我，你們。坤兒如今在什麼地方了！」但是，她得到的，全都是空洞的回答：「他很好。他很快就要回家的！」可是，大家都知道，阮坤已身涉另一種社會生活。他和一般市民不同的是，就是積極的，參與一種社會改革運動。他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有鬥爭有犧牲的一天，他們就可以改朝換代的，砸碎殖民地主義者！

在樓房中座的過道上，偉良稍爲腳步趨了一會兒。他看到阮坤的老阿媽，正蹲坐在小木凳上，在狹小房屋內，手縫着自己的襯衫。房子內只有一盞，迎風搖晃不定的煤油燈。燈光折射下，可見到她刻滿歲月留痕的紋線。

她在手勢顫抖地，縫綴着襯衫的同時，唇皮不住蠕動，像在說着自己對自己說的話。房屋裡陳設簡單，只有一片小板床和一把相摺的帆布床。有一

個肅容的中年男子，讓鏡框鎖在牆上。那是阮坤先父的早年遺照。其他仍可見，老阿媽年青時的照片，和阮坤少年時候的生活照。一張阮坤和偉良阿祥，加上幾個已告星散的舊友，合照的相片，仍貼在黯敗的牆面上。偉良特別注意到，阮坤把幾幀強調鬥爭必勝的傳單，張貼在牆面上。那裡剪貼了一句鮮明的句子：「起來鬥爭，不願意做奴隸的人民！」

「伯母！」偉良站在房屋外，輕悄聲音的，對埋首在縫綴襯衫的阮坤老阿媽，低叫了一聲。他似乎不願對她過份驚擾似的，連腳步也不願踩得過響。房屋內光線昏沉，空氣悶翳。一重使人鼻腔難過的潮濕氣，在房屋的有限空間裡迴旋着。偉良藉着微幽的煤油燈火，見到兩只木箱被擺在板床沿。箱底下綴着小滑輪，上面按序的擺着大小泊來香煙。幾只玻璃罐子裡，盛滿着乾炒的花生米。床板上和木廂周沿，不住的爬行着大小的蟑螂！

老阿媽費了半晌的凝望，才在搖晃的煤油燈照下，認出門檻外的，是她兒子的摯友偉良。她在喉嚨裡，迸出了一句帶痰的聲音，說：「是你嘛，偉良！」她說話的聲音微弱，夾雜着痰窒息的聲響，聽起來使人頓生淒涼感。「伯母，我是特地來看你的。」偉良移步走入房屋。老阿媽連忙放下手上的針線。她挪動了一下身軀，自黑暗中擎出一只矮凳，讓偉良端坐其上。房屋裡雖然沒有時鐘，但隣房的時鐘，在響動時仍清晰可聞。偉良聽到鐘敲十二下，已是中夜時分了！

「我都知道，坤兒最近是有些變了。特別是他離家一截日子之後，回來就和過去不同了！」老阿媽一邊說着，一邊扯着喘氣兼咳嗽。偉良從她說話間，知道她並不瞭然阮坤的究竟。他舔舔唇，把兩手互搓着，正在思索着話題，而老阿媽却喘定了氣後，續說：「兒子長大了，我也管不了許多了。我但願他好好的找份事情做，把生活安穩下來，我就滿足了！」她說着，輕輕的喟嘆一氣。「他如今，在建築工地裡，幹得好好的！」偉良試圖用撫慰的口氣，對老阿媽說話。可是，他發現老阿媽顯然地憂心忡忡。她的臉上表情，似乎表現出她也不是不全瞭解她這個兒子。偉良這一瞬間，也感到心頭的突兀和心房的撲跳。老阿媽眼睛抬望着，牆壁上那幾幀照片，說：「我這一輩子，也從未過一日安享的日子！阮坤的爹——」她說到這裡，眼眶內已漫起淚潮。她的聲音黯啞了。

偉良低首頭，在用雙手無意識的，搓摸着自己的雙膝蓋。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內心沉重。他感到，這含辛茹苦的老阿媽，實在太可憫了！她幾乎到中年之後，才得一子。而兒子誕生之後，她的老伴即患痨病故世了。她花了十多年時光，才把孩子阮坤

帶大。而阮坤在成年之後，多年以來，一直在人海裡飄泊無踪。他幾乎是，極少留在家裡，甚至本市的。他工作在外埠，但也極少接濟家裡的老阿媽。甚至書信也少，好像他一直活在浮晃不定的空氣裡似的！他好像關心他自己，多過家裡年邁孱弱，而生活瀕於絕境的老阿媽！

這就是，一個在社會群體裡，不住吼叫，要打倒殖民地政府，要改革腐朽社會，要為窮苦大眾，創造明天幸福生活的，積極青年的另一副臉孔！——偉良呆呆地，就想了半晌，才站起身來，對老阿媽說：「伯母其實也不需要擔心！阮坤這一截日子以來，都是很努力和安份的做事！」——偉良也許深感自己的言不由衷，臉上一陣麻熱，額際上沁着汗珠。他張大喉嚨在喘氣。房屋內越來越悶熱了，煤油燈的火燄，在燃燒時，噴出一種難聞的腥臭味。

「偉良，你和阿祥，都是阮坤的好朋友。你們太瞭解他了。只要你見着他，為我勸勸他，教他搞好自己的生活。然後，不要讓我這做母親的失望。娶一房媳婦，為他們的阮家傳一點後裔！」——老阿媽說到這裡，臉上也不期的，綻露出一絲微笑。偉良在愁淡的燈火下，看到她的笑靨雖然充滿苦澀，但是，那種母性的光輝，却是無法掩抑的。偉良頓然的，感到母愛的深微和偉大。也同時想念到自己的母親，那個終年臥在閣房內，在痛苦中默數着日子，而身子癱瘓的老阿媽！她何嘗也不是，有了兒子，而仍然過苦日子！天下的父母者，如今能夠過好日子，而享其兒孫福的，實實在在真能有幾人？

我和阮坤，其實都是生身父母的不肖子！——偉良心裡暗暗地叨絮了一句。他同時，也聯想到阿祥。也想到他那雙老邁，却仍沿街拾掇破爛為生的老爸媽！他兩老夫婦，在推動着沉重而笨滯的小木車，一直向熙攘不休的街頭步去。他兩人的喘息聲，和車輪的轆轤聲，却不絕如縷的，迴響在偉良的耳際。偉良像心坎裡，被車輪砸得刺痛起來。他咬着牙，硬忍着內心的苦楚。然後，一步沉重過一步的，向樓房前自己的房屋走去。他臨別時，向阮坤的老阿媽，許下了空洞的諾言。他對她說，他一定敦勸阮坤，及早的把婚事完成，並且為阮家的一脈，留下長遠不絕的繼後燈火！——老阿媽果然相信了。她的笑容，綻露得更其燦爛。她笑的時候，把眼眉和嘴角，都撮成柔美的一柳絲線。她的笑，使人聯想到她青年時的嫵媚和清麗！——偉良把眼光，從她的笑臉，移到牆面上，那幀她年青時的照片。一瞬間，偉良恍似看到，笑的人不是眼前的老阿媽，而是照片中人。只是那笑聲，隔絕了二三十年的時光，而傳達到這侷促氣悶的房屋裡來。那笑聲

，最後竟變成激動後的嗚咽了！

偉良聽着阮坤老阿媽的嗚咽聲，和隣房傳來的鼻鼾聲，他感到頭腦裡一片混亂。他分不清，誰是誰的聲音。一個隣房的男子，在夢囈中說着胡話。他好像在呼喚着阿媽。而老阿媽則在啜泣啜泣中，呼喚着「坤兒！」——偉良沿着狹隘的過道而行。這裡是暗無光火的。他腳下踢到各式木屐和鞋履。幾只野貓，在黑暗的過道裡，閃爍着水晶似的眼珠。偉良沿過道而走時，鼻囊裡被一種濃郁的煙氣窒息了。他感到喉嚨有欲嘔的衝動。抬眼向一片半掩門扉的房屋望去。在昏鴉無光的房屋內，有三個瘦骨如柴的中年人，正陳躺在及地的矮榻上。三人各自擎着一枝煙筒，在聚精會神的，吸吮着騷鼻的鴉片煙。一盞如豆粒的煤氣燈，在三人的身畔放着光芒。三人在煙筒裡和鼻腔裡，裊裊地流溢氣息。燈光在不住的晃動，照出三副沾滿着汗油，却完全陶醉在幻景裡的臉孔。

站在門縫外的偉良，對這三個陷溺在地獄裡的幽靈，除了嘆息，就是說不出悲憫的，在喉膈裡發出了一聲異響。他的嘆息聲，夾着他的脚步聲，使三個瘦瘠如枯屍的男人，齊齊地，抬起迷忪的眼睛，向門縫外望去。他們早已習慣了黑暗。是以，很快就認出了是熟人。他們只是轉動了一下呆滯的眼珠，也沒有吭聲，只是略為頷了首，對偉良透出了一副，不算表情的表情。然後，又半瞓着眼皮，把鴉片煙霧，噴得滿房屋曖昧不清。房屋內，除了煙筒的嘆嘆響，也有群鼠在不歇咬叫。

偉良站在門框外，略為停了脚步半晌，就掉頭向樓房前，自己的房屋走去。他不忍再見到，在人世間，仍有這般作踐自己的人！這些人，已經和死亡交上了運道。他們只差這雷池的一步，就掉在死亡的深淵裡，而淪為煙膏的殉葬品。而他們却仍無自覺的，在生和死的邊沿上吞雲吐霧！——在煙筒聲嘆嘆中，偉良拐了一個曲彎，而到了樓房中座的交岔口。這裡一邊，堆簇着各戶人家的柴薪和煤炭。也有一些人，把家裡擋置不下的盤罐和雜物，一古腦兒的，推陳在那生銹的鐵架上。有人把一串晒乾的鹹魚，吊掛在半空上。人們走過其上，總嗅到一陣奇腥味，自空際處撲面而來。不知是那戶人家，甚至把一座半殘舊的縫衣車、腳踏車擋置在那裡。

樓房的另一邊，是一排被間隔得，僅只可以安置一爿雙人床和一張飯桌和兩只坐椅的小房屋。幾伙人家都撤燈安憩了。只有三幾戶，仍在透亮着煙油燈。一個少女仍在燈火下，勤快地串着塑膠珠花。那是一種低微的勞動收入。每串一千條珠花，也不過四五角錢的收入。她們終日夜所得，也不過是僅夠一點起碼的生活開銷。而她們，就在這種卑微的小事上，耗費了絕大的勞力和光陰！——偉良正

走着，和一個肥敦的中年人，在過道上碰上了。他定睛一看，却原來是那爲人撰寫書信爲活的秦夫子。後者正抬擯着自己的帆布摺椅，在過道上，和偉良二人碰上了。他還未說話，偉良却先開口寒喧說：「是你哦，秦先生！——」後者擯着帆布摺椅，鼻隼上微然的沁汗，說：「偉良，這麼晚了，你還不會休憩！」他說着，一邊把摺椅擱在地上。這裡一片小小的房屋，就是他寄居的所在了。在他房門外，高豎着一排雙層床鋪。上面各自據臥着一群住客。有人頻頻打鼻鼾和咬着牙齦。

「我是看阮坤的老阿媽去的。這麼晚上，她還在縫針補！」偉良站在狹窄的過道上，和秦先生在虛黯中，彼此雖然看不清對方，但却感覺對方正啾望着自己。「老阿媽也實在太苦了。她幾十歲的人，仍要在街頭上擺賣香煙過活！」秦先生滿口慨然地說。「那也沒有辦法。如今生活費又高漲，窮人家們，真的是舉炊困難！」偉良嗟嘆的說，他這時候，也不期然的，想起自己一家的生活和困苦。其實，如今的世道，誰能不苦呢？他在沉思中，臉色顯得極其難看的，在鼻腔裡長舒了一口酸氣。「可是，老阿媽的兒子阮坤，也太不懂敬奉她老人家了。他幾乎長年流浪在外的，沒有好好的照顧他的老阿媽！」秦先生的語氣，明顯地帶着不悅。但偉良感到，這真是一個難以置喙的問題。他自己，何嘗又照顧到生身的老阿媽呢？他多年的生活飄泊，最終也把生活的重擔，過半的交由妻子麗芳肩負。而他，幾乎多年，都是在就業和失業間半浮沉！他幾乎是，不會好好的供奉過老母和撫育過妻子兒子！而他，有什麼資格去評議他人呢？

偉良有點難堪地，提起腳欲往樓房前，自己的房屋裡走去。秦先生却把自己的房門扉推開，對偉良說：「要不要進房屋裡坐坐，陪我喝一杯高粱酒，呃？」說時，他已燃亮了房屋裡的煤油燈。偉良瞥眼可見，房內灰壁上，掛着的吊鐘，已指着中夜過半。他說：「不了，秦先生。已經好晚了，我明天——」說到「明天」，偉良的語氣也頓挫了起來。他真不知道，他的「明天」是怎樣的！明天也許他真的失業了！明天也許，他真的從此浪蕩街頭，不知如何打發時間和支撐生活！明天，他真的不敢想他的「明天」！——偉良轉身，向黑暗的過道前走時，却見秦先生手持熠亮的煤油燈，在他的面前晃動着，說：「偉良，我有幾句話，不知道應該如何對你說！」——他說時，煤氣燈不定的光芒，照見他的一雙眼瞳內，閃着猶豫與不安的色采。

「是有關於阿祥的，偉良。我知道，你和他，和阮坤，都是極好的朋友！」秦先生的鼻隼上浮汗，使偉良即使在更黯淡的燈色下，也感到他在

難言之隱後，心裡夾雜着明顯的忐忑不安。「秦先生，是不是阿祥，他——」偉良的眉心跳聳着。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他看到秦先生爲難的臉龐，使偉良的心，一直往無底的深淵裡沉。他毅然地，擺擺腦勺，對秦先生說：「好吧，秦先生，我陪你喝一杯高粱酒！」說完，他也不理會秦先生會否答應，就一跨步走進了房屋裡來。

房屋裡到處是潮濕的霉濕氣。那唯一的鐵床上，放置了一只籃箱和一把摺椅。那是秦先生日常撰信謀生的家具。牆上毫無意義的，張掛着各式揮春，如「出入平安」「橫財就手」等，在寂寥而虛黯的空間中飛揚。房屋的牆角裡，有蟋蟀在單調的嘶鳴。房屋央，置有一桌和數椅。桌面上有碗筷和吃剩的菜肴。一群螞蟻和蟑螂在蠕蠕爬動。「這是上好的高粱酒，偉良。——」秦先生爲偉良和自己斟了一杯酒。他肥敦的身軀，把坐椅壓得吱嘎響。「很好，很香的酒！」偉良舔了一口，頓覺喉腔內透着沁涼。一種苦澀中帶着絲甜的氣味，在他的胃臟裡流竄着。「這是家鄉的名酒，是一個央我代寫家書的海員，餽贈給我的！」秦先生說着，嘴裡噴着酒氣。很快地，他的臉肌上已溢起紅潮。他還未待偉良說話，已再呷了一口，頻頻的說：「好酒，好酒！」他幾乎把酒氣噴在偉良臉上。

「好了，秦先生。請把阿祥的事故，都告訴我吧，呃！」偉良手持着酒杯。他輕舔了幾口酒液，這時候已滿臉頰上溢滿紅暈。「偉良，你和阮坤和阿祥，都是極其要好的朋友。怪不得要這麼關心他倆！」秦先生把酒瓶擱在一邊，然後從桌畔一只小紗廚裡，拿出一碟和酒的花生米，擱在桌面上。偉良一動不動的，直坐在那裡，對秦先生凝望着。後者在煤油燈下，嚼着花生米，而下頰的厚肉，則在不住的蠕動着。房屋裡極靜，只有牆角的蟋蟀聲和掛鐘，在單調而富有節奏的響動着。「好吧，偉良，我告訴你。阿祥的官司，很不妙！」秦先生也許說的語氣太重，全身晃動了一下，砸得關節鬆脫的坐椅，不住吱嘎地響。「果然，是這樣！」偉良長吟似的，在鼻腔裡哼着聲說。說着，他仰脖把半杯高粱酒向喉嚨裡灌。酸辣的酒氣，使他口舌都溢滿麻癢感。

秦先生動作緩慢的，起身走近床沿的一只小櫃子，用了極大的視力，才在堆疊着許多雜物的小箱裡，掏出一封信來。他藉着微弱的燈光，用老花的眼睛，看了再看，才肯定這是無訛，才回到桌面上，把信件遞給偉良，說：「這是政府檢察司寄來的信。是寄給阿祥的老阿爸的！」秦先生把信擱在遙遠的桌面上。一只蟑螂正在桌面舔食着殘羹。一群虫蛭，飛撲在煤氣燈上，使偉良感到厭煩的，用

手去撥趕虫蛆，他這一個動作，幾乎把整盞的煤油燈撥熄了。秦先生連忙伸出雙掌，圍護着搖晃不定的燈火。二人忙了半晌，才最終把燈火穩定了下來。

「我都明白了，秦先生！——」偉良呷着酒液，尖聾着眉說。他一下子，已聯想到了事態的種種。他想到最壞的一面，是殖民地政府的檢察司，最終還是對阿祥，採取訴訟行動。他今要嚴懲一切運毒的反社會份子。所以，必然要採取高壓力手法，務求滌盡一切運毒的罪惡份子！「這信是政府檢察司，照會阿祥的家長。他們即將提出對阿祥的訴訟行動。為了被告人的法律利益，檢察司提醒阿祥的家長，他可以延聘律師，替阿祥辯護開脫！——」秦先生呷了酒，長長的舒了口氣，續說：「這信是兩天前，寄到阿祥的老阿爸手裡。他因為不能通曉英文，就把信讓給我傳譯。我一看內容，就知道不宜給他兩夫婦太刺激。我只好說，近日精神很恍惚，視力也逐漸退化，要過兩天才把這信譯出來。他兩夫婦雖感到突兀，最終也只好由得我！——」秦先生一邊說，一邊露出難抑的痛苦表情。他似乎對自己的欠忠誠，而感到愧赧的，不住搖首和喘氣。

「延聘律師？——」偉良的語氣裡，帶着苦澀和譏諷的說。他不是菲薄阿祥的老阿爸聘不起律師，而是慨嘆這種生活貧窮線下的人，竟然建議他們去延聘律師。「其實，阿祥也太不長進了，竟然和別人，夾伴的去運毒。這是貽害社群的事喎！——」秦先生酒灌多了，語態也益形率直起來。他說了這幾句話，却換來了偉良吟長的浩嘆一聲。他的臉色驟然地變幻一下，在紅潤的臉肌上，閃過一重難看的青白。他說：「是不是，我說錯話了，開罪了你的朋友和你，偉良？」他持着酒杯的手，因為抓得過緊之故，手背上的筋脈蠕動不定。偉良搖晃腦勺，用撫慰的語氣，對秦先生說：「不必介意，秦先生。阿祥真的，如你所說，他是太不長進了！這些勾當，都是貽害社會人群的！——」偉良說完，已呷盡了整杯高粱酒。夜已深沉，整幢樓房都如死的寂靜，二人都感到有些眼倦，和些微的頭腦麻痺。秦先生默不則聲地，為偉良和他自己斟滿了整酒杯。虫蛆不歇的擁着煤油燈飛舞，大部份都被燒成焦屍的，紛墜在遙遠的桌面上。

偉良站起身來，正欲向秦先生告辭時，後者也同時站立起來。偉良說：「好晚了，秦先生。我不能再打擾你了！——」他說話真的有些乾澀，舌頭也不靈便了。他真的被酒液麻醉了部份意識。人站立着，腳步却有些浮晃。「偉良，請接受我的盛意，把這杯酒盡乾了！」秦先生移近腳步，把手裡擎着酒杯，遞向在偉良的面前。後者看到他虔誠的目光，也嗅到芬芳濃郁的酒色。他無所謂的，聳聳

肩，然後拿起酒杯，把盈杯的酒液一乾而盡。「好，真痛快，偉良！——」秦先生好像有些懶意，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欠穩。「好了，秦先生。你還是早些安歇吧！」偉良移動沉重的腳步，正要向房屋外跨去。「可是，偉良。請你最後給我出一個主意。這封信——」秦先生用手軒指一下，桌面上那封烙着殖民地政府徽號的信封，說：「我該怎樣向阿祥的老阿爸解說呢？這是一封使他倆難堪的信！——」他說時，最後的聲音帶着苦澀了。

房屋內的時鐘敲了一響。已是深夜的時分了。房屋內的煤油燈，把秦先生和偉良，二人的軀影，一個碩胖一個俊瘦的，投影在昏鴉不堪的牆面上。二人對峙了片刻，最終還是偉良打破了寥默。他把一只手覆按在秦先生滿是肉架的肩膀上，說：「告訴他倆夫婦，秦先生！——」他的眼神掠過一瞥的淒愴，語調幾乎是暗啞的說。「不過，這太令他倆傷痛了！——」秦先生難過的說。他的多肉的臉，因酒氣的盤升而漲紅着。「聽天由命吧，秦先生！——」偉良無可奈何的說。他移步走落昏暗的過道。酒氣使他微微打隔。他在走向樓房前，自己的房屋時，背後傳來秦先生愁慘的嘆聲，說：「為什麼，這麼多的不幸，都發生在我們貧苦人的身上！——」他的說話，餘音裊裊地，一直蕩漾在偉良的耳畔。他同時候，聽到子夜特有的各式聲響。隣屋傳來貓兒叫春的叫鬧，有人深夜仍頻頻的砌動麻將聲。一戶人家的嬰孩，在扯着喉嚨哭喊。街外清寂的街頭，不住傳來小販們，在推着小車，沿街叫賣着消夜的小食。屋子裡，人的輕微走動聲，却會變成巨響。

偉良的腦膜，像被漿糊粘纏住，而感到疼痛，而思維含混不清。他經過晦暗的過道，頻頻地聽到，雙層床舖上的睡客，正在發出各式怪異的夢囈。一個睡客，自上鋪把雙足垂下。而下鋪的睡客，則把碩胖的臀部，迎向着過往的人。他的褲帶鬆剝，露出雪白的大腿，也隱然的把恥毛凸露在外。牆上的壁虎，在奔竄中發出異響。——偉良在回到樓房前的房屋外。自己的住房已撤熄了燈光。房內寂然無聲。他正要推動門葉，往自己的住房走時，却見到，樓房外閑無人影。雜院前的磚地，已鋪滿銀灰色的月光。一層露珠，被月色照射得閃灼耀動，看似是一盤珍珠，被撒得一地而燦然生輝。偉良重重地，向樓房外沁涼的空氣，貪婪地吮吸一口。他要藉這涼入心脾的空氣，把心腔內的悶翳盡傾逐出來。但是，他呼吸猶未回轉過來，却見樓房的樓柱下，在一株細細矮矮的紅木樹下，立着一個少女的身影。那影子像是規避着什麼人，正把自己盡其可能的，向暗蔽處躲避。而冷寒而寂寥的夜空下，可以聽聞到虫鳴，也可以聽到女子，抽抽噎噎的啜泣聲。

那女子的軀影，讓銀白的月色，投照在霧濛濛的磚地上。女子哭着的聲響，引得偉良好奇的，跨步越出樓房的門檻。一陣寒霧迎面撲來，冷得他直打着哆嗦。他舉步移近紅木樹畔，在枝葉扶疏間，他看見一個穿著花衫衣褲，臉容娟秀的少女，站在樹影幽深處，用瘦弱的雙手，捂着臉龐。她的兩串清淚，如斷珠般流落在胸脣上。上衣的花衫，讓淚水浸得，濕嗒嗒的擴成一個水圈。

「是妳嘛，小碧！——」偉良在月色和霧色裡，稍為費了點眼力，才認清那少女是小碧，是樓上中座房屋的住客。她是一個過氣舞孃的養女。是她的一棵搖錢樹。很年輕就出來舞廳伴舞。那時，也兼充導遊的，帶着一群白種水兵，在城郊外的名勝地，穿梭來往。她有一次，因不甘被一個水兵凌辱，被幾個水兵圍毆了一頓。人奄奄一息的，被人發現她臥在溝渠裡。她被送進醫院之後，她那養母還大發雷霆的，在醫院裡對她大罵大罵。在許多人的目睹下，她養母還咬牙切齒的，對她吐涎沫和摑耳光。

所有這些，都讓偉良在瞬刻間，而湧現在酒後麻痺的腦膜裡。他定睛凝望着小碧。只見她平淨和均勻的臉肌上，如江流似的，曳行着兩行閃灼的亮淚。夜靜之下，她抽噎的聲響，使偉良宛似聽到，她內心狂厲的哭喊。彷彿她的哭聲，在聲聲低訴着她可憐的身世。也宛似哭盡她一切的怨懲，和一切的人世不幸和不平！

「杜先生！——」小碧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年紀。但過份濃郁的打扮，把她過早地，粉雕成一個早熟的女子。她的稚嫩臉上，誇張地染上唇紅。她的眼蓋和眉線，都經過人工的描劃，和脂粉的虛飾。使她看來，十足是一個庸俗的小大人！她的頭髮燙成窩巢式，耳墜也過長地，吊着幾只兼價的人造翠玉。她的身上，漫滿着幽幽淡淡的廉價香水氣。——偉良凝睇着她，半晌，才舒然地嘆了口氣。他沒有說什麼，只是擺擺手，讓自己回復一點醉意似的，不想再想人間的事。自然也不願去想眼前的事！

夜幕已將整個城市緊罩住了。甚至，連遠盡街頭，沿街的燈光，也有少數已告撤熄。轉動得耀眼的霓虹燈，也突然間，停止了光亮。整個夜，使人有特異的感覺。夜更加深了，市聲幾乎完全歛息了。連棲遲在電桿線上的雀鳥，也整體地墜入夢鄉，而停止了跳躍和啁啾。

小碧把她的遭遇，對偉良低聲地哭訴了。她是伴舞之餘的，帶人客到處逛遊，而賺取酬金而過活。她絕大部份的收入，悉數交付給她的養母。自己只留一點剩餘，購置衣裳和脂粉。而帶着人客逛遊，往往招致她自己無辜的損失！她好幾次，都讓人家把身上的金錢，洗劫一空。有好幾次，她甚至受

到了，嚴重的人體傷害！「可是，我沒有法子，我阿媽要錢。她要還賭債，要應付各式黑社會人物的需索！——」小碧漸漸淌着淚說。偉良無語地，仰望着黑默默的蒼穹。他想起小碧養母，那副可鄙的臉孔，也想起那批獐頭鼠目的黑社會人物！而夾在他們中間的，竟是這一個弱質孤苦的小女子！

偉良對着小碧，仍然無語地，抬起他那雙，讓酒液和疲倦主宰着的眼睛，對小碧審視了半晌，然後才說：「小碧，妳實在太命苦了，小碧！——」小碧用手絹蘸着淚，說：「我不敢回到房屋去。我今天晚上，又讓歹徒洗劫了身上的錢！——」她說起失掉的錢，眼淚即如缺堤的江水，一傾而瀉。她極力不讓自己哭喊出來，竟用手掌捂着嘴吧。雙肩因掩抑住哭，而顫抖地躍動着。偉良在這時候，除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實在也想不出，應說什麼話來撫慰小碧。他這時候，甚至不敢正視小碧，那副淒然和悲痛的神情。特別是她說上這一句的時候：「我阿媽會鞭打我的，我不敢回到房屋去，杜先生！——」這時候，小碧已泣不成聲的，胡亂用手撥拭臉上的脂粉。一團胭脂被她拌成一塌迷糊的脂粉漿。

雜院的遠近，都是成群的野貓流蕩着。狗兒已匍匐在陰暗處安憩。誰家把一只洗衣盆，遺放在水龍喉下。水珠從龍喉裡滴出，在洗衣盆裡，激起寂寥而單調的咚咚響。樓房內，幾乎已無人燃亮燈火。只有樓房前，那唯一照路的燈泡，在發着微弱的光芒，在和沉沉無邊的黑夜抗爭着。——偉良自己坐在一塊石墩上。小碧則仍然，掩身在紅木樹下，一聲高一聲低的嗚咽着。偉良無奈的，搖頭說：「小碧，我們都是很窮很苦的人。我們誰也不能給妳帮上忙！——」偉良的語氣是苦澀的。他說這話後，心頭的沉重比先前猶甚。小碧沒有出聲。她只是用啜泣回應一切。彷彿她是哭她的命運，所以她哭得更其哀切和痛楚！偉良只好攤攤手，對淚人似的小碧說：「妳還是回到房屋裡去吧，小碧。妳可以向妳阿媽求取諒解！——」偉良也許感到自己的說話空洞。他的臉頰，也泛起了酡紅。他慚愧的，用雙掌互相搓捏着。

小碧在樹葉的掩映下，只是輕輕的搖着腦勺。她用輕淡而淒然的聲嗓，說：「我阿媽會打死我的，杜先生！——」她說着時，有意無意地，由左手撫摸着右臂膀上。那裡像結着傷疤，却又不是。却原來是一團瘀血，凝成塊狀的，露出臂膀外。她平時大約是用衣袖或披巾掩住的。如今却在月色下，使人稍加眼力，即能審視清楚。——小碧也許是，經受着內心的煎熬。她的臉色兀地泛成霜白，一種前所未見的堅決和剛毅，在她的眼色裡表露無遺。她突然淒苦地一笑，對偉良說：「杜先生，請你回

答我一個問題，行不行？」她的笑紋仍然留在嘴角。在月色下看她，她的笑，使人感到絕不是代表和樂，而是代表着一種斷然決然的意志力。她的笑，只能使偉良慄然心驚的，對她仔細地端詳着。小碧在他猶未答話時，附添一句說：「你和阿祥，是很好的朋友，是不是，杜先生？——」她雖然只不過十七八歲的女子，但那份心理上的成熟感，却是偉良輕易能夠感覺出來。

「我們三個人，阮坤阿祥和我，都是十幾年的友伴了。阿祥最年少，他不過是廿五歲不過的人！——」偉良像被過去的時光羈絆住了。他想起多年以來，三個人在生活的驚濤駭浪裡，掙扎着和浮沉着。也想到，今後茫茫，也不知道各人的命運，今後將流向那裡那方？阮坤被他的改革社會熱忱燃燒着。而阿祥，却铤而走險的，淪落成犯罪羅網裡的階下囚！而他自己呢？是一個背叛政治理想，而最終變成一個庸庸碌碌，而生活無光無熱的小市民！

偉良沉吟地，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才對小碧說：「我很知道，妳對阿祥很有感情，小碧！——」他把話氣，有意地頓挫一下，是有意觀察小碧的反應。後者露出罕有的老成和持重，只是抿着嘴角，淒然地「嗯」應了一聲。偉良一時探測不到她的心靈，他只好垂着眼瞼，把話續說下去，「他觸犯了嚴重的刑事案，小碧！那是很嚴重的！——」偉良滿腔難過地，搖着首不忍細說。「那是說，他極可能會，被判終生監禁，是不是，杜先生？」小碧說得極其冷靜，彷彿這件事的最終結果，她已完全探了究竟。「妳已知道得不少，小碧！」偉良有點訝異地打量着她。夜色迷濛下，只見到小碧冰涼似的臉孔，像玉雕似的透剔而毫無表情。

「的確是這樣，是不是，杜先生？——」小碧逼問着偉良，但她的眼光，却眺望着雜院外的街頭。這時候，一個蹬着高跟鞋的女子，正篤篤地，敲着冰冷的石磚路，向樓房的這裡走來。那女子的身影，半晌，終於走入樓房過道上的燈光光輪下。她有點突兀的；在這露寒深重的雜院外，在這時分，仍有兩個人影，隱沒在那裡，在細架的對談着。她錯愕之間，抬眼望向幽暗中的人影。她認出那是樓房下的偉良，和樓房上的小碧。這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子，他們在這裡，在夜深霧重的雜院前，在說些什麼？而小碧的兩頰上，浮游着兩串晶瑩的淚珠。

偉良趁着一點雜院上的燈光，看清楚那女子。那女子穿著一襲湖水綠的衫裙，臉上敷着胭脂。她手裡拎着一繡花提包，腳下蹬着特高的高跟鞋。她向偉良和小碧溜望了一眼，眼色裡滿佈着疲累和不安。她沒有開腔說話，只是搐動了一下嘴角，表示了一種隣里間的親善招呼。在她似笑非笑的形態間

，偉良可以看到她有微然的尷尬和自卑。她向小碧啾望了一眼。兩個女子都有一種身世異同的感然感。二人只是微微的領首一下，彼此都沒有說話。然後，那女子踢響着高跟鞋，人像一隻驚鴻似的，轉身已沒入幽暗無邊的樓房過道間。在她的身影倏忽消失後，偉良才想起，在黃昏時分，那兩個在樓房後座，臨窗對罵的女人，其中的一個就是她！

同樣又是一個色笑迎人的女子！——偉良想着，同時向小碧啾望一眼。但後者却麻木似的，一點也沒有激動和反應的，用眼睛仔望着雜院裡外，忽高忽低在飛竄的螢火虫。一群野貓在吼聲不歇的，張着爪追逐着群湧不歇的螢火虫。在街外，偶然傳來轎車的奔馳聲。——偉良走近小碧的身邊，對她凝望半刻，才說：「阿祥和妳的感情很好，我都知道，小碧。但是，他太不自愛了，把自己的前程和清白毀於一旦！——」他說到這裡，把語音放緩和放輕下來。他看到小碧，已無制地，讓兩條淚液，盡情地流淌向頸脣內。她嗚咽的悲鳴，像驚動了樓房上什麼人。有一家住戶，已推開了窗扉，引頸向樓房下雜院內張望。那人在輕聲咳嗽着。偉良抬頭一看，在灰黯的月色下，他認出那是補鞋為活的中年男子。後者只是好奇的向樓房下張望一眼，然後很快地，又重把窗扉掩上。樓房上下，這一瞬間，又恢復了夜深後，特有的寂寥和肅穆！

「我相信，這一輩子，我再也見不到阿祥了。」小碧幽然地說。她說話間的沉重和滄桑感，真的使人不敢相信，她竟是十七八歲的年青女子。偉良感到他越說越不能瞭解這個女子。他沒有其他話想說，只是坐在石墩上，用不很瞭解的眼光，注視着這弱小的女子小碧！「阿祥其實是很好的男子。只是，生活太逼人了。一個人循規蹈矩，很難在社會上過好日子！好些人，為了過份熱切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結果就——」小碧流着眼淚，正想把話續說下去，却見樓房的過道裡，如幽靈似的，走出一個高瘦而眼光尖厲的女人。這是個五十開外的女人，全身都穿着微藍軟綢衫褲。她的右腕骨瘦嶙峋，却套着一只雪青的玉鐲。她在看人時，即使在幽暗中，也感覺到她兩只眼瞼裡，透射出逼人的光芒。每一個被她瞪視的人，不期然的感覺到皮膚灼痛。而她瞪望人的同時，嘴角還勾勒着一種陰狠的笑容。她在黑暗中，壓低着嗓音，用嚴厲而惡辣的語氣，發着聲響說：「小碧！——」

像一陣轟雷似的，小碧如被驟來的雷響攝住了。她渾身打了一個哆嗦，情態極其可怖和慌張的，連忙用手背，揩拭臉頰上的眼淚。她的聲音黯啞，但語意仍然清晰的，喚了一聲：「阿媽！——」女人在黑暗中，應也不應地，在鼻子裡冷哼了一聲。她沒有再說話，只用如火燄似的目光，在小碧的上

下身逡巡着。她看人的那副景象，不只小碧渾身發抖的，臉上泛着死人似的寒霜，連早已站在小碧背後的偉良，也感到渾身的不舒服。他沒有說話，却用篤定的眼光，望向這個浮晃在暗沉空間裡的女人。「阿媽！——」小碧向女人走近一步，用細如蚊蚋的聲音，再次低喚了女人一句。女人只是骨碌着眼珠，用鼻音虛應了一聲，然後說：「妳回家多久了？為什麼還在樓房外，和左隣右里的招三搭四，呃？」她說着，帶點勢利和鄙夷的眼光，向偉良橫睨了一下。這一下真使偉良有委辱的感覺。他臉上熱燥，原先的酒氣又溢上喉膈。他感到懊惱和難堪的，在喉嚨裡，迸出聲音說：「太太，小碧只不過和我談了幾句家常！」可是，他的話猶未說完，女人已剪斷了他的話，說：「呵！原來是杜先生你哦！」她極其虛假的，用一種難聽的乾笑，對偉良笑說道，「是我們多年的好隣居囉！」她伴着笑的說，語音尖吭得使人反感。

偉良立在風寒漸重的雜院內，他此刻面對着，這個滿臉奸狠和陰辣的女人。他心頭的沉重，使他呼吸也驟感困難起來。他不想多說話，只是帶點暗示的對她說：「請妳不要太難為小碧，太太！她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女子！」他說到這裡，已難抑酒氣的湧動，而打起了一個響嗝。可是，他的話，却引起了女人尖厲的格笑聲，說：「小碧真的，很不少知己朋友。好多好多的人，都特意維護她，和同情她！——」她說話的聲音，陰惻惻的。說時，又不住的斜睨了小碧幾眼。後者像在避匿一只噬人的野獸，把身軀盡情的往後挪。在黑暗中，可以瞥見她灰白的臉上，除了淚珠還有汗珠。

「小碧，真的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偉良稍為平伏了呼吸說，「請太太多給她一點體恤和憐憫！」偉良鼓動着勇氣，對女人半敦勸和半懇求地說。女人仍是高傲而不屑地，在鼻腔裡，哼叫了幾聲，然後才說：「我說了嘛，小碧真的，有不少知己朋友維護她和同情她。你看這個，杜先生！」女人把手一揚，在樓房的黑暗中，把一封信件似的物事，向偉良晃動着。偉良一時怔住了，他也弄不清這件物事是什麼。他只是嚥着涎沫，看着這個乖戾的女人，如幽魂似地，從黑暗中走落燈火微明處。偉良藉着一點燈火的昏照，才看清這女人，平板得毫無表情的臉膛，只剩得一雙利眼在翻動不已。偉良被她可怕的臉相擋住了。但他這時候，也清楚的看到，女人手裡揚晃着的，竟是一封已折皺的信件。那信封上的字蹟，偉良很快就認出來，那是阿祥的手筆。他寫着潦草的字：「小碧親啟」。郵戳是本市的，只是看不清楚郵遞日期。偉良在喉嚨裡，不期然的，吟嘆一聲，說：「是阿祥的信呵，太太！」他的語音帶點惶悚。小碧在黑暗中，也驚懼和

痛苦的，迸發着聲音說：「阿媽，妳饒了阿祥和我吧！」她淒楚的語音，包含着極大的恐怖和絕望。

女人把信件在手裡揚了揚，然後，又把身軀退回到樓房的昏暗處。她輕輕地，用鼻腔又呻吟一下，說：「我告訴你，杜先生，這是你的好朋友，阿祥寫給小碧的情書。我總算搜到了。我要告訴你，雖然小碧是個伴舞的，也做導遊觀光情事！但我可以立誓說，她的身子是潔白無瑕的！但是——」女人說到這裡，一種極其巨大的惱憤，已完全的控制了她的意識和情緒。她的聲音幾乎是發抖的，而小碧這時候，已泣不成聲的，低着首不住的嗚咽着。偉良也感染了現場的悲劇氣氛。他呆立在寒風習習的雜院裡。這時候，樓房上下，已有幾戶人家，被打着呵欠的，睜着惺忪的眼，吃力地伸頸向樓房下張望着。

雜院內，這時候小碧更然的哭嚎得厲害了。她突地，雙膝曲屈，跪在霧水濛濛的磚石地上。她撫着胸，用極其哀懇的聲音，對女人哀懇說：「阿媽，妳做做好心，饒了阿祥吧！——」女人這時候，凶巴巴的，上前向小碧，兜臉就摑了一巴掌。清脆的耳光聲，已然驚動了樓房前後的絕大多數住客。大多數人都披着禦寒的絨衣，或者縮着頸脖，在黑暗而寒流四襲的樓房前後，抬眼看着這一幕倫常的悲劇。而小碧在掩着臉龐，在地上跪着，而哭嚎聲更其的悲苦和哀切了。雜院前後的人，雖然圍觀着不發一言，但人人都讓小碧淒苦的哭聲，觸動了慈悲和同情的心腸。人們隨着小碧起伏的哭聲，而睜圓着眼睛，望向那毒悍而厲辣的女人。人群中有人搖着頭，用「噴」聲表示着內心的不滿。

女人這時候，已扯着喉嚨，對偉良或其他人，這樣說：「我告訴你，杜先生！你的好朋友幹的好事，竟然讓小碧懷了他的孩子。已經有兩個多月了！而阿祥呢？他如今却在警署裡，等待着坐牢！」女人又氣惱又痛心的，一迭連聲把內心的怨恨，如水銀瀉地的傾吐出來。女人才說完，小碧跪在地上，把上身匍匐向地面，用淒酸和愁苦的語調，對女人哀求說：「阿媽，妳饒了阿祥吧，阿媽！——」可是，女人却上前，使力的把她提直起來，對她極粗厲的斥罵說：「妳自己犯賤，讓人家撿去了便宜，還要為他說好話，替他維護。天底下少有妳這樣的賤女子！」女人罵說，就使力的，把哭啼成一個淚人的小碧，拽向樓房的虛黯處。那裡轉個曲徑，就是樓房二樓上下的階梯。雜院前後的人，每個都讓這驚人的揭佈，震懾得面無表情。有人良久，才淡淡的嘆了口氣，嘴裡含糊的，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偉良却清楚的，聽到有人在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哦！——」另外一個住客，倒很清楚的說

：「阿祥，阿祥！真的是不思長進了！——」其他的人，紛紛的拽動腳步，往自己的房屋走去。樓房上下，都有人在掩閉窗扇的聲響。樓房裡，一時間又陷在岑寂裡。剛剛上演過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一瞬間，宛如電影畫面般，溶化得杳無踪影。

偉良滿腔淒涼的，在寂寞深深的雜院內，呆立了半響，才抬起眼來，看到披着睡襪的麗芳，岑靜的站立在他面前。他逆着樓房前唯一慘淡的燈光，只能看到麗芳的軀影，而看不真切她的表情。但偉良憑藉感覺，是可以知悉，她內心的波瀾和激動，是和他完全一致的！他倆同時體會到，又一樁人間的慘劇，要在這半破蔽的樓房裡展開了！想到這裡，二人不寒而慄，彼此皺尖着眉，濃而重的嘆了口氣。月兒一瞬間，已埋入厚鬱的黑雲裡。遠天的寒星，如一串鬼眼似的吊在黑空。

「時候很晚了，偉良。你也應該休憩了。——」麗芳在他的耳畔，幽幽地說着。偉良吐了一口涼氣，用冰冷的手，拖着麗芳溫熱的手腕。二人很能瞭解，互相暎望一眼。然後，踏在無月的夜色下，把滿地濕漉漉的霧水，踢得吱吱地響。然後，轉落無邊黑暗的樓房裡間，推開自家房屋的門扉，向更其幽黯的內間走去。

(五)

晨曦之下，早霧在城市的高矮樓頂上，不住的浮遊和擴散着。樓房後，遠在海沿上的木屋區，頻仍的傳來鷄鳴和狗吠。海濤聲汹湧而起。而太陽，在天盡的水平線上冉冉而起。陽光溶化了夜霧，在樓房外的雜院內，甚至稍遠的街衢外，滿街都是濕濡濡的水漬。一輛印度人推動而行的垃圾車，由於車頭出現龜裂，沿着街衢，不住的濺吐着污穢的垃圾水。幾輛轎車輾過路面，把濃稠逼逼的污水，濺在過路人的褲管上。人人都皺摺着眉，用嘟噥的聲口詛咒着。一個漢子，甚至粗魯地，向遠去的轎車吐着涎沫。另外有人則在詛罵着推垃圾車的印度人。

偉良洗盥完畢之後，就趁着朝陽吐露時，把各式的日用雜品，堆疊在木製的手推車上。他把麗芳母子二人，送到了雜院外的街衢口上。那裡已逐漸喧囂起市聲。街上巨型的巴士車、貨車，和華貴的轎車，如過江之鯽，穿流不息。小販們，先後後的，各人手推着小車，或者挑着籮筐，或者像印度人一樣，肩膊上和頭際上，頂着上菜場零賣的日用品。各人神色有着，難以形容的急躁和不安。人人都提快着腳步，宛似和生活競走似的，一逕向前，而奔向熾烈而充滿競爭的生活戰場！有一家人，甚至推着一輛，載滿熟粥的三輪車。車上熱氣騰騰，而車上豎着一把張開的篷傘。風自街頭的上空而來，把篷傘吹得顫動不休。這推車的是一家幾口，

除了父母親之外，另追隨着五個男女孩兒。他們約莫六歲至十歲不等。他們一邊在喧嚷不休，一邊幫着父母，把被風吹晃得顫抖不堪的三輪車，緊力地把持着。風湧動而過，大人孩子們齊聲地驚喊一聲。篷傘在三輪車上，擺晃了一陣，而終告平穩了下來。一家人又齊聲地舒了口氣。路上的行人，也為他們的驚險景象，而聳容地捏了把汗。

偉良和麗芳，同時佇足在街衢上，目睹了這都會裡，罕見的奇景，一家七口，推着一輛三輪車，往菜市上去販售熟粥！而自己的一家，麗芳和輝兒，此刻正推着沉重的木箱車，往人群熙攘的菜市去，兜售日常用品！同樣是為生活而掙扎的人，但各人仍有各人的形貌！各人在生活的重壓下，連喘一口氣的機會也沒有，只有稍為冷靜的人，才在血汗淋淋的圖景下，看到一星點令人感慨和悲哀的幽默景象。但却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在車輪的轆轤聲中，在大型巴士車和貨車轎車的喇叭響徹聲中，偉良在陽光逐漸溫熱之下，對麗芳說：「我不再送你了，麗芳。我待一會兒，仍要到建築工地去看看！」麗芳和輝兒，同在小木車畔，佇着腳，對偉良抬眼眺望着。偉良感到他實有解釋的必要。他擺擺手勢，說：「實在說，我很不放心工友們！我們畢竟共事了一段時光我不能夠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們。何況——」偉良被街上穿梭的車輛聲，嘈吵到有點不耐煩的，整副臉孔有點厭惡和難堪的，扭歪成一團。他頓挫了一下口氣，沒有說話。而麗芳則說：「你去去也好，偉良。何況你也是工人代表之一。阮坤也是你的好朋友，你應該去看看，他們將要發生了什麼事！」麗芳一臉上，都是諒解和同情的神情。她望着偉良，使後者直接感覺到她滿溢着愛和關情的眼光。她看到偉良，臉上逐漸被一種激動所覆罩住了。他夫妻二人間的和衷和瞭解，決不是第三者所能瞭然的。

(3——待續)

請以實際的行動支

持馬華文學——現

在就訂閱『蕉風』！

• 風訊 •

*本刊的前任執行編輯張錦忠最近由台返馬渡假，我們和他作了一次訪談。今期所刊出的，便是我們和他訪談的內容輯錄。本期我們也刊出他寫的一篇「旅夜書懷篇」——「細說從頭」，詳細的闡述了他執編『蕉風』時的種種感受與經過。也許讀者可以從他這篇文字中，體會到辦雜誌與編雜誌的難以對外人道的艱辛。

*湊巧的是，本刊社長姚拓先生也在這一期發表一篇「百感交集說「學報」」，談的是『蕉風』的姐妹刊物『學報』最近停刊的事。這件事，令我們感到十分痛心。我們希望，『學報』的股東以及執行人，會響應姚先生的呼喚，盡快讓這本已出版了整二十八年的刊物恢復出版。

*從『學報』停刊的不幸事件中，令我們得到一個痛切的警惕，那便是：要維持一份「純正」的刊物，是多麼難以做到的事。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學報』的出版人曾在一九八二年籌募到一筆馬幣十八萬的出版資金。可是這麼龐大的一筆錢，竟然只維持了兩年的出版，真的令人感到心寒。而『蕉風』，三十年來何嘗不是一直都在艱苦中掙扎？我們到今天還能與各位讀者見面，除了說這是個奇蹟之外，更必須要感謝三十年來支持這份刊物出版的出版人。

*如今『學報』已經不存在了（至少是暫時的），而『蕉風』也變成碩果僅存的一本純文學刊物，也就是張錦忠所說的「乾潔土」，我們都應該好好的支持它、愛護它才是。但令我們感到悲傷的是，雖然我們一再的在這裡邀請各寫作人投稿，所得到的反應仍然十分冷淡。只有那些多年來都一直在支持我們的，才把他們的作品寄來。而其他的寫作人，即使我們一再的去函邀稿，却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態度。這是不是他們雖然還保持着寫作人的銜頭，而事實上已經熄火停工了呢？所以，如果讀者看到發表文章的作者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並不是我們偏心，而是稿源確實是有限。

*洪泉的中篇小說「解圍」本應在這期繼續刊出，但因為一些技術問題，暫停一期，敬請作者與讀者原諒。

*本刊稿費已發至378期，若有作者未收到稿酬，請即來信與執行編輯聯絡。

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舊風月刊訂閱辦法

□舊聞月刊每本售價 二元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每期另加一元）

口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來。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註 備			

漫畫家翁翼

● 老莊



翁翼照片

五十年代初期的馬星漫畫藝術既比不上今日的發揚風盛，而那時在漫畫上有表現的漫畫家也有如鳳毛麟角。要成為一位成功的漫畫家，他所具備的條件比作為一位純美術家或實用美術家更多，第一他必須有堅固的繪畫基礎，第二他必須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第三他必須對事件有精細的分析能力及作出明確的批判，

第四他必須有幽默感。作為一位出色的漫畫家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雖時至今日我國各報章均極注重漫畫的刊載，但是真正在漫畫壇上突出表現的也不過三五人而已。而這三五人中，翁翼早在五十年代已名揚馬星藝壇，到今天，更是一位無人不知的大藝術家。

翁翼原名詩誠，一九五六年畢業於星洲南洋美專西洋畫系，後留學印度尼西亞。說得一口流利且準確的馬來語，連馬來同胞也對他另眼相看。

三十年來，翁翼一直不停為發展漫畫藝術而奮鬥，三十年來，他繪了無以數計的漫畫作品，他以漫畫當武器，他揭發了社會的畸形百態，他毫不隱瞞的暴露了人類的劣根性。翁翼的漫畫對社會有多方面的反映，在處理畫面時除了極盡冷諷熱刺外，他也灌注了希望振奮的積極因素，猶如一個真理的標志在閃爍，引導人們走向勝利光明的康莊大道。

翁翼在學生時代對漫畫藝術已有出類拔萃的表現，他的作品，題材廣泛，造形突出，筆觸多樣化，線條流暢，手法簡練，他所畫的漫畫大都是描寫青年問題及教育問題，有警世的哲理，也充滿了人間的至情，由一九六五年起他更向國際漫畫進軍，作品散見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及泰國等地的各種

語文報章什志。對時事世情的反映，一針見血，極受各國報刊的讚賞。近年來他的漫畫及插圖大多出現在新加坡出版的民衆報，新加坡月刊，新加坡青年及少年季刊等定期性刊物。此外，過去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及今日的聯合早報也偶爾有他作品亮相。

翁翼在學生時代曾主編一本“星馬漫畫與木刻選集”，其後相繼出版的有“猪鼻三”，“翁翼漫畫”一九七一年他編繪了一套共八冊的“東南亞民間故事集”的連環圖，由吉隆坡科文教育社出版，專門供銷學校圖書館，反應很好。一九七七年及七八年先後出版了兩本“美術評論”及“今是樓什筆”，內容取材極廣，舉凡文藝，藝術，歷史，文化，學術，音樂，舞蹈，電影，電視，雜感等莫不包羅，可貴的是不但言之有物，而且又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而見解獨具理論精闢是許多普通作者所難以達致的。好像他說一路來大家都認為漫畫的起源，最先溯自古代的埃及，由日輾轉至中國，最後才在歐美盛行，他說這是值得考究的，根據巴比倫哲學家班廸尼諾的分析，漫畫早在中國的皇帝時代已留下明確的痕迹，不過那時不叫漫畫，而稱為趣畫，以後也稱為年畫，年畫也即是一種以嘲笑及諷刺權貴地痞的民間畫。翁翼認為畫史所載的，由埃及傳入日本而至中國的漫畫起源，是荒謬絕頂的妄論。翁翼也認為漫畫雖然是一種戰鬥性的犀利武器，但也是一種殺人的武器，他說一些宣揚暴力與人慾橫流的連環漫畫，即是直接地侵蝕青年人的思想結構，以分化他們對問題產生某種錯誤的理解能力，這種不負責任的傳播技倆，導致心理變態的灰色思潮，深深影響輕浮青年墜入不堪設想的罪惡淵藪，以致無法自拔，像這一類的曲解漫畫精神，便是一手殺人的漫畫。

翁翼除了孜孜不倦於漫畫的創作外，三十年來他曾在許多規模宏大的文教機構供職，他曾任新加坡教具公司，南洋書局，國語月刊南洋編譯所及國術總會出版組的美術設計，此外他也經常受邀在新加坡電台，電視台，國家圖

書館，華人青年會，聖約翰救傷總會及過去的南洋大學等機構發表有關漫畫的專題演講。今日他除了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實用美術任課外，也在國大校外進修系主持漫畫專修課程。在社團中多年來他屢次被選擔任秘書及主席職位，一九六九年，他聯合美術界友好倡立拔萃畫會，十五年來他一直被選為會長，現在他也是新加坡翁氏公會的會長。值得一提的是在翁翼領導下的拔萃畫會，十五年來不停地為促進國內藝術的發揚光大，獻出了最大的力量，不論是發掘人材，培養後進，推動美展，都作出極可貴的貢獻。在新加坡二十多個藝術團體中，拔萃畫會可說是最富有朝氣及最活躍的組織之一。

翁翼不但精於漫畫，插圖及設計，同時也擅長水彩，素描及油刀畫，尤其是近年所創作的乾筆墨彩作品，清新脫俗，風格獨具，筆法簡練，韻味無窮，進一步發揮了水墨畫的特性及技巧，備受藝壇人士的讚揚。本邦畫廊主持人正在設法邀請翁翼前來展出，為馬星藝術交流作出貢獻。

一般人對畫家的印象以為都是很浪漫的，但是翁翼生活很嚴肅，無不良嗜好，他愛家庭，愛自己的兒女，但是他工作太忙，一星期難得有一個晚上與妻子兒女共享天倫之樂，他對朋友不論新知舊交，均能竭誠相待，凡遠方到訪的畫家都一樣熱誠招呼，他一向重然諾，言行一致，做事絕對負責任，更能捨己為群，所以，他能領導及發動群力，共同推動藝事的發展。

令我最不能忘懷的是1984年我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個展，他出盡全力為我籌劃畫展的工作，而在畫展期間他幾乎放棄自己的工作，全心處理我的個展，甚至連他的“畫會”理事也在他的感召下分別告假，來為我的畫展効勞。使我的畫展獲得極大的成功，開幕的那一天，我看到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士送來的花籃，我也看到許多一向陌生的藝術界，文教界人士到來捧場，新加坡文化部長在百忙中也慨允翁翼的邀請蒞場為我的畫展開幕，這說明什麼？這是翁翼的感情充滿了生活的整個領域，是翁翼高尚的品格大勇的美德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有以致之。

翁翼對待朋友的一片摯情，令我感銘肺腑，沒齒難忘。

今日，翁翼雖已年屆知命，但豐采依舊，衝勁不減當年，現在他不但忙於寫漫畫，忙於寫作，忙於培養後起之秀，也忙於推動團體的藝術工作，希望在創造國家藝術文化工作上作出最美好的貢獻。



△ 老人（素描）



△ 扇舞(淡笔)



△ 馬來舞（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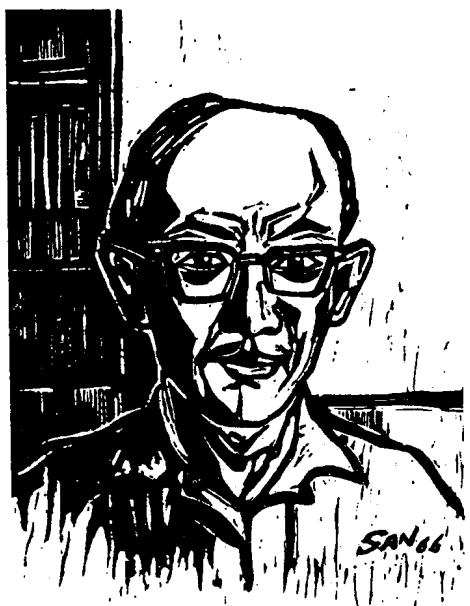
新加坡木刻畫選



△ 朱慶光



△ 街邊小販



△符致高



△新加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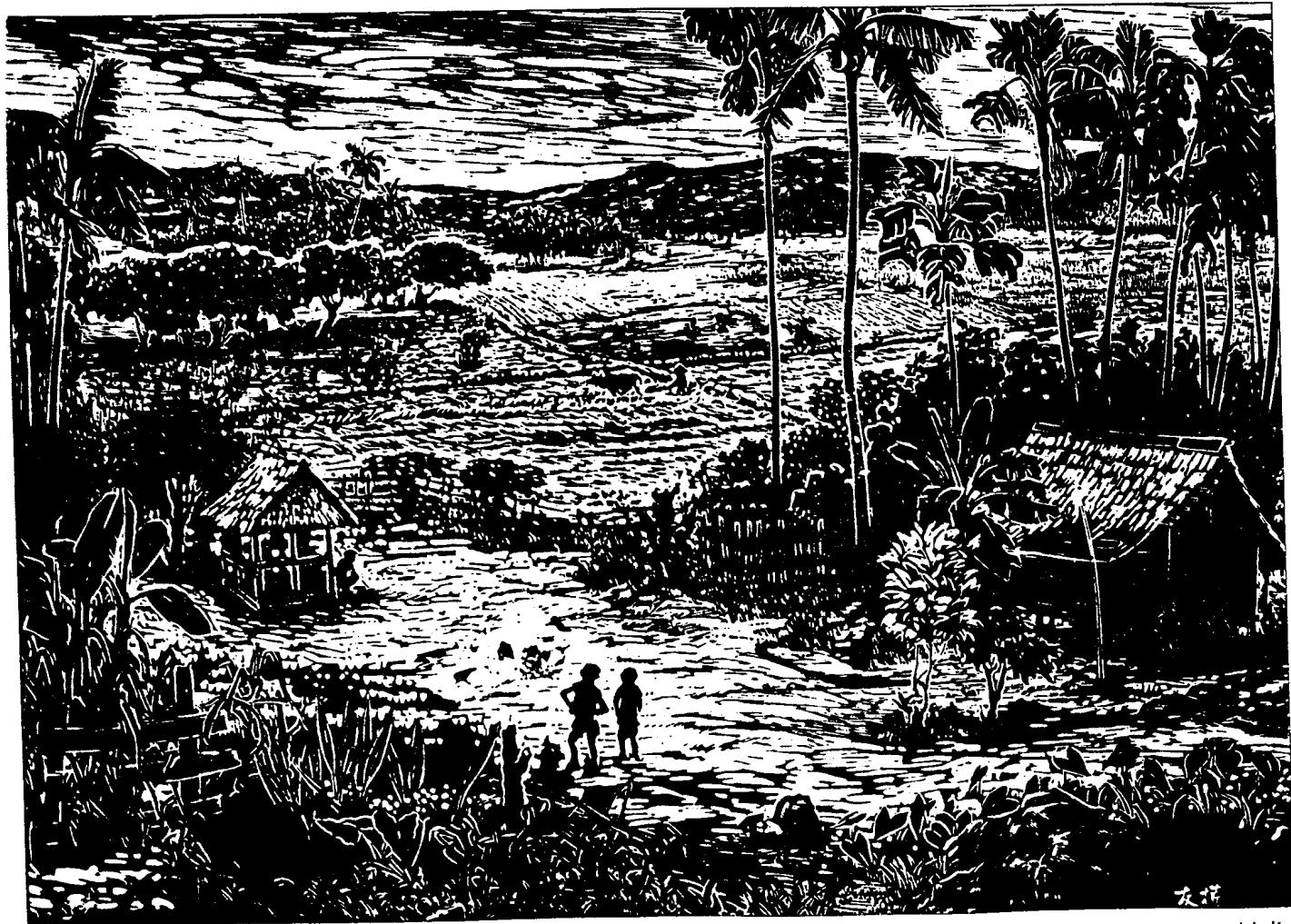
△村景



△ 林友權



△ 村光



友權

△ 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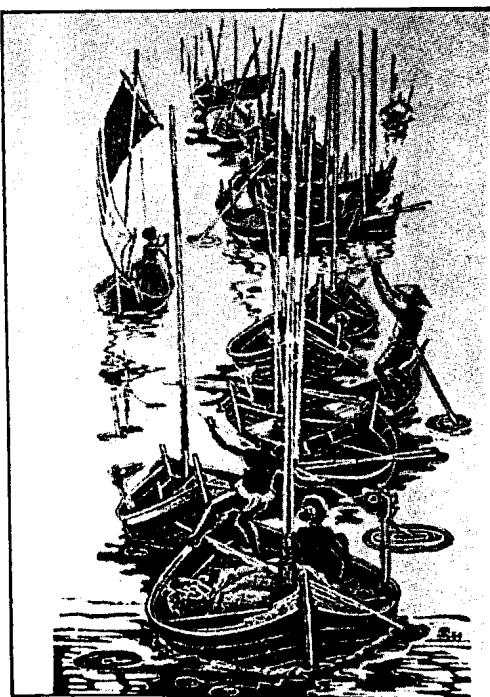


△ 許振第



△ 滿載而歸

▽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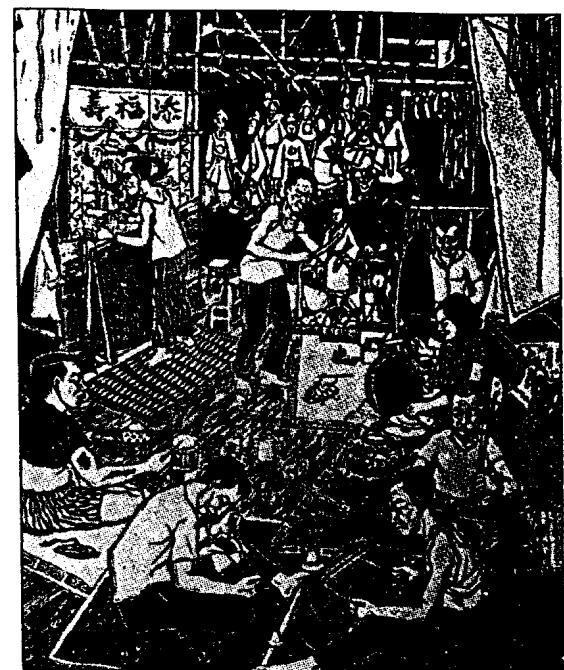




林木化 ▽



旁觀者清 ▽



戲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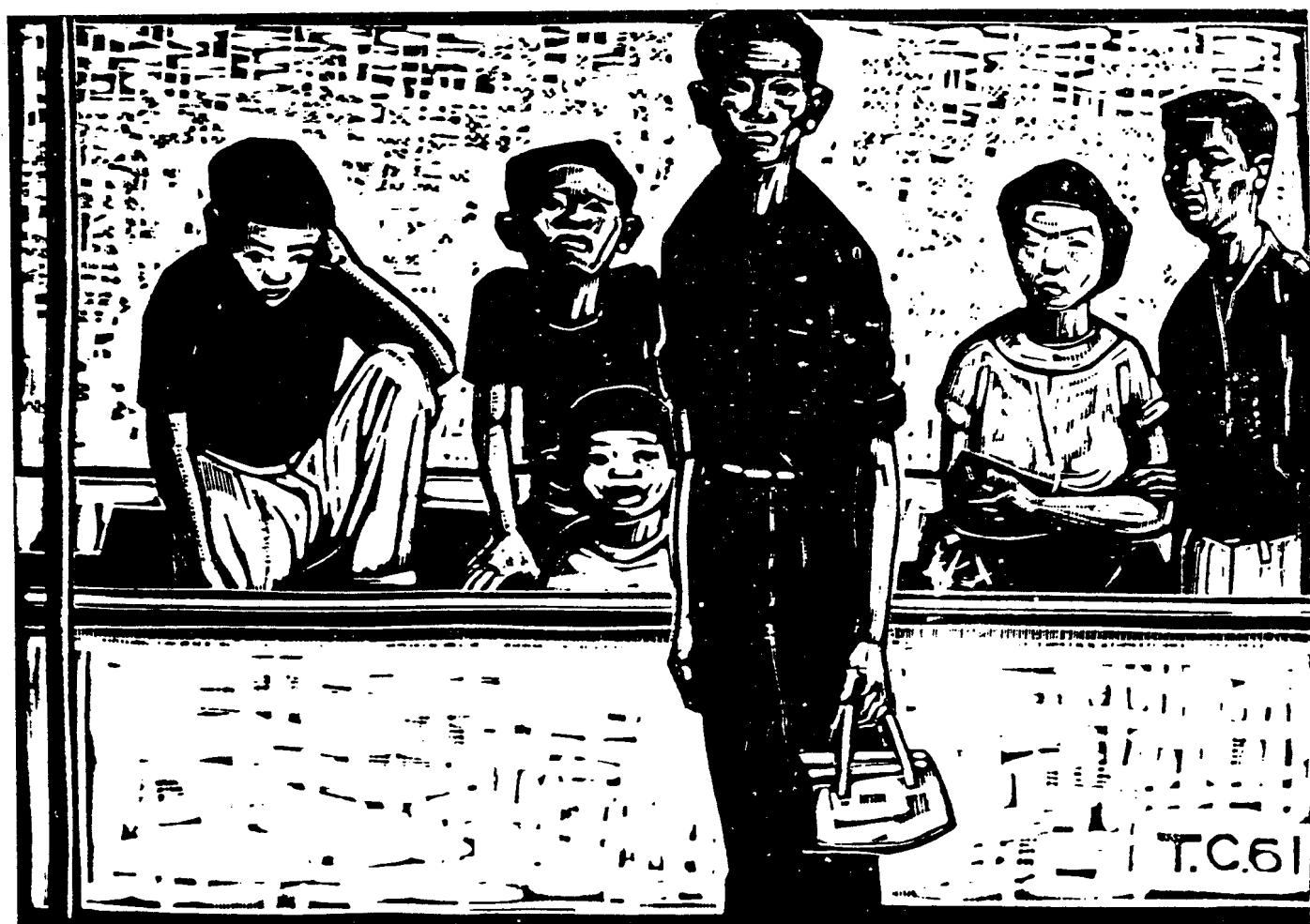


△ 陳世集



△ 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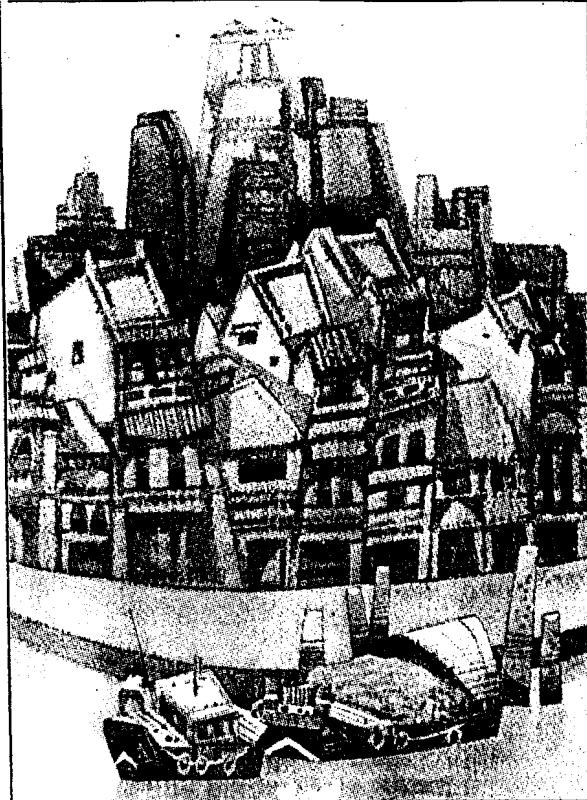
▽ 等車



新加坡水彩畫作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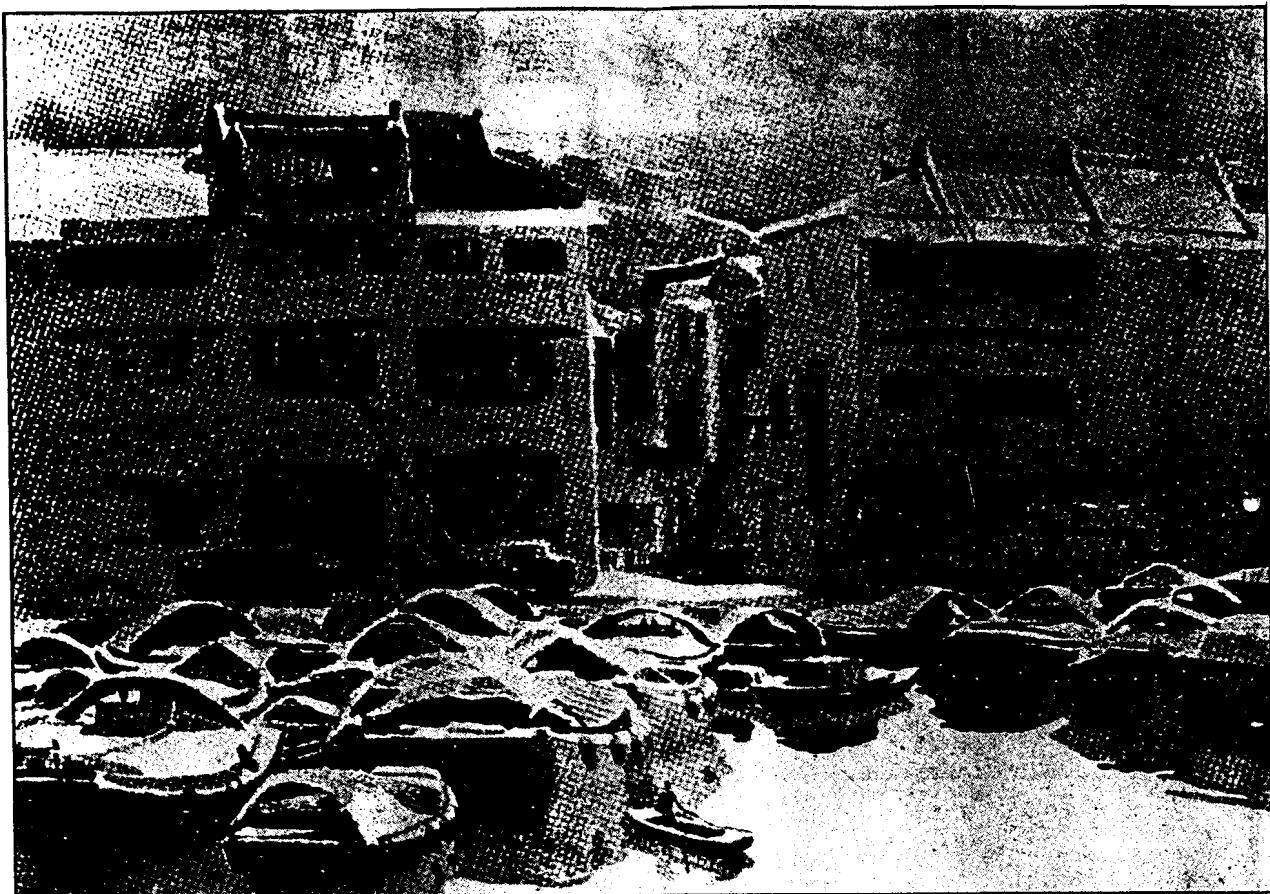
△ 新加坡河（水彩） 劉培和



△ 新加坡河（水彩） 劉培和

▽ 新加坡河（水彩） 周壁珊





△ 新加坡河(水彩) 凌運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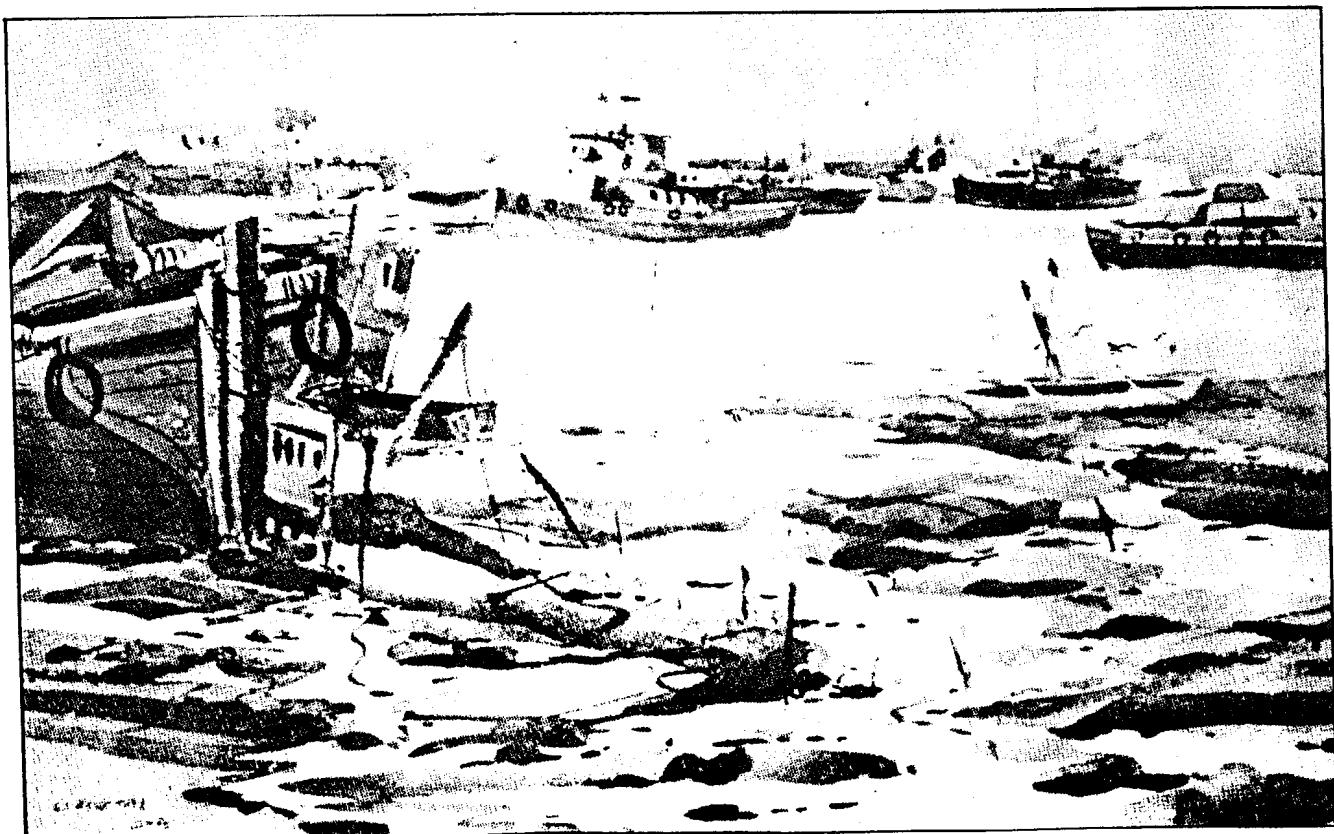
▽ 街景(水彩) 凌運鳳





△ 街景 (水彩) 陳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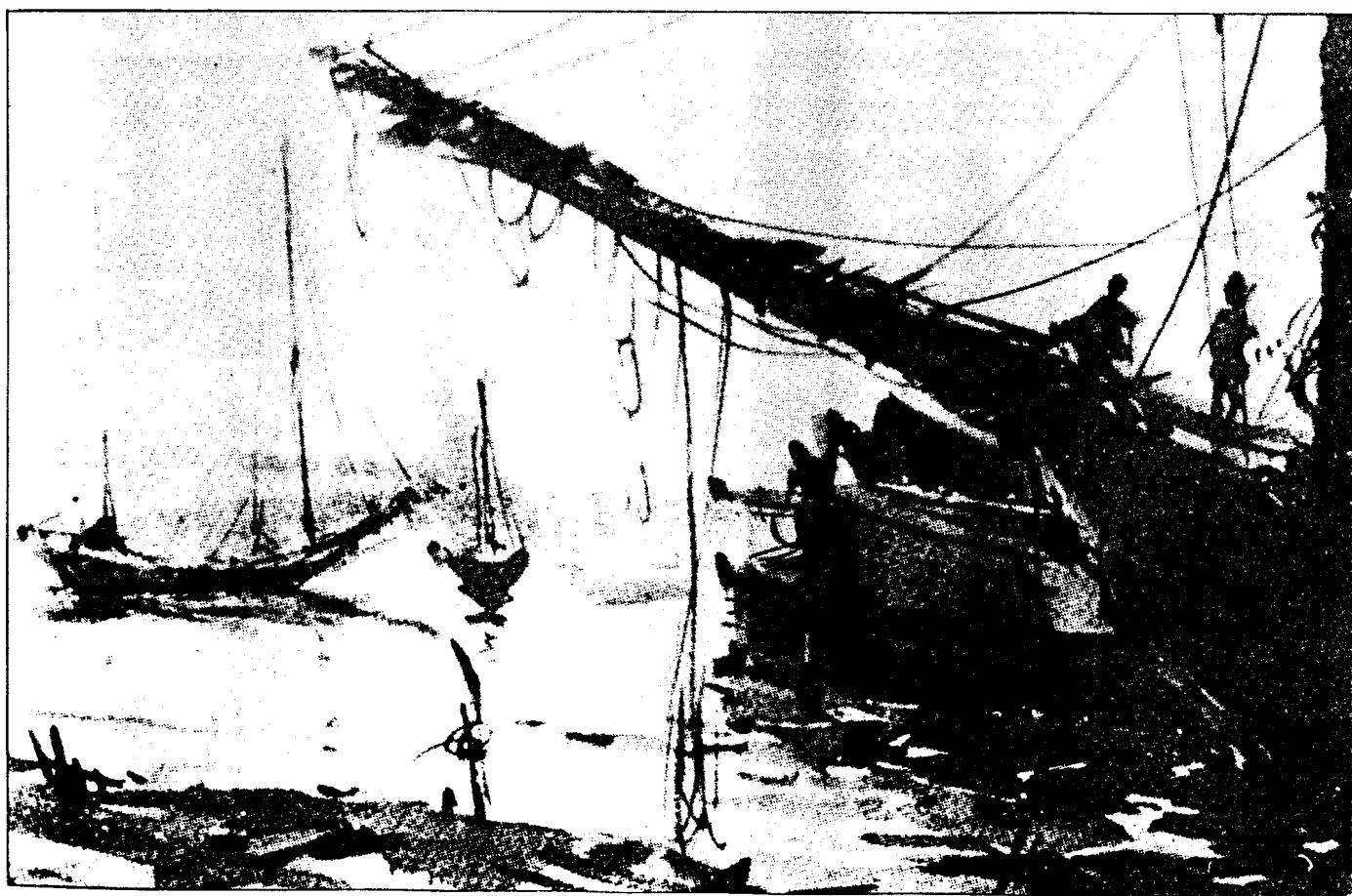
▽ 退潮 (水彩) 李瓊台





△ 街景 (水彩) 李運啓

▽ 貨船 (水彩) 林輝忠





陋巷(水彩) 黎才專 ▽

鄉村 王潤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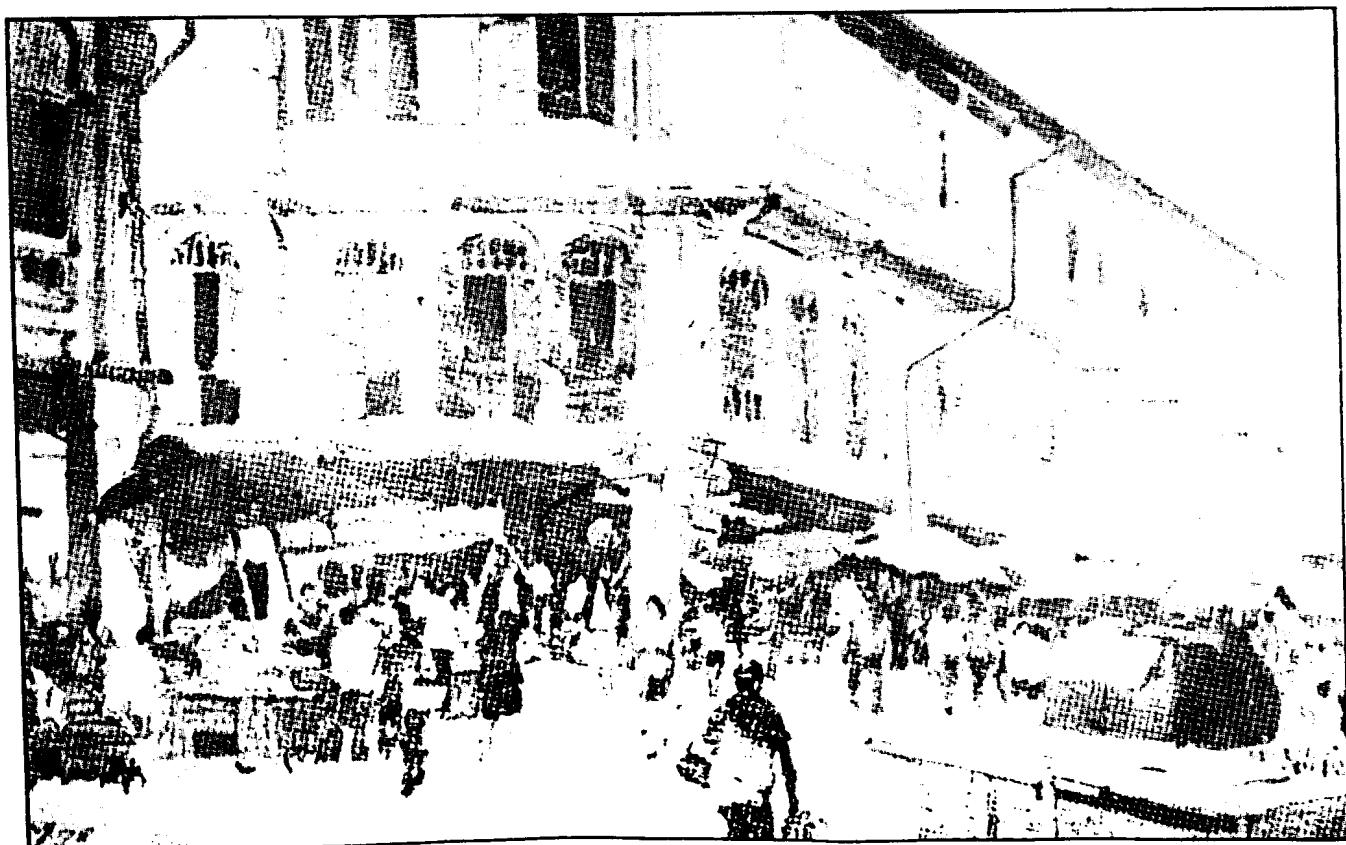
△ 漁村(水彩) 王再造

▽ 舊屋(水彩) 何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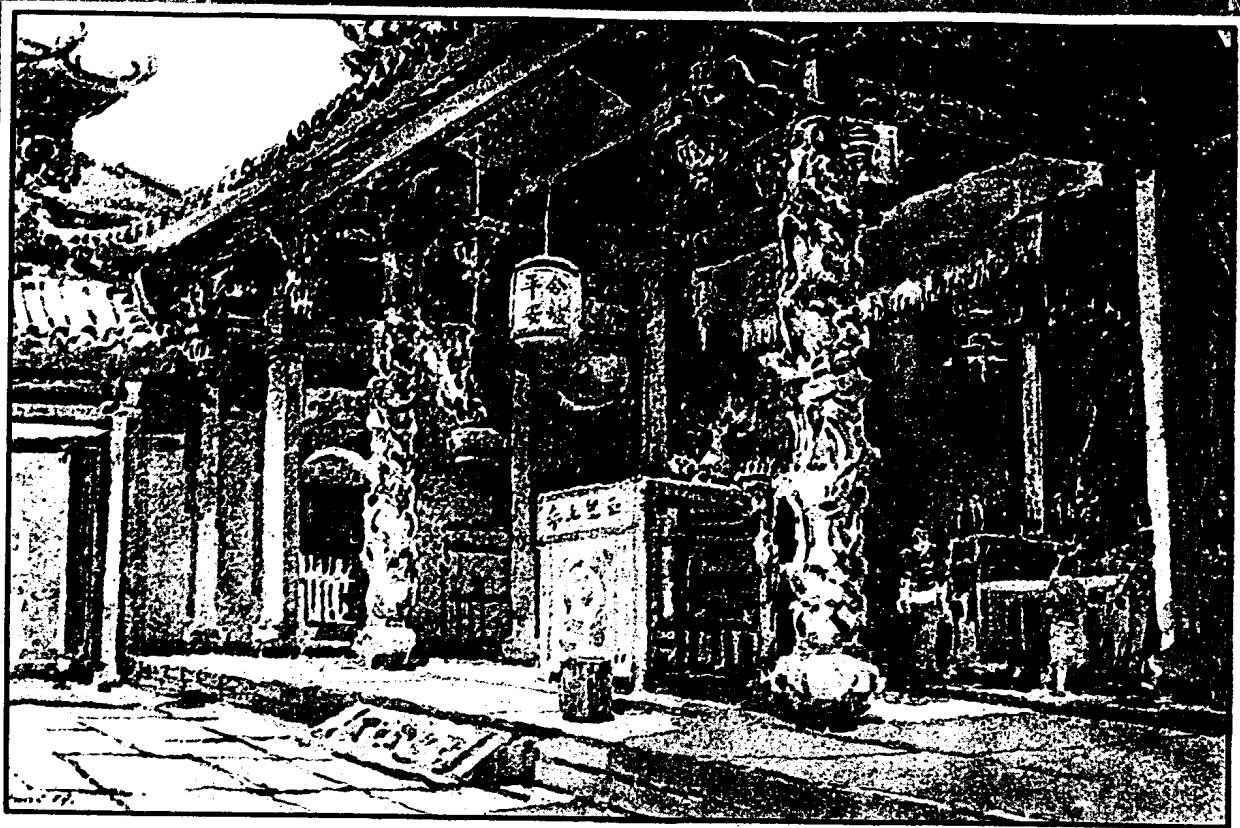




△ 街景（水彩） 王金成



△ 街景（水彩） 王金成



△天福宮(水彩) 吳承惠

▽甘榜(水彩) 吳承惠



舊風月刊

封面說明：新加坡河(水彩) 劉培和
BULANAN CHAO-FOON ■ CHAO FOON MONTHLY

馬來西亞柔佛州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33, bridge road, singapore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